

愤怒的葡萄

俄克拉何马下了最后几阵小雨。这雨没渗透干裂的土地，却催起了玉米，还使大路两旁到处长出了野草，一片绿色掩盖了灰色的和深红色的原野。五月底边，春天那棉絮般的浮云消失了，太阳整天直逼着正在成长的玉米，稚嫩的玉米叶一片片垂下来，边缘的棕色逐渐扩展到秆儿上。野草不再蔓延，枯萎得向根部缩回去了。地面结了薄薄一层硬壳，红色的原野成了淡红色，灰色的原野成了白色。大路上，干结的土块化作灰尘，汽车后面卷起一股股尘雾，很久才落下来。

过了六月半，天上涌起大块乌云。人们抬头望着，用鼻子闻，用吮湿的手指辨风势。乌云洒下了几滴雨，就匆匆地转到别处去了。风又吹着干枯的玉米，还一阵紧似一阵。大路上又尘土飞扬，而后的玉米地里卷起一股股灰色的烟雾。夜间，风贴着地面跑得更快，它挖松了玉米根四周的泥土，玉米秆一根根横倒在地上，标志着风向。

黎明来到了，太阳出现在灰蒙蒙的天空里，是个脖陇的红球，射出微弱的光，跟黄昏似的。一到夜晚就一团漆黑，星光透不过风沙，屋里的灯光也透不出窗户。家家关门闭户，门窗的缝隙全用布塞起来，可是看不见的灰尘照样往里钻，落在桌椅上碗碟上。

一天半夜，风停了。第二天一整天，雾一般的尘土从天空筛下来，到第三天还在往下筛。尘土落在玉米上，篱笆的柱子顶上，电线上，也盖在屋顶上，野草和树木上，地面象铺了一床平服的毯子。

人们从家里出来，闻到那热辣辣的空气都掩住了鼻子。男人站在自家的篱笆边，默默地看着受灾的玉米。女人悄悄地打量男人的脸色，看他们这一回会不会泄气：只要还有一股劲头，玉米没收成也不要紧。孩子们站在父母旁边，漫不经心地用光脚趾在尘上画着，却暗自留心大人们会不会泄气。过了一会儿，男人脸上那迷偶的神情不见了，变得倔犟、愤怒和不服气。女人们放心了，知道男人们还没泄气。她们问：怎么办？男人们说：不知道。不知道也不要紧，女人们和孩子们都深深知道，只要家里的男人健在，他们就不会有忍受不住的灾难。往后的那些天里，太阳又炽烈地照射着尘土覆盖的土地。男人们坐在家门口，手里拿着根柴草，要不弄块小石子，默默地在那里想着，盘算着。

、一辆卡车停在一家饮食店门前。一个人横穿公路，走到卡车眼前，朝挡风玻璃上“不载客”的字条看了一眼。他打算继续往前走，可是终于在靠饮食店一边的踏板上坐下来。他是个高个儿，年纪不满三十：深褐色的眼睛，颧骨又高又宽，两道深深的面纹在嘴边弯成弧形，长一副暴牙，又闭着嘴，上嘴唇伸得老长；一双手十分结实，手指粗大，指甲象蛤蜊壳，虎口和掌心长满了老茧：穿一身廉价的新衣，灰粗布衣裤，蓝条纹布衬衫。灰色的鸭舌帽的帽舌还是挺挺的，脚上穿一双军用式新皮鞋。他坐在踏板上，脱下帽子抹了抹脸又重新戴上，这么一折腾，帽舌就走样了。他俯身解开鞋带，然后掏出一袋烟草一叠卷烟纸，搓好烟卷，把烟点上。

卡车司机嚼着橡皮糖从饮食店出来。这人隔着车窗问：“能带我一段吗，师傅？”司机回头往饮食店那边膘了一眼，说：“你没看见挡风玻璃上贴着的条子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尽管杂种阔佬叫贴上了条子，有时候碰上好心人，还是肯帮忙的。”

司机很想做个好心人。他又往饮食店那边膘了一眼，说：“蹲在踏板上，到前面拐了弯再说。”

白搭车的抓住车门把往下一蹲，藏起身子。卡车开动了，公路在他脚下飞诀地往后退去。拐了弯又开过一段路，卡车慢下来。他站直了，扭开车门，溜到座位上。司机转过头，从他那顶新帽子起，直打量到他那双新鞋上。那人舒适地靠在座位上，拿帽子揩着脸上的汗水。“谢谢你，伙计，我跑累了。”他说。

“新鞋呀，”司机带点儿嘲讽的口气。“大热天，你不该穿新皮鞋走路。”“没有别的鞋，只好穿这双。”“出远门么？”

“嗯！要不是两只脚累了，我原想走的。”

“去找活儿？”司机好象在盘问。

“不，我老爹有不小的一块地，是个佃农。我们在那里耽了很久了。”

司机向公路两旁的田野望望，地里的玉米全横倒在地上，上面堆积着尘土。他仿佛自言自语他说：“是个佃农，没给风沙赶跑，也没给拖拉机撵走吗？”

“近来我没得到音信。”

“很久了吧？”司机说。“佃农越来越混不下去了，一台拖拉机就能撵走十家。如今到处是拖拉机。你家老大爷是怎么对付的呢？”

“嗯。我近来没得到音信。我从不与信，我老爹也从不写信。”他赶紧补一句：“不过只要肯写，我们俩都能写。”

“一向有工作吧？”又是盘问的口气。

“有是有的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我注意你的手了，准拿过尖锄、斧子、大糙什么的，你手上写得明明白白小我爱留神这些小事，自得其乐。”

“可要了解些别的事儿？我告诉你就是了，你不用猜。”

“别发火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“我全都能告诉你。我没有要隐瞒的事。我叫约德，汤姆·约德。父亲是老汤姆·约德。”

“别发火。我是无意的。”

“我也是无意的，”约德说。“我只求人家不起疑心就行了。”他就此打住。

司机嚼着橡皮糖，等到空气缓和了才说：“没当过司机的不知道开车的苦。老板不让我们给人搭车。我们只好顾自开了车走，除非象我对你这样，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。”

约德说：“我明白。”又沉默了。

司机找话说：“开车这事看来容易，无非坐定在这儿，坐那么八个、十个或者十四个钟头。可是路上实在闷人。总得干点什么玩意儿。有的唱唱歌，有的吹口哨。少数几个带瓶酒，可是这种人干不长。”他得意他说：“我非等路程完了决不喝酒。”

“当真？”约德问。

“真的。人总得求上进。我打算上函授学校。等学好了，就不用开汽车，那时候，我要叫别人给我开车了。”

约德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瓶威士忌来，带点嘲弄他说：“你当然是一滴不肯喝的罗？”

“发誓不喝。谁想用功，就不能老喝酒。”

约德就着酒瓶喝了几口。威士忌似乎提起了他的兴致，他卷了支烟点上，望着窗外暗自发笑，“费老大劲儿才打定主意呢，朋友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司机没转过头来。

“你心里有数。刚上车你就把我打量了一番。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就算是。可与我无干，我只管我自己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我在麦卡勒斯特坐过四年牢。这些衣裳是出来的时候发的。让人知道我也不在乎。我到我老爹那儿去，省得为了找活干，还要跟人家撒谎。”

“这不关我事。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。”

“你是个好人。瞧，看见前面那条路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我就在那儿下车。你准想知道我为什么坐牢，不会叫你失望的。”卡车在公路跟一条黄土路相交的地方停下。约德下了车；走到司机台的窗口，说：“杀人犯，我杀了个人，判了七年。因为守规矩，坐了四年就释放了。”

“我没跟你打听这事儿。我只管我自己。”

“沿路站头上你不妨把这事儿告诉人家，”约德笑眯眯他说，“再会，朋友。谢谢你让我搭了一段车。”他转身走上那条黄土路。

司机看着他的背影喊：“祝你走运！”约德挥挥手，没有回头。

### 三

水泥公路旁边是一片枯草。燕麦、狗尾草和翘摇的种子都已经成熟。它们有的长着针长着棘，等待动物经过，把它们带走：有的长着凭借风力飞向远方的降落伞。看来一切都是被动的，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活动的装备，都有原始的动力。

各种昆虫在枯草下面活动。一只乌龟在吃力地爬着，驼着隆起的甲壳，后边留一条它踩过的痕迹。它那又硬又尖的嘴微微张开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方。一堵水泥墙挡住了去路，那是公路的路坎，足足有四时高。它用后腿把甲壳推到墙边，高高地昂起头，从墙顶探望那广阔平滑的路面，然后前脚抓住墙顶，拼命往上挣，甲壳缓缓地上去了，前半截靠在墙上休息了一会，它再用后腿往上顶。甲壳愈升愈高，升到平衡的中心，前半截朝下一扑，前脚抓住路面，于是大功告成，上了公路，这一下路好走了，它四腿并举，摇摇摆摆向前爬。

一辆轿车过来，开车的女人看见乌龟，把方向盆一转，让开了。一会儿，又来了一辆轻便卡车，司机看见乌龟就故意兜去撞它。卡车的前轮刚碰到甲壳的边缘，乌龟一弹，滚到了公路边上。它背脊着地，头和腿都缩进硬壳里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伸出四条腿，在空中晃来晃去。它的前脚终于抓住了一块石头，甲壳一点点竖起来，砰的一声翻正了身子。夹在甲壳里的一根野燕麦梢震落下来，三粒带针的种子落在地面上。乌龟爬下路坎的时候，甲壳拖了些泥土盖在这几粒种子上。

#### 四

约德脱下皮鞋，一双汗湿的脚在又燥又热的尘土里舒适地搓了搓：又脱了上衣，裹起皮鞋往胳肢窝里一挟，赤着脚向前走去，身后拖起一片烟尘。他瞧见一只乌龟在尘土里爬，把它拾了起来。乌龟的甲壳跟尘土一样是灰褐的，底面却是浅黄的奶油色，又干净又光滑。约德用手指按了一下，乌龟伸出头来，四肢乱摆，撒了一泡尿，徒然挣扎了一番。约德把它跟皮鞋一起裹在上衣里，继续往前走。

路旁育棵又枯又瘦的柳树，投下稀稀朗朗一片树荫。约德汗流不止，想去树荫下歇会儿凉。走近柳树，才发现有个人背靠树干坐在地上。那人交叉着两腿，一只光脚翘得几乎跟头一般高，嘴里哼着歌，用翘起的那只脚打着拍子，听到约德走近，那人停住唱，转过头来。那是个皮包骨头的长脑袋，鼓宕一对大眼珠，额头高得出奇，占了脸的一半：没有胡子，两片丰满的嘴唇显得很幽默。他穿的工装裤蓝衬衫，一件粗斜纹布上衣和一顶皱得象饺子皮似的帽子放在身旁，还有一双沾满灰尘的帆布鞋照他踢掉的时候那样落在旁边。

约德说：“你好。路上热得要命。”

那人朝约德看了许久。“你不是小汤姆·约德，老汤姆的儿子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回家来了。”

那人笑笑：“你大概不认识我了。从前我给你讲‘圣灵’的时候，你总忙着拉小姑娘们的辫子。”

约德朝他看了一会，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，你是牧师呀！”

“从前是牧师，如今只是吉姆·凯绥，不干那老行当了，我有了许多邪念，不过这些念头似乎也合情合理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你。有一回布道的时候，你双手着地爬来爬去，一股劲儿地怪叫。我妈特别喜欢你，奶奶说你是圣灵附体了。”

约德掏出上衣口袋里的酒瓶，请凯绥喝。两人轮流就瓶子喝酒的时候，约德说：“有好些年没有见到你了。”

“谁也没有见到我，我独自到一边儿，坐在那儿转念头。许多事情我都摸不着头脑。”

乌龟在约德卷起来的上衣里乱钻。凯绥望着一动一动的衣裳问：“那里头是什么？小鸡吗？你会把它闷死的。”

约德卷卷紧上衣。“一只乌龟，路上捡来的。我打算带给我小弟弟。孩子们爱玩乌龟。”

牧师点点头。“孩子们欢喜玩儿乌龟，可是谁也养不住。他们为乌龟煞费苦心，临了乌龟还是跑了，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”

就跟我一样，我爱把那本‘福音’翻来翻去，翻得稀烂。有时候也受到些启示，可是一布道就说不出来了。我的天职是引导大家，可究竟该把他们引到哪儿去，我却不知道。”

“领着他们兜圈子好了，”约德说。“只要引导就行，何苦老想要引导他们到哪儿去呢？”

凯绥往下讲，声音里带着痛苦和迷惘的味道。“我问自己：‘这种天职究竟是什么？’我回答说：‘是爱。有时候我爱别人爱得发疯。’我又问自己：‘你不爱耶稣吗？’想来想去，又说：“不，我不知道谁叫耶稣。我知

道一大堆道理，可是我爱的只是人。我很想使他们幸福，所以把我认为能使他们幸福的话对他们讲。’我悟出一个道理，而且相信这个道理。在牧师说来，这是背教的，我不能再做牧师了。”

“什么道理？”约德问。

“我想：‘为什么我们非依靠上帝或者耶稣不可？我们爱的也许就是所有的男男女女，也许这就是圣灵——也就是人灵——反正都一样。也许天下的人有一个大灵魂，那是大家共有的。’我这么想着，忽然大彻大悟了，至今我仍旧相信这是真理。”

约德仿佛避开牧师那赤诚的眼光，低头说：“抱着这种想头，你不能再布道了，会受到驱逐的。”

凯绥看了约德一会。“有件事想问问你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我当牧师的时候给你施过洗礼。你还记得施洗礼那天，我给你讲过些耶稣的道理？”

“记得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从那次洗礼得到了什么益处？你的品行可有什么进步？”

约德想了一想。“没——有，说不上有什么好处。”

“那受到了坏影响没有呢？你仔细想想。”

“好处坏处都没有。”

凯绥叹口气说：“那就好了。我总担心自己那么爱管闲事，说不定对人有害处呢。”

约德朝他上衣那边望去，只见那乌龟钻出了衣包，正往发现它的时候的那个方向爬去。约德慢慢地站起来，又把它抓住，重新裹在上衣里。“我没有什么送给孩子们，”他说。“只带了这只乌龟。”

“真有意思，”牧师说。“你走来那会儿，我正在想老汤姆·约德，他是个不相信上帝的人。我想去看看他。他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四年多没回家乡了。”

“他没给你写信？”

约德有点窘。“我爸不大会写字，他从不写信。”

“你是出门跑码头去了？”

约德疑惑地看凯绥一眼。“你没听说过我的事吗？我的名字上过报呢。”

“没听说过。什么事？”

“要是你还在布道，我就不说了，怕你为我祷告。现在不妨老实告诉你，”约德喝光了瓶里的剩酒，随手扔掉酒瓶。“我在麦卡勒斯特坐了四年牢。”

凯绥皱紧眉头，“你不愿意谈这件事吗？就是你干了坏事，我也不会盘问你——”

“我还会再干的，”约德说。“我跟一个家伙打架，把他打死了。我们在舞会上喝醉了。他戳了我一刀。我顺手拿起身边一把铁铲，就把他打死了。脑袋打成了肉酱。”

凯绥的眉头恢复了正常。“当时你不觉得于心不安吗？”

“不，”约德说。“不觉得，是他先戳了我一刀。我只判了七年，坐了四年牢就放出来了——”

“在麦卡勒斯特监狱里，他们待你怎样？”

“还不错。有饭吃，穿的也很干净，还有洗澡的地方。”约德忽然大笑

起来，说：“有个家伙假释出来，过了个把月，犯了假释的规则，又回监狱了。人家问他为什么要犯规，他说：‘见鬼，我老头儿那儿没有电灯，没有淋浴，没有书，吃得也很糟。他说监狱里倒可以享受几样现代设备，到时候就有饭吃。在外头老要想今后干什么，实在无聊。就偷了辆车，又回来了。’他掏出烟袋，卷了支烟，说：“这家伙做得对。昨晚上我一想到往后在哪儿睡觉，心里就发慌。今儿早上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起来。老躺在那儿，等起床铃响呢。”

凯绥格格地笑。“有人听惯了锯木厂的响声，忽然听不见，还怪想的呢。”

下午发黄的阳光给大地染上了一层金黄色，约德说：“我该走了，太阳这会儿不大厉害了。”

凯绥振作起满神。“我得去看看老汤姆。”

“一块儿走吧，我爸准乐意见到你。”

约德拿起裹着东西的上衣，凯绥把两只脚塞进帆布鞋。他们在树前边缘迟疑了一下，然后鼓足勇气走进黄色的阳光里。走完路旁的玉米地，接着是棉花地，走上第三个山岗，右手有一道铁丝篱笆从棉田中间穿过去。约德指着铁丝篱笆说：“这就是我家的地界了。”走过山头，他们看见了约德的家园。

“变样了，”约德停住脚步说，“你看那房子，出了什么事了。那儿没有人。”

## 五

田地的业主到田地上来了，业主的代理人来的次数更多。他们坐着门窗紧闭的小汽车沿田野开来，佃户们在院子里不自在地望着。末了，业主方面的人把车开进院子，从车窗口跟外边交谈。佃户方面的人在车旁站了一会，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拿根细棒拔弄尘上。女人们站在门里，孩子们站在她们身后，默默地望着家里的男人跟业主方面的人谈话。

业主方面的人有的很和气，他们厌恶自己不得不做的事，有的很恼火，他们并不想残忍；有的很冷酷，他们早体会到：人要是不冷酷就当不成业主。他们全给一种比自己大的东西控制住了。如果土地归什么银行或者什么公司所有，业主方面的人就说，银行或者公司“必须怎样”，“一定要怎样”，“非怎样不可”，仿佛银行或者公司是个有思想有感情的怪物，把他们控制住了。业主方面的人坐在汽车里说：你们知道这土地上长不出庄稼。

坐在地上的佃户们点点头。是呀，不起风沙就好了。不然不会这么糟的。

业主方面的人把话头转到本题：一个人只要能吃饱，交得出捐税，他就可以保住土地，这是办得到的。

不错，在日地没有收成，不得不向银行借钱那一天以前。一个人是可以这样维持下去的。

可是——要知道，银行或者公司可不能这么办。银行和公司不呼吸空气，不吃饭，它们呼吸的是利润，吃的是资本的息金。要是得不到，它们就会死，跟你呼吸不到空气，吃不到饭会死一个样。这是可叹的，但是事实如此，恰恰如此。

坐在地上的人抬起眼睛。让我们凑合着对付下去不行吗？明年可能是个丰年。况且有打不完的仗，天晓得棉花的价钱会涨多高。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药，做军装吗？看明年吧。

我们不能指望这个。银行这怪物非经常有盈利不可。如果这怪物停止发展，它就死了。

柔软的手指轻轻敲着车窗的框子，祖硬的手指捏紧了细棒在地上乱画，女人们叹着气。

坐着的人低头望着地下。你们要我们怎么办呢？收成我们不能再少分了——我们现在就快饿死了。孩子们老吃不饱。我们穿得破破烂烂。要不是左邻右舍都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不好意思去做礼拜了。

业主方面的人终于摊牌。租佃制度再也行不通了。一个人开一台拖拉机就能代替十二三户人家。只要付给他一些工资，就可以得到全部收成。我们并不乐于这么办。可是那怪物出了毛病，不这么办不行。我们要趁这地在完蛋以前赶紧种出棉花来，然后把它卖了。东部有好多人都想买地呢。

佃户们惊恐地抬起头来。那我们怎么得了？我们靠什么吃饭呢？

你们非离开这儿不可。拖拉机就要开来了。

这时候，坐着的人愤怒地站起来。从前爷爷打死印第安人，把他们赶走，占领了这块土地。爸爸主在这儿，他清除了野草，消灭了蛇。后来遇到荒年，不得不借点钱。然后我们又在这儿出世。我们的孩子也在这儿里出世了。爸爸只得又去借钱。结果土地归了银行，可是我们仍旧留在这儿，还能分点种出来的东西。

这些我们都知道。这不关我们的事，是银行的事。银行跟人不一样。可

以说，有土地连成片的业主也跟人下一样，成了怪物了。

话是这么说，可这究竟是我们的土地呀。是我们丈量的，也是我们开垦的。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出世，在这块土地上卖命，在这块土地上死去。所有权应该拿这些作为凭证，不该凭一张文契。

对不起，这不怨我们。要怨银行。

可是银行毕竟也是人开的呀。

那你就错了。银行这东西是在人之上的。人造出了银行，却控制不住它。

佃户们叫起来：为了这块土地，爷爷消灭了印第安人，爸爸消灭了蛇。我们也能消灭银行的。我们要象爷爷在印第安人来的时候那样拿起枪来”。看你们怎么办。

哼！第一有警察，其次有军队，你们如果赖在这儿，就犯了盗窃罪；如果为了赖在这儿而杀了人，你们就成了凶手。那怪物不是人，但是它能让人按他的意愿行事。

要我们走，我们到哪儿去呢，怎么去呢？我们没有钱呀！

对不起，银行，这大片土地的业主不负这个责任。你们也许可以等秋天去当临时工摘棉花，也许可以领点救济金过日子。你们干吗不到西部去，到加利福尼亚去呢？那儿有的是工作，天气也不冷。嘿，随便哪儿，一伸手就能摘到橘子。你们干吗不去呢，说完，业主方面的人就开动汽车，一溜烟跑了。

佃户们又坐在地上，用细棒拨弄尘土，想着心思。女人们小心翼翼地走到自己男人的身边，孩子们跟在背后，男人们抬起头来，眼光透露出沉痛的神情：咱们要滚蛋了！他们要派拖拉机和管理员来，象工厂一样。

咱们到哪儿去呢，女人们问。

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
于是女人们赶紧一声不响地回屋去，还撵走了孩子们。她们知道男人这样忧伤，这样烦恼，对着自己心爱的人也会发脾气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些佃农也许会朝四处望望，看青十年前安装的那台抽水机，看看宰过千把只鸡的那块砧板，看看放在披间里的犁头和挂在披间梁上那只讲究的摇篮。

屋里，孩子们因在女人身边。妈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到哪儿去，女人们说，还不知道，出去玩儿吧，可别走近爸爸身边。他说不定会打你们。女人干着自己的活儿，却始终望着坐在尘上里想心思的男人。

几辆拖拉机开进田野。那些象虫子一样爬着的大家伙，力大无穷。高岗、低谷、溪沟、篱笆和房屋全不在话下。坐在驾驶台上的那个，戴着手套和风镜，鼻子和嘴都套在橡皮的防沙面具里，看上去不象人，倒象是拖拉机的一个部分。只要扳扳操纵杆，就能改变拖拉机的方向，可是他不能随便扳，因为制造和派出拖拉机来的那个怪物控制了他的一双手，蒙住了他的心。堵住了他的嘴。他看不见土地的真面目，闻不出土地的真气息，他对土地既不熟悉，又无主权，既不信赖，又无所求。就是撒下的种子下发芽，就是出土的幼苗在于旱里枯死，雨涝里淹死，跟他也不相干，就象跟拖拉机不相干一样。拖拉机手不比银行更爱土地。拖拉机后边滚着闪亮的圆盘耙，用锋利的刀片划开地面——不象耕作，倒象动手术。土地在机器下受罪，在机器下死去，因为既没有人爱它，也没有人恨它，没有谁为它祈祷，没有谁诅咒它。

中午，拖拉机手往往停在一户佃农家的附近吃午餐。那个还没搬走的佃

户走出门来。

“原来你是乔埃·戴维斯的儿子呀！”

“不错，”拖拉机手说。

“你为什么干这种活来眼自己人作对呢？”

“三块钱一天。我到处找饭吃，总找不到。我有老婆孩子，我们非吃不可。三块钱一天，天天能拿到手。”

“是这个理。可为了你一天拿三块钱，就有一二十户人家役得吃，百来口人流落他乡。是不是呢？”

“不能往这上头想。我得顾自己的孩子。你不知道，时代变了。要是没有连成片的地和拖拉机，你就别想靠种地过活。可以耕种的土地再不会让咱们这号人使用了，想法儿去赚三块钱一天吧。这是唯一的出路。”

“唉，我们有哪儿可去呢？”

“你倒提醒了我，”拖拉机手说。“你最好马上搬走。吃好饭我就要穿过你的院子了。”

“早上你就把水井给填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得按直线开。吃好饭我就要穿过你家院子。按直线开。你认识我父亲，我跟你实说了吧。我接到命令，遇到谁不肯搬的话，我要是闯了祸——就是说开得太近，撞塌了屋子，还能多得两块钱呢。”

“这屋子是我亲手盖的，你要撞倒它，我打窗口用枪对付你。等你开近来，就象打兔子似的，把你一枪干掉。”

“我也是没法儿，不这么办就要失业。你想，打死我又怎么样呢，人家会把你绞死的，可是在你上绞架以前，早有另一个拖拉机手会把这屋子撞倒，你并没有打死那个该死的人。”

“这话有理，”那佃户说。“谁给你下的命令？我要找他，该杀了他才对。”

“你错了。命令是从银行来的。银行对我说：‘把那些人通通撵走，不然找你算帐。’”

“那么，银行有行长，有董事会。我把来复枪装好弹药，闯进银行去。”

“听说银行也是接到了东部的命令。命令说：‘赶紧让那块地出利润，不然叫你关门。’”

“莫非找不到头啦？到底该把谁打死呢？不先干掉那叫我饿死的人，我决不甘心饿死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也许问题不在人，是产业本身在作怪。管它呢，反正我把命令告诉你了。”

拖拉机来回耕过地面，没有耕的地方只剩十呎了。再一次开过来，机身撞着屋角，把墙撞倒，小屋一震，就塌向一边。那佃户手提来复枪，眼睁睁地看着拖拉机按直线开过去，他的老婆孩子站在一旁，也都眼睁睁望着拖拉机的背影。

## 六

约德家的白木小屋给撞毁了一角，屋顶斜塌下来。屋前的篱笆不见了，棉花长到了院子里。约德说：“天哪！这里搞得天翻地覆，根本没人住了。”他急忙走下山岗，凯绥跟在后面。

牲口圈早空了，地上还铺着些稻草，约德朝里望的时候，只见一阵骚动，一群耗子躲进稻草底下。放农具的披间里只有一张破犁头，一只给耗子啃过的骡套包，还有一条破工装裤挂在钉子上。凯绥说：“假如我还是牧师，我会说这是主伸手打了一掌，现在可说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了。”他们走到井边，约德扔了块土到井里，听了听，说：“原来是口好井，听不见水声了。”他似乎不想进屋去，往井里一块又一块地丢土，说道：“也许他们都死了。可是总该有人告诉我一声，我好歹该知道点儿消息呀。”

凯绥说：“说不定他们在屋里留着封信。且到屋里去看看。”

厨房里什么也没有。卧室地板上有只女鞋，趾尖裂了，高高翘起来。约德拾起来一看。“这是我妈的鞋，妈喜欢这种鞋，穿了好多年。唉，他们走了——什么都带走了。”

约德转身走出屋子，在门廊边坐下，凯绥坐在他旁边。夕阳的余辉照在田野上，棉花秆在地面投下很长的影子，一棵凋零的杨柳也投下一道长影。一只瘦小的灰猫悄悄跳上门廊，爬到两个人的背后。约德回头伸过手去。猫跳开了，在他够不着的地方坐下了，举起只前脚，舔着爪子上的肉垫。约德望着它，喊道：“这猫叫我猜到这儿出了什么事。为什么没有哪户主人带着它搬来住呢？怎么没有人到这屋里来偷木板？这儿有不少好板子，还有窗框子，都没有人来拿……”

“你猜出了什么事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好象一家邻居都没有了，不只是我家遭了劫。”

他们俩说着，那猫爬过来，伸出爪子去抓约德的上衣卷。“糟糕，我把乌龟忘了。我可不打算包了它到处跑。”约德解出乌龟丢在地上，过了一会，乌龟伸出头尾四肢，象原先那样直往西南爬。猫扑上去，按住它的脚，那坚硬的脑袋缩进甲壳，粗壮的尾巴也缩了进去。猫等得不耐烦，走开了，乌龟就又向西南爬去。约德对牧师说：“你猜它要到哪儿去？我见过许多乌龟。它们总是往一个方向爬，似乎老想到那里去。”

“瞧，有人来了。”牧师凝望着远处说。

约德朝凯绥指的地方看去。“那是慕莱、格雷夫斯。”他接着喊：“喂，慕莱！”

来人听见喊声，吃了一惊，站定了一会儿，急忙走过来。他是个瘦矮个儿，提只粗麻布口袋。走近了，他认清了约德的脸。“哦，真想不到，”他说，“原来是汤姆·约德。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？”

“才两天，”约德说。“你瞧这个家成什么样了。我家里的人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谢天谢地，我来得真巧！”慕莱说，“老汤姆记挂你呢。他们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坐在厨房里，我跟汤姆说，我不走。汤姆说：‘我惦着汤美。他要是回来，这儿没人了，会怎么想呢？’我说：‘你不好写封信给他？’汤姆说：‘要写的。’不过要是我没写，你还在这一带，请你照看一下汤美好吗，’我说：‘我不会走的，除非天崩地裂，谁也休想把我格雷夫斯从这

儿撵走。’

他们到底没能把我撵走。”

约德焦急地说：“以后再说你怎么对付他们的。我家里的人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嗨，银行派拖拉机来的时候，他们赖着不肯走。你爷爷拿着来复枪站在门外，他打掉了拖拉机前头的灯。你爷爷不想打死那驾驶员，驾驶员也有数，照样把拖拉机开过来，撞塌了房子。这一下吓破了汤姆的胆，他就此改变了主意。”

“我家里的人在哪儿？”约德气呼呼地问。

“我正要告诉你呢。借你约翰叔叔的车搬了三趟。走的时候孩子们跟你奶奶爷爷都坐在床上，你哥哥诺亚抽着烟……”约德又要插嘴，慕莱抢着说：“他们都在你约翰叔叔家里。”

“哦！在那里干什么？你不忙讲别的，先讲他们在干什么。”

“砍棉秆。全都干这个活，连孩子和你爷爷都干。他们要挣些钱，攒起来打算买辆汽车搬到西部去，那儿挣钱容易。这儿五毛钱砍一亩棉秆的苦差使，大家还抢着干。没搞头。”

“他们还没走？”

“还没，”慕莱说。“约翰家离这儿才八哩光景。到那儿你就能看到你家的人挤在约翰那屋子里，就象冬天挤在洞里的田鼠。”

约德说：“今晚我不能走八哩路去约翰叔叔家了，两只脚痛得跟火烧似的。我们上你家去怎么样？才一哩光景。”

慕莱显得很为难。“我的老婆孩子和小舅子都到加利福尼亚去了。”

牧师说：“你也该去，不该把家拆散。”

“我不定，我有个怪脾气。明知这地方不好，除了做牧场没多大出息。要是他们不叫我滚蛋，说不定我就到加利福尼亚随意吃葡萄摘橘子去了。那些狗娘养的叫我滚蛋，那不行！男子汉不能听人摆布。别人都走，我偏不走！”

“天哪，我饿了，”约德说。“整整四年我是准时吃饭的，这会儿饿得不行。慕莱，你打算吃什么？这一阵你是怎么弄饭吃的？”

“起先吃田鸡、松鼠、野狗。后来安上铁丝圈套野味，捉些野兔野鸡。他拿起那只粗麻布口袋一倒，滚出两只白尾巴灰兔和一只长耳朵兔子来。”

约德说：“太好了，我四年没吃鲜肉了。”

凯绥拾起一只灰兔，问：“咱们一起吃行吗，慕莱·格雷夫斯？”

慕莱不知怎么说才好。“我只有一个办法。”他觉得自己的语气不够和善，停了停。“不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：要是一个人有东西吃，一个人在挨饿，那有东西吃的只有一个办法。我是说，要是我拿了这几只兔子到别处去吃，这能行吗？”

凯绥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汤姆。慕莱想通了一个大道理，对他来说这太好了，对我们来说也太好了。”

他们剥去兔皮，从破屋角抽出一些木板，生起火来，在火上烤着兔肉。

慕莱问：“我这么过日子，你们也许觉得可怜吧？”

约德说：“不，要说你可怜，大家都可怜。”

慕莱接着说：“说来也怪有趣的。我在这一带到处流浪，到哪儿就睡在哪儿。今晚我想在这儿过夜，我就来了。起先我想：‘我是在照料这一切，让大伙儿回来还能住。’后来知道这不对。这儿没有什么好照料的，大伙儿

也决不会回来。我不过四处飘荡，就象坟地上的孤魂。”

“住惯了的地方是很难离开的，”凯绥说。“想惯了的道理也很难丢掉。我已经不当牧师了，可不知怎么的，还常常发觉自己在做祷告。”

慕莱继续说：“就象坟地上的孤魂，我常到早先发生过什么事的那些地方去。我初次跟女孩子撒野的树林子，我爹被一头牛用角撞死的牛圈边，还有我孩子出世的那间屋子。”

兔肉烤出了肉汁，散发出香味。约德说：“可以吃了吧？”

“让它烤透点，”慕莱说。“我还要说呢。就象坟地上的孤魂，晚上我摸进邻居们的屋子，家家乌漆墨黑。可是哪儿都有过热闹的舞会，也都办过喜事。想到这些，我恨不得到城里去杀掉那些霸占这儿的人。那些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王八蛋，为了自己的利润，忍心把这儿的人都劈成了两半。他们不再是完整的人了，他们挤在卡车上，流落在公路上，不能算是活着的人了。那些王八蛋要了他们的命。”他沉默了一会，低声抱歉说：“我好久没跟人说话了。一直象坟地上的孤魂，悄悄地四处飘荡。”

凯绥喃喃地说：“我得去看看那些流落在路上的人，我很想念他们。”

“这肉再不吃要缩得比烤老鼠更小了！”约德喊。他把兔肉移开火头，用慕莱的刀子割下两片来分给伙伴，自己用暴牙齿扯下一大块来狼吞虎咽地嚼着。

慕莱看着自己手里的兔肉说：“这些话，我也许该藏在心里，不说出来。”

凯绥边嚼着兔肉边说：“伤心人会伤心话，想杀人的会说杀人的事，可是不一定真去杀人。你说的并不错，不过能不杀人就不杀吧。”

慕莱又朝约德看了一会，问：“汤姆，我说到杀人的事，你不生气吗？”

“不，生什么气。我杀过人，这是事实。”

“谁都知道不是你的错，”慕莱说。

“我们喝醉了。不知怎么闹起来。我挨了一刀酒才醒，看见赫勃拿着刀子又朝我扑过来，恰巧身边有把铁铲，我拉起来就对他头上扛去。我跟赫勃无怨无仇。他是个挺好的小伙子，早先还追求过我的妹妹罗撒香。我蛮喜欢他的。”

“他爸爸老特恩布尔说，等你出来，还要找你算账。大家给他说明了实情，他气才平下来。他们一家子六个月前到加利福尼亚去了。”

约德说：“大家都到西部去。我出来可是具了结的，不能离开这个州。”

慕莱问具结是怎么回事。约德说，他提前三年出狱，这三年中间得照保证书上规定的办，不然还要给抓进去。

凯绥一直呆呆地看着熄下去的火堆，他忽然喊起来：“我有主意了！许多老乡在路上流浪，无家可归。他们好歹该有人关切。汤姆，你们家上路的时候，我也去。大家在流浪，我得跟大家在一起。”

约德表示欢迎，问慕莱是不是同行。

“不，我哪儿也不去，”慕莱说。“你们看，那边有道亮光上下地闪，那大概是这片棉场的管理员，恐怕看见咱们的火光了。”

“别管它，咱们又没干坏事，”约德说。

慕莱格格笑起来。“咱们在这儿就不对，犯了擅入他人领地罪。他们想抓我已经两个月了。咱们不能耽在这儿，得躲到棉花地里去。”

约德说：“你变了，慕莱。你从来不是躲躲藏藏的人，你不是好惹的。”

慕莱望着越来越近的亮光，说：“本来我象狼那样不好惹，现在可象黄

鼠狼那样不好惹。在你追捕猎物的时候，你是猎手，是强有力的。等你给别人当猎物追捕的时候，那就不同了。也许你还很凶，终究没有劲头了。”“他们往棉花地里走了五十码左右，三个人伸直身子躺下。汽车向房子这边开来，一道冷森森的白光掠过他们头上。接着他们听见车门砰的响了一声，有人说话，还看见一道电筒光往屋子里照照，又朝棉花地里照了一阵，然后车门又砰的一声响，汽车开走了。

汽车开走以后，慕莱领约德和凯绥去睡觉。约德说：“想不到回家来竟要躲躲藏藏。”他们来到一条干涸的河沟，河岸上有个洞，原是约德跟诺亚哥儿俩说是淘金挖着玩的。慕莱、爬进洞去。约德不愿意睡在洞里，枕着卷起来的上衣，躺在平坦干净的河底砂地上，凯绥挨约德坐下。

“睡一觉吧，”约德说。“天一亮咱们就要去约翰叔叔家。”

“睡不着，”凯绥说。“我心里想得太多了。”他仰起头来看着天空明亮的星星。

## 七

城里，郊区，旷野上，广场上一到处都是旧车场，到处都是旧汽车。汽车一行行紧靠着停在一起，车头一律向前，都生了锈，轮胎是瘪的。靠栏杆放着成堆成堆主锈的零件，汽缸、排气管……还有机油和汽油。旧车胎、破车胎砌得高高的，象圆筒一样；红色和灰色的内胎，象香肠一样挂在那里。

情进来，先生。价钱公道，花八十块钱你就能买到一辆便宜货。

我最多只能出五十块。

五十！五十？人家出七十八块半都没卖。先生，我不是闲得没事干。我是个生意人，向来老少无欺。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吗？

有两头骡，可以拿来换车。

骡！你不知道现在是机器时代了吗？谁也用不着骡了，除非拿它熬胶。

挺好的大骡子，一头五岁一头七岁。我们到别处去看看吧。

别处去！耽误我这许多工夫你就走呀：说个数，我出五块钱一头买你的骡，买来喂狗。

我可不愿意让它们喂狗。

好吧，我说不定能出七块到十块钱一头。干脆这么办，我出二十块钱买你的骡。骡车也算在里边。你先付五十现款，签个合同，余下的钱以后每月付十块。

你刚才还说八十块一辆。

你没听说还得付运费和保险费吗？四个月你就能把贷款付清了。来，在这上面签个名吧。

这，我还没弄明白——

瞧你，我拼命给你便宜占，你老跟我磨蹭。花这么些工夫，我能做三笔生意了。好，签字吧！行啦。喂，伙计，给这位先生灌上汽油。汽油奉送。

嗨，伙计，这笔生意莫走运！那辆老爷车我们花多少钱买的，三十到三十五块，是不？我换来一整套骡车，要不能把它卖七十五块，我不算个生意人。现到手五十块，按合同还能得四十。上劲干吧，伙计，快去拉生意上门。刚才那笔生意你分二十块，你赚得也不少呀。

要到加利福尼亚去吗？这儿有的是你想要的车子。看样子破旧，可还能跑好几千哩。价钱便宜，包你满意。

天不亮，慕菜叫醒约德，自己就往别处去了。他劝约德他们趁天亮以前离开这里。两个人在脖陇的晨色里穿过棉田，往约翰家走去。路上，凯绥说他记得约翰是个单身汉，莫非不曾有过家小，约德说，约翰有过一个老婆，而且怀了孕。一天夜里，他老婆肚子痛，对约翰说：“你去请医生来看看吧。”约翰坐着没动，说：“你不过是胃痛。吃得太多了，吃包止痛粉吧。”第二天中午，他老婆晕过去，下午四点钟左右，因为肚子里盲肠之类的东西破裂，就死了。约翰本是个乐天派，这下可伤透了心，足足两年，跟谁都不说话。后来他变得痴痴傻傻。有哪个孩子拉了蛔虫或者肚子痛，他就把医生请来。他认为老婆的性命断送在他手里，总做些好事来赎自己的罪。他送掉了所有的东西，心里还不泰然，半夜里常一个人四处乱走。不过种庄稼他倒是个好手。

东方地干线上升起一片红光。他们看到了约翰的院子。一辆卡车停在院子里，有个人站在车上，手里的榔头一起一落在晃动：“天哪，他们收拾收拾打算走了！”约德喊。

约德想出其不意突然出现在家人的面前，进院子就放慢了脚步。凯绥看他的样，也放慢脚步。小汤姆一步步走到卡车眼前。这是辆哈得逊牌轿车改装的卡车，顶板用凿子凿成了两块。老汤姆站在车厢里，在钉边上的栏杆。

约德抬头望着须发斑白的父亲，舔了舔干燥的厚嘴唇，轻轻喊了声：“爹！”

“你要干吗？”老汤姆正举起榔头，满脸不高兴地看看汤姆，跟着榔头缓缓垂下，左手取出衔在嘴里的大钉，自言自语地惊喊道：“是汤美——汤美回来了！”眼睛跟着露出害怕的神情；温和地问：“汤美，你不是逃出来的吧；还要躲躲藏藏？”

“不，”汤姆说。“我是具结释放的。我恢复自由了，有公文呢。”

老汤姆放下榔头和钉子，轻快地跳下卡车。站在儿子身边，他不知所借，“汤美，我们要到加利福尼亚去，正打算写信给你。你妈只担心再也见不到你，差点不肯走了。这下好了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了！”屋里传来咖啡壶盖的响声，老汤姆转过头去望望，眼睛兴奋得闪闪发亮。“咱们让他们吃一惊。咱们进屋去，就象你根本没出去过似的，看你妈怎么样。”这时候，他看见了吉姆·凯绥。汤姆告诉他遇见牧师的情形，老汤姆握握牧师的手说：“欢迎欢迎。”然后又对汤姆说：“咱们怎么捉弄你妈呢？这样吧，我进去说：‘来了两个客人，要吃早饭。’怎么样？”

“别吓着她，”汤姆说。

“走吧，我要看看她见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儿。”爸领头走上台阶，一脚跨进门里，用他那宽阔的身子挡住了门口，说：“妈，有两个过路的客人问我们能不能分点东西给他们吃。”

汤姆听见了母亲的声音，他记得那冷静、缓慢、亲切而谦和的声音。“情他们进来吧，我们的东西多着呢。”

爸走进去，门口空出来。汤姆朝里看他的母亲。妈很结实，可并不胖，因为生育和辛劳，身子有点臃肿。她穿着件宽大的长衣，布上原有的印花已经褪色。她朝门外看看，逆着阳光；只见汤姆一个黑黑的人影。她点点头，愉快他说：“请进来，幸亏今儿我多做了点面包。”她庄严而又慈祥，那双

茶褐色的眼睛好象经受了种种磨难，变得十分宁静，有非凡的同情心。她似乎知道自己是全家的堡垒，就把自己锻炼得很坚强，根本不把忧患放在心上。由于在家里处于这么个伟大而又平凡的地位，她有她的尊严，有她的纯洁宁静的美。她给别人医治精神创伤的时候，冷静，沉着，很有把握；评判是非，她的见解大公无私，象女神那样公正。她似乎知道，要是她动摇了，全家就会动摇，要是连她也绝望了，全家就会完蛋。

爸站在一边，兴奋得直抖。“进来吧，”他喊道。“请进来，先生。”于是汤姆有点儿羞惭地跨进了门槛。

妈抬起眼一看，手慢慢落下来，手里的锅铲啪哒一声掉了。她闭上眼，张开嘴猛烈地呼吸。“感谢上帝，啊，感谢上帝！”忽然，她脸上露出愁容。“汤姆，你该不是逃出来的吧？”

“不，妈，是具结释放的。我带着公文呢。”汤姆伸手在胸前摸了一下。

妈光着两只脚，轻快地走到汤姆身边，用手摸摸他的肩膀，摸摸他结实的肌肉，象瞎子那样，又摸到他的下巴上。她高兴得有点儿近乎伤心了。汤姆用牙齿紧咬住下嘴唇，妈模糊的眼光移到汤姆的嘴唇上，看见一丝血顺着嘴唇往下流。于是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放开手，爆炸似的吐了口气。“！我们差点不等你回来就走了！我们直担心你从此找不到我们了。”她拾起锅铲，忙着弄吃的。

老汤姆吃吃笑着，说：“捉弄你了吧，妈，刚才你简直象只吓坏了的羊。就象有人使铁锤在你鼻梁上打了一下似的。要是爷爷在这儿才好呢，他看见了准会笑得弯下腰来。”

汤姆问爷爷在哪儿。妈说：“他和奶奶睡在仓棚里。他们夜里要起来好多次，容易踩着孩子们。爸，快去对他们说，汤姆回来了。”

爸出去了，汤姆听见妈迟疑地、怯生生地喊了他一声，接着问：“你没气得发疯吧？他们在牢里没给你吃苦头，逼得你发疯吗？”

“没有。起初我也有点受不了，不过我不象有些人那样发脾气。事事忍着。怎么啦，妈？”

“我认识个孩子，性子挺刚强，好孩子该这样的。他闯了点小祸，他们把他抓去，给他吃苦头，他气坏了，第二次又闯了祸，他们又给他吃苦头。这一来他真气疯了。他们开枪打他，他也回枪打人。他们象对付野狗一样四处抓他，气得他象条狼那么凶。可是知道他的人都不肯伤害他，他对大家也很好。最后他们找到了他，把他打死了。不营报纸上把他说得多么坏，事实毕竟是这样。”她舔舔干燥的嘴唇，痛苦地问：“我要知道，他们是不是待你很凶？有没有逼得你发疯？”

汤姆埋头看看自己那双粗大的手，说：“不，出事以后，我一直避免惹祸，我没有气得发疯。”

妈叹了口气，轻轻他说：“感谢上帝！”

汤姆飞快地抬起头来。“妈，我看到他们把咱们的家弄成了那个样子——”

妈深情他说：“汤美，你可别一个人去跟他们斗。他们会来抓你，象野狗那样把你干掉。汤美，我老琢磨着。听说咱们这些给赶走的人有上十万。要是都跟他们作对，那么他们就不能抓到什么人了——”

汤姆望着她，问：“有许多人都这么想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大家都吓坏了。他们象梦游似的到处漂泊。”

“妈，你可从来不象现在这样。”

她严肃起来，眼色冷冷的。“我从没让人家撞倒过我的房子，从没一家子流落在路上，从没落到把东西全变卖了这个地步——啊，他们来了。”

四个人穿过院子走来。爷爷打头，他是个衣衫不整的小老头，瘦瘦的脸上生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。他爱吵架爱争论爱发牢骚，脾气又邪又狠又急，象个好使住子的孩子似的，还有股自得其乐的劲头。奶奶跟在后面，她跟她丈夫一样懂得快活，这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。说到泼辣撒野，她决不比爷爷差。爸和诺亚紧跟在老俩口背后。诺亚这个头生子有点儿残疾，只有爸知道来由。原来诺亚出世的时候，爸用祖硬的手指代替收生箝把他拉了出来。等收生婆赶到，婴儿的脑袋已经拉长了，身子也扭歪了。收生婆用手把脑袋往下按了按，身子捏端正一点，从此诺亚落下了残疾。为了这件事爸总是暗自惭愧，因而对诺亚比对别的孩子和气。诺亚能读能写，能干活也能动脑筋，好象对什么都不在乎。他仿佛耽在一所寂静的屋子里，用安闲的眼光望着外边。整个世界对他都是陌生的，可是他并不孤独。

走进院子，爷爷就嚷：“他在哪儿？他到底在哪儿？”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汤姆，他停下来，叫别人也停下来，那双小眼睛发出光亮，激动他说：“看看这坐年的犯人。咱们约德家好久没有人坐牢了。他们没有权利抓他去坐牢。他干的事，我也会干的。”

奶奶象羊叫似地喊道：“感谢上帝！”

爷爷走到汤姆跟前，拍拍他的胸臆，笑眯眯的眼睛含着慈爱和骄傲。“你好，汤美？”

“很好，”汤姆说。“您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身体健朗，快快活活，”爷爷说着又激动了。“我说嘛，他们那监牢关不住约德的，汤美会象公牛冲出篱笆那样跑出来，你果然出来了。让开，我饿了。”他挤到桌子边坐下，立刻狼吞虎咽起来。

诺亚没有表情地站在台阶上。汤姆说：“你好吧，诺亚？”“很好，你怎么样？”诺亚只说了这么一句，可是就这么一句，也叫人感到诀慰。妈对诺亚说：“这里没有坐位了，你拿着碟子，随便到哪儿去吃吧。”

忽然，汤姆说：“牧师哪儿去了？他刚刚还在的。”

“牧师？你带了个牧师来？快把他找来，我们要做祷告。”奶奶尖着嗓子喊。

汤姆在院子里找到了凯绥，问他干吗躲起来。凯绥说，一家子谈家常，旁人不当插在里边。汤姆说：“吃饭去吧，奶奶请你给她做祷告呢。”

“可我已经不做牧师了呀。”

“瞎，就给她做做，这对你没有损失。”

而人走进厨房，妈和爷爷对凯绥表示欢迎。奶奶说：“祷告，先做祷告！”

凯绥不自在地掠掠头发。“我得告诉你们，我已经不是牧师了。我来这儿很高兴，非常感激你们的厚意，要是行的话，我就来做一次祷告。”他低下了头，其余的人也都低下头来。牧师不是在祷告，而是在思索。他说：“我好象那稣一样，走到荒野里，苦思苦想怎么才能解除一大堆苦难。”

“感谢上帝！”奶奶说。

牧师吃惊地看了她一眼。接着说：“不是说我象耶稣，只是说我象那稣一样累了，想糊涂了，象他一样去到荒野，夜里我仰望满天星星，早晨坐着等太阳出来，白天在小山上望着周围起伏不平的原野。我觉得山和我再也分

不开了，成为了一体，这一体是神圣的。于是我就想，不只是想，比想更深一层。我悟到我们成了一体，我们就神圣了，人类成了一体，人类也就神圣了。一个可怜虫套上笼头独自乱跑，没有神圣的意味，那是破坏神圣的。可是大家在一起工作，不是哪一个为别个工作，而是大家为一桩事共同尽力——那就对了，那就神圣了。可是我又想，我甚至不明白我说的神圣究竟是什么意思，”牧师停下来，大家仍旧低着头。牧师四下一望，忽然想起来，连忙补了一声：“亚门。”大家才抬起头来。吃饭的时候，妈呆呆地看着牧师，仿佛他成了圣灵，仿佛他的声音是地底下发出来的呼声。

吃罢早饭，男人们去看卡车。汤姆揭开护罩，看了看油腻的引擎。爸告诉他，这车子他弟弟奥尔看过，认为没有毛病。奥尔在一家公司里开过车，有点儿懂行。这个十六岁的小伙子，只想着引擎和姑娘，这会儿不知浪荡到哪儿去了。

汤姆问起约翰叔叔，问起他妹妹罗撒香，还有小妹妹露西和小弟弟温菲尔德。爸说，约翰带着两个小家伙拖了一车东西去旧货市场上出卖。罗撒香嫁到康尼家去了。她再过三五个月就要生小孩，现在挺着个大肚子。

汤姆问他爸打算什么时候动身。爸说，等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搬去卖了，过一两天就可以动身。“我们没有多少钱了。听说去加利福尼亚有将近两千哩路程。我们动身愈早，就愈有把握开到那边。钱是一天天少下去了。你身上有钱吗！”爸说。

“只有一两块钱了。你怎么弄到钱的？”

“把家里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，大伙儿一齐砍棉秆，凑了二百块钱。花七十五块买来这辆旧卡车。到动身的时候，说不定能有一百五十块钱。”

“你同意的话，我可以开车。我在牢里开过车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爸说。过了一会，他望着大路说：“要是我没看错，那浪荡子回来了。”

奥尔神气后现走进院子，等看出汤姆回来了，立刻收起那副得意的神情，两眼流露出钦佩和敬重。因为哥哥杀过人，他受到了跟他年龄相仿的男孩们的敬重。

“天哪，你长得多快，我快认不得你了！”汤姆跟奥尔握握手，说：“他们告诉我，你是开车的好手了。”

“还不怎么熟练。”奥尔知道他哥哥不大喜欢人家夸口。

爸说：“别老在外面晃荡。你还有一车东西要装到邻州去卖呢。”

奥尔看哥哥一眼。“搭车去一趟不？”

“不，我不能去，”汤姆说。“我在家里帮帮忙吧。反正要一起去西部。”

“你——你是从牢里逃出来的？”

“不，我是具结释放的。”

“哦。”奥尔有点儿失望。

## 九

佃农们在他们的财物中间，把准备带到西部去的東西挑出来。

马具、大车、播种器，还有一捆捆锄头都堆在一起，装上车，运进城，能卖几个钱算几个钱，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。

一张好犁只卖五毛钱可大亏了。播种器是三十八块钱买来的，卖两块也够亏的。反正不能再拖回去。好吧，拿去吧，搭上一份伤心泪。你不仅买了一堆破烂，还把破烂的生活也买去了。

到了新地方，到了那长满果树的加利福尼亚，也许可以从头来，另起炉灶。

可是不行，只有婴儿才能从头来起。你我——唉，没指望了。刹那间的愤怒，数不尽的回忆，咱们就那么回事了。这土地，这红色的土地，就是咱们。水旱风沙的年成，就是咱们。咱们无法另起炉灶了，咱们把伤心史卖给了那收破烂的，可是咱们的伤心事并没就此了结。东家叫你滚蛋，咱们在劫难逃，拖拉机撞倒你我的房子，咱们在劫难逃，直到咱们死去，劫数才尽，每个去加利福尼亚或者别处的人都是鼓手，带领着伤心的队伍，满怀痛苦地往前走。总有一天，伤心的队伍会走向同一个方向，他们会走在一起，成为一种极其可怕的情景。

末一车可以变卖的东西装走以后，汤姆没精打采地在院子里到处看看，然后走上台阶，找了块太阳照不着的地方坐下。妈在洗衣裳，她对汤姆望了好一会，边搓着衣裳边说：“汤姆，巴望到了加利福尼亚万事如意。”

“是什么叫你担心，到了那儿不一定那么如意呢？”

“没什么。说得太好了。传单上说，那儿活儿多，工钱高。报上也说，那儿摘葡萄摘橘子摘桃子，都用得着人。摘桃子，多美！就是不让吃，总能瞅空于拿个把小的孬的吧。在树荫底下干活也挺舒服。这么好的事情只伯靠不住，就伯实际上没那么好。”

“不存过高的希望，就不会让失望给搞垮。”

“不错。汤姆，听说到咱们打算去的地方有两千哩路。这么远的路，你估计得走多少天？”

“两个星期吧。要是咱们运气好，也许只要十天。妈，别发愁。在年里要是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出去，那得闷死。老犯人都只想当天的事，然后再想第二天。你过一天算一天好了。”

“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不过我爱想想加利福尼亚的好光景。四季如春，到处是水果，住在橘树林中的小白屋里，舒舒服服。我这么瞎想——要是咱们全家都找到了事情，都有活干，说不一定也能置一所这样的房子。”

“这样想想也挺好。我认识个打加利福尼亚来的人，他的话可不一样。他说那儿找活儿也很难，摘水果的人住在肮脏的破棚子里，简直吃不饱。”

妈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。“哦，不是那样。你爸拿到张传单，上面说他们需要干活的人。要是没那么多活干，他们不会操这份心的。印传单得花不少钱。他们干吗要花了钱骗人呢？”

汤姆摇摇头。“不知道，妈！实在想不明白他们干吗要这么做。也许是——”

“是什么——？”

“也许那儿真好，跟你想的那样。爷爷哪儿去了？牧师哪儿去了？”正间着，爷爷披了衬衫从屋里出来，说：“我听见你们在聊天，只晓得叭啦叭啦，也该让老人睡个觉呀。”

“我当你睡着了呢。让我给你扣上扣子，”妈说，她开了句玩笑：“加利福尼亚可不准衣裳没扣好的人到处乱跑。”

“不准，哼，偏要给他们看看。趁我高兴我就到处乱跑。”老头儿用顽皮的快活的眼光看着妈。“要出远门了。那儿伸手就能摘到葡萄。你猜我打算怎么样？我要把葡萄摘来装满一澡盆，在盆里打滚，让汁水浸透我的裤子。”

汤姆大笑说：“爷爷就是活上两百岁，也别想叫他老耽在家里，还要到处跑。是不？”

老头儿拉过只木箱，一屁股坐下，说：“可不是。眼前就要出远门。我觉着自己到了那儿会变成个新人，在果树林里干活，该多好。”

妈点头对汤姆说：“他干活直干到三个月以前，一交跌坏了屁股才不干了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，”爷爷说。

这时候，凯绥走来，突然对所有在场的人请求说：“我要到西部去，非

去不可。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一家一起走。”

妈指望汤姆开口，因为他是男人，见汤姆不言语，她才说：“有你一块走我们太荣幸了。这会儿我还不能肯定，爸说今晚上要聚拢来谈谈，商量动身的日子。那时候就可以决定了。我相信只要安插得下，我们准乐意带你去。”

牧师叹口气说：“我反正要去。这儿变了。我去高处望了望，房屋空了，田地也空了，这儿整个都空了。我不能再留在这儿。我要到老乡们去的地方去。我要去田里干活，要接近大家。我不打算教他们什么，只想学习学习。”

“你不打算传道了？”汤姆问。

“不传道了。传道是告诉人家些什么，我可是向老乡们讨教，听听他们唱歌，听听他们聊天。我只想倒在草地上，谁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就跟谁谈谈心。我只想咒骂一通，出口气，听听老乡们言谈中的诗意。这一切都是神圣的，都是我过去不懂的，都是好事情。”

妈说：“亚门。”

傍晚，卡车口来了。奥尔把握住方向盘，得意、严肃又有精神。爸和约翰叔叔坐在司机旁边的荣誉座上，跟家长的身分相称。其余的人抓住木栏，站在车厢里。十二岁的露西和十岁的温菲尔德，一副顽皮相。罗撒香踮起脚跟站在他们的旁边，如今她想的做的全为着肚里的孩子，就是为了孩子，她才踮起脚跟保持平衡。她那十九岁的丈夫康尼紧靠她站着。他是个善良刻苦的工人，也能做个好丈夫。

卡车停下来时叽叽地叫了一阵。奥尔知道是机油使完了。露西和温菲尔德爬过车栏，跳到地上。康尼抽开车子后面的挡板，先跳下车，又把罗撒香扶下来，罗撒香大大方方地接受这种照顾。

“是罗撒香呀。我没料到你会跟他们一块儿来，”汤姆说。

罗撒香说：“我们正往这儿走，卡车刚巧开过，就搭上了。这是康尼，我丈夫。”她显得很得意。汤姆跟康尼握握手，对罗撒香说：“我知道你有喜了。什么时候生？”

“早着呢，要到冬天。”

“到橘园里去生孩子，呃？”

罗撒香满意地笑笑。

不用招呼，一家子都聚集在卡车旁边，家庭会议就开始了。只有牧师独自坐在屋子背后，他很知趣，懂得老乡们的心理。

“卖掉那车东西，咱们吃了大亏。那个家伙知道咱们等不起，只给了十八块钱。”爸向全体报告说。

妈呆呆地动了动，没做声。

诺亚问：“总起来，咱们有多少钱？”

爸拿根细棒在沙上写上些数字，喃喃地算了一会，说：“一百五十四块。可是奥尔说非配几条好点的车胎不可，车上的用不久了。”

奥尔第一次参加家庭会议，过去他总站在女人的背后。他郑重地报告说：“这车子旧了，很难侍候。决定买下来以前，我仔细检查了一遍，没有什么毛病，只在蓄电槽里看见个裂开的电池，我叫那家伙换了个好的。这车子慢得象牛一个样，不过还不怎么耗油。同样花这些钱，本来可以买一辆大一些的好看点儿的车子，只是那些车配零件太难，价钱也贵。这车是名牌货，各地修车场都有零件，配起来便宜些。就为这个，我才看中这辆车。”他停住了，等大家发表意见。

爷爷虽然不管事了，名义上还是家长，保持着首先发言的权利。他说，“做得不错，奥尔。我从前限你一样，自高自大，象头公狼那样到处放屁。不过要办点什么事，我总是很地道。你长大了倒有出息。”

爸说：“听来很有道理。要是买马，就不用奥尔劳神了。对汽车，这儿只有奥尔懂行。”

汤姆说：“我也懂一点，奥尔是对的，办得很好。”奥尔听到赞扬，脸红起来。汤姆接下去说：“我要说一件事——那个牧师想跟咱们一起去。他是个好人，咱们早认识他了。”

爷爷说：“有人以为跟牧师在一起是不吉利的。”

“他说他已经不做牧师了，”汤姆说。

爷爷挥挥手说：“做过牧师的人就是牧师，甩也甩不掉。也有人以为带个牧师一道走是件好事，遇到红白喜事，岂不现成。我呢，我说牧师各有不同，咱们得挑一挑。我很喜欢这个人，他不那么死板。”

“可是有一件事比吉利不吉利，人好不好更重要，”爸把手里那根细棒插在土里，用指头捻来捻去。“咱们得仔细算一算，恐怕很为难。爷爷奶奶，就是两个。加上我、约翰跟妈，五个。再加上诺亚、汤姆、奥尔，八个。还有罗撒香和康尼，十个。再加露西和温菲尔德，就是十二个了。两只狗也带去。不带去怎么办呢？总不能用枪把它们打死。总共就有十四个了。”

“还没把两头猪和剩下的那些鸡算进去呢，”诺亚说。

爸说：“两头猪我打算杀来炖在路上吃。再带上牧师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装得下，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额外添一张吃口。能不能，妈？”

妈清清嗓子，坚定地回答：“不是能不能，要问肯不肯。说到能不能，那咱们什么都不能，到加利福尼亚去也不行，干什么都不行，至于说肯不肯，那么凡是咱们肯做的事，咱们都可以做。咱们在这儿住了很久了，过路的人要借宿，要讨点东西吃，或者搭一搭车子，从来没有被咱们约德家拒绝过。约德家也有过小气的人，可是没有小气成这样的。”

爸抬头望着妈，不由得感到惭愧。“要是这卡车装不下这许多人呢？”

“车上顶多只能坐六个人，咱们育十二个人非去不可，本来就没有空了，再添一个也没啥大不了。一个男子汉决不是什么累赘。咱们有两头猪，一百多块钱，添张吃口有什么可发愁的？”

奶奶说：“牧师一块儿去倒好。他今儿早上做的祷告就很好。”

爸望望各人的脸，看有没有异议，然后说：“叫他来吗，汤美？他要跟咱们一块儿走，就该一起来谈谈。”

汤姆叫来了凯绥。凯绥知道自己被这个家庭接纳了。约翰在他们兄弟俩中间给他让出了坐位。

接着商量动身的事。爸说愈早愈好。大家同意天亮就走，于是都兴奋地忙乱起来。他们先把两头猪宰了，剁成块腌在桶里。男人们把要带走的東西堆在卡车旁边。罗撒香把全家人的衣服装进木箱，站上去把它们踩紧。汤姆搬出了卖剩下来的经常要用的工具。罗撒香又拿出一块大油布铺在卡车上，把家里所有的床垫和一大叠破毛毯，都堆了上去。温菲尔德和露西早就困了，还硬撑着看宰猪，这时候都靠在门边睡着了。妈吩咐汤姆，把吃饭的怀子碟子汤匙刀叉，还有厨房里的家什搬上车去，然后拖着沉重的双腿，走进卧室。她环顾了一下这间搬空了的屋子，把手伸到原来当椅子用的木箱后面，京出个破旧的文具盒来。打开文具盒，里面是信件、剪报、照片、一副耳环和一

只刻着图章的小金戒指，还有一条缀着金搭环的用头发编结的表链，她摸摸那些信件，又摸摸一张剪报，那上面记载着汤姆案件开审的情形。她咬着下唇，终于打定主意，拣出戒指、表链、耳环，又在盒底找出对金袖扣，把其余的东西装进信封，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然后回到厨房，揭开炉盖，把文具盒放在火上。

天空出现了一片灰白。两只狗忽然跳起来，汪汪叫着，往黑暗里冲去。一个声音不慌不忙地跟两只狗打招呼，接着一个人走过来。“早呀，老乡们，”他说。

“啊，是慕莱呀，快来吃点猪肉。”

“哦，不，我一点也不饿。”

“吃点，来吃点。”爸走进屋里，拿出一把烤熟的排骨来。

“我不是来吃东西的。我不过到处走走。想到你们就要动身了，也许赶得上给你们送行。”

“马上要走了，迟一个钟头来，你就见不着我们了。瞧，都收拾好了。”

慕莱望望那装好行李的卡车，说：“有时候我也想到那边去找我的亲人。”

爸关照奥尔去叫醒爷爷和奶奶，请他们来吃早饭。然后对慕莱说：“你愿意一起去吗？我们可以给你腾出个空档来。”

慕莱啃看排骨说：“我打定主意了，就象坟地上的孤魂那样，到处跑，到处躲吧。”

诺亚说：“你迟早会死在野地里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有时候我好象很冷清，有时候又好象很痛快。“没啥关系。不过你们要是遇见了我家的人，千万别说我在受这种罪。请告诉他们，说我很好，等有了钱就去找他们。我就为这个才到这儿来的。”

天愈来愈亮了。爷爷一瘸一拐地跟奥尔走来。奥尔指着爷爷说：“他根本没睡，在棚子后面坐着，准是出了什么毛病。”

爷爷两眼呆滞，完全失去了往常那股子邪气。他说：“我没啥不舒服。我不走了。”

“不走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咱们全收拾好了。咱们非走不可。咱们没地方住了。”

“你们尽管走，我得留下。我翻来复去想了一夜。这是我的家乡，我是这儿的人。这么一想，别处就是橘子葡萄直堆到床上，我也不稀罕了。这儿并不好，可终究是我的家乡。你们尽管走，反正我要耽在自己生长的地方。”

大家一齐拥到爷爷身边。爸说：“不行，爷爷。这儿马上就要给拖拉机铲平了。你不能住在这儿了。谁给你做饭？你怎么过日子？没人照顾，你会俄死的。”

“见鬼，我虽然老了，还能照顾自己。慕莱在这儿怎么过日子的？我照样也能过日子。我说不定就不走。你们要把奶奶带去，尽管带，可是带不走我。好了，没什么可说的了。”

“爷爷，再听我说几句，只说几句。”

“我不听，我打定主意了。”

汤姆伯拍父亲的肩膀。“琶，屋里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”又喊：“妈，来一下好吗？”走进屋里，他说，这会儿没法跟爷爷讲理。倘若硬把爷爷绑上车，他难得大发脾气。要能把他灌醉，那就好办了。家里只有半瓶已经扔进垃圾堆的药酒。妈把它捡回来，和了两汤匙到浓咖啡里。就着猪肉喝过咖

啡，爷爷就摇摇晃晃，打起呵欠睡着了。都准备完毕了，老眼昏花的奶奶还弄不明白，一大早大家在忙些什么。可是她已经穿好衣雁，兴致很好。露西和温菲尔德都醒了，还睡眼惺忪的。阳光照遍了大地。一家子都停止了活动，站在四处，谁也不愿意打头开始这次远行。临到要走的时候，他们都不由得感到恐惧，象爷爷那样的恐惧。眼看着那小木棚在阳光里显出鲜明的轮廓，眼看着星星几颗几颗地在西边隐去。一家子梦游似的站在那儿，他们的眼睛不是看着某一件东西，而是看看整个黎明，整片大地，整片原野。

只有慕莱不自在地来回走动，最后他走近汤姆，问：“你要越过州界吗？你打算违反你具过的结吗？”这句话把汤姆唤醒了，他高声喊道：“天哪，太阳快出来了，自们走吧。”

爸、约翰叔叔、汤姆和奥尔把爷爷抬上卡车。妈和奶奶坐进驾驶室，其余的人就一齐拥在行李上。

诺亚问：“狗怎么办呢，爸？”

爸尖声打了个唿哨，一只狗跳着跑过来。可是只有一只。诺亚抓住狗，抛上车顶，那儿太高，狗坐在上面直打哆嗦。“还有一只只好甩下了，”爸大声说。“慕莱，你能照看照看，不让它饿死吗？”

“好吧，”慕莱说。

“把那些鸡也拿去吧，”爸说。

奥尔坐上司机座。发动机转了一阵，汽缸发出响声，车后冒起了青烟。

“再见，慕莱，”奥尔喊道。

全家人都喊：“再见，慕莱！”

妈想朝后面望望，堆着的行李挡住了她的视线。行李上的人都朝后面望着。他们看见慕莱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目送她们。接着，山岗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

卡车往西部慢腾腾地开去。

那些搬空的屋子门都开着，随风摇摆。乡下人搬走的当天黄昏，出外觅食的猫儿懒洋洋地回家，在门廊上喵喵地叫：见没人出来，就爬进开着的门，穿过空荡荡的房间，重新回到田野里去，从此成了野猫。夜晚，原来停在门上的蝙蝠飞进屋来，过了几天，它们白天就耽在阴暗的屋角里，收起翅膀倒挂在椽子上，空屋弥漫着它们粪便的臭味。老鼠也搬进来，到处建立储藏野草子的仓库。为了捉老鼠，黄鼠狼也进来了，还有褐色的猫头鹰尖叫着飞进飞出。

一阵小雨过后，台阶前从来不让长草的地方长出了野草。地板缝里也长出野草来了。空屋的墙板容易开裂，裂缝打一个个锈钉子那儿开始，再延伸开会。尘土积在地板上，只有老鼠、黄鼠狼和猫在上面留下一些脚印。

一天夜里，风掀起一块木瓦，把它甩到地下。第二阵风钻进那块木瓦留下的洞里、刮落了三块木瓦，第三阵风吹来，就刮落了十二块。中午的太阳从那个洞里射进屋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片闪亮的光。在刮风的夜里，那些门砰砰作响，窗上的破窗帘随风飘荡。

六六公路是主要的移民路线，是逃荒者的路。为了逃避风沙和日渐缩小的耕地，逃避轰鸣的拖拉机和日渐缩小的土地所有权，逃避沙漠北侵的威胁，逃避风灾和水灾，人们从各条支线，从大车走的上路和崎岖的乡间小道来到六六公路。六六公路是干道，是逃荒的路。

逃荒的人在六六公路上川流不息，有时候是单独的一辆车，有时候是小小的车队。在那些超载的旧车上，司机一路提心吊胆地倾听着车子的种种音响。如果响声或者节奏起了变化，说不定会在路上停个把星期。但愿这老爷车别在到达加利福尼亚以前完蛋。

牢胎磨破了两层。要是不在石头上撞穿的话，也许还能定一百哩。可再走一百哩，只怕内胎又吃不消。得配只车胎才行。可是天哪，旧车胎的要价都很高。他们知道买主要赶路，不能等，就把价钱抬高了。

买不买听便。我做买卖不是闹着好玩。你有多少难处我管不着。我自己还顾不过自己来呢。

离下一个市镇还有多少路？

昨儿我看见四十二辆车载着你们这样的人开过。你们打哪儿来？往哪儿去？

去加利福尼亚，一个大州。

不怎么大。全美国也不怎么大。要容下你和我，容下你那样的人和我这样的人，要容纳得下全国的小偷和老实人，饿肚子的和吃肥了的，还嫌小了点。你干吗不回去呢？

这是个自由的国家。人民有迁移的自由。

这是你这么想！听说过加利福尼亚州界上的巡逻队吗？警察会拦住你们这些倒霉蛋，赶你们回去。他们说，你要是买不起地产，我们就不要你。他们问，有开车执照吗？拿来看看。一把扯掉，说你没有开车执照不准入境。

这是个自由的国家。

好，你试试吧。人都说只要有钱，爱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。

加利福尼亚的工钱挺高，传单上这么说。

胡说！我亲眼看见有人回来了。这车胎你到底要不要？

要是要的，可是，先生，我们剩下的钱不多了。

好啦，我不是慈善家。要就是这个价。

到下一个市镇配去。对付着开吧，车胎再破也得对付着开。

坐在车子后面的丹尼要杯水喝。

只好等一等，这里没有水。

听，听那噓噓的叫声。有个垫圈脱落了。找个地方停下来修一修。可是天哪，吃的东西越来越少，钱也越来越少，等到买不起汽油的时候，那怎么办？

丹尼要杯水喝，这小家伙渴了。

哎呀呀！牢胎外胎全破了。非换不可了。有些汽车在路边停下来，拆修引擎，修补车胎。有些汽车象受伤的野兽，在六六公路上挣扎。

丹尼要杯水喝。可怜的小家伙，他热坏了。他只好等着。要等到下一个服务站才行。“服务”站！说得倒好听。

有二十五万逃荒的人，五万辆旧汽车在这条公路上。沿途有许多给人用

下的破车。那些车上的人怎么样了？他们是不是凭两条腿在走？他们哪来的勇气？哪来的这样了不起的信心？

有个故事，说来你不信。事情倒是真的，而且怪有趣，也挺美妙。有一家子十二口被迫背井离乡。他们没有汽车，用一些破烂拼成一辆拖车，装上行李，把拖车拉到六六公路路边等着。不久就有一辆轿车把他们帝走了。其中五个人坐在轿车里，七个人和一条狗坐在拖车上。三下两下就到了加利福尼亚。帝他们的那位好心人还供给他们吃的，这是真事。可是谁能有这样的勇气，谁能对人类有这么大的信心呢？使人有这种信心的事例太少了。

恐惧驱赶人们奔逃——他们经历着各种奇遇，有的非常悲惨，有的却十分美妙，使人恢复了对人的信心，永远不会绝望。

装载过重的旧哈得逊车吱咯吱咯上了公路，向西开会。奥尔专心致志地把握着方向盘。奶奶在他旁边的座位上迷迷糊糊打瞌睡。妈坐在奶奶身边，望着前方。奥尔叹气说：“载这么重，天晓得怎么开上山去。妈，这几去加利福尼亚，路上有山吗？”

“听说要过几座山，”妈说，“甚至有大山。很大的山。”

“爬山的话，这辆车马上会起火。咱们只好扔掉几件东西了，”奥尔说。接着又问：“妈，你担心吗？去那个新地方，你担心吗？”

“有点儿，”妈沉思他说。“不过也不怎么担心。我在这儿等着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要我做点儿什么，我就尽力去做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咱们到了那儿会怎么样？担不担心事情不象咱们料想的那样顺利？”

“不，”她很诀回答。“头绪太多，没法想。往后有种种可能，不过最后无非是那么回事，要是事先都想过来，实在太多了。你年轻，有奔头，我呢，只有在一旁看着，只能顾到什么时候该让大家再吃点肉骨头。我只能想这些，不能想别的了。要是我想得太多，大伙儿就得着急了，他们就指望我只顾到这一点儿。”

奶奶打了个呵欠，睁开眼睛，四下望望，慌张他说：“我要下去。”奥尔说，前面不远有个林子，一到那儿就让她下去。奶奶哭叫着：“管林子不林子，我得下去，我得下去。”奥尔加快速度，在树林边上煞住车。妈半扶半拉地把奶奶搀进树林，又扶着她蹲下身去。其余的人都下车活动活动。爷爷醒来。汤姆问：“你想下来吗，爷爷？”“不，我不走，”那双老眼里又露出了凶相，“我要象慕莱那样耽在这儿！”然后又心灰意懒，不说话了。

妈扶着奶奶回来了。她让汤姆分些肉骨头给大家吃，爸想喝水，可是找来找去没找着那只盛水的瓶子。温菲尔德也嚷起渴来，引起大家一阵小小的恐慌。奥尔说：“到站头就能弄到水。咱们还得买点汽油。”一家子重新上车，奥尔开动了马达。

公路旁有所小屋，屋前有两个汽油泵，篱笆边上还有个装着皮管的水龙头。奥尔把车开过去。一个胖子从汽油泵后面的椅子上站起身，向他们走来，露出一副凶相。“你们打算买东西吗？买汽油还是什么？”

“加点汽油，老板，”奥尔下车说。

“有钱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你当我们是来向你讨吗？”

胖子脸上那副凶狠的神气消失了。“那就好，老乡。你们尽管用水。”他解释说，过路的人多极了。他们啥也不买。来这儿用了水，把茅房搞得稀脏，临了讨一加仑汽油就赶路。

温菲尔德衔住皮管喝了水，接着又冲头冲脸。汤姆和凯绥也先后冲洗了一会。妈从车栏的横挡中间伸出手来，用洋铁杯接了水给奶奶喝，然后把杯子递给爷爷。爷爷只润了润嘴唇，摇摇头，不想喝了。

奥尔旋开卡车的水箱盖，一股蒸汽直往上冲。车顶上那条受罪的猎狗怯生生地爬到行李边上，望着水汪汪地叫。约翰叔叔爬上去，揪住颈毛把它提下车子。那条狗腿都僵了，摇摇晃晃地走到水龙头底下，去喝那泥浆水。公路上，一辆辆汽车飕飕地飞驰而过。

康尼和罗撒香站在皮管旁边。康尼洗干净洋铁杯，先用手指试了试水的温度，盛满水递给罗撒香说：“这水不凉，还好喝。”罗撒香望着康尼，笑了笑。她自从怀了孕，一举一动都有点几神秘的意味。对罗撒香的怀孕，康尼充满了惊奇的感觉，每逢罗撒香俏皮地微笑，他也就俏皮地微笑起来。他们俩咬着耳朵说知心话，世界紧紧地围绕着他们，他们俩成了世界的中心，或者不如说，罗撒香成了世界的中心，康尼在她的周围转着圈子。

那条狗喝够水，垂着耳朵低头走开。它一路嗅着走到公路边，抬头住对面看了一眼，朝对面窜去。罗撒香惊叫一声，一辆大汽车飞快开来，轮胎叽地一响，那条狗躲也来不及了，一声尖叫，车轮拦腰碾了过去。

罗撒香睁大双眼，哀求地问：“你看会不会吓出毛病来？会不会吓出毛病来？”康尼用一条胳膊搂住她，说：“快坐下，不要紧。”

“可是我觉得吓坏了。我喊的时候，肚子里好象动了一下。”

汤姆和约翰叔叔走到血肉模糊的死狗身旁，汤姆拉着一条狗腿，把它拖到路边。约翰叔叔内疚他说：“我该把它拴起来的。”爸低下头朝死狗望了一会，就转过脸说：“咱们离开这儿吧。反正不知道怎么养活它，压死了也好。”胖子说：“你们别为这事难过。我来照料这条死狗，把它埋在玉米地里。”

罗撒香坐在卡车的踏板上：还在哆嗦。妈走到她眼前问，“你觉得不好过吗？”“我吃了一惊，你看会不会出毛病？”“不会。要是你老难受，拼命往坏处想，那也许会出毛病，把肚子里的宝贝暂且忘掉一会儿，它会照顾自己的。”

汤姆说：“咱们走吧，还得赶许多路呢。”

后来这段路，奥尔上了车顶，由汤姆开车。车子穿过俄克拉何马市区，不多一会就上了六六公路。汤姆对妈说：“往前去咱们就一直在这条公路上走了。”妈说：“最好在天黑以前找个地方停车。我得把猪肉煮一煮，再做点面包。”汤姆同意说：“行。反正不是一下子就到得了的，不妨早点儿休息。”

太阳渐渐沉落。妈猛地抬头说：“汤姆，你爸跟我说起过你越过州界的问题——”

汤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答活：“有啥问题呢，妈？”

“我担心这一来你好象成了逃犯，说不定要抓你。”

“别担心。我想过了。要是我在西部出了什么事给抓起来，那么他们就会把我的照片和手印调来，把我押解回去。要是我不犯法，他们也就不会管我了。”

“我哪能不担心。有时候一个人说是犯了法，他自己还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。只伯加利福尼亚有些罪名，咱们压根儿没听说过。说不定你做的并没有错，在加利福尼亚却是犯法的。”

“就算我不是具结释放的，事情不也是一样。无非我要是给抓起来，罪名比别人重一些罢了。你先别愁，可愁的事已经够多了。”

“我只伯你越过州界就算犯罪。”

“那总比留在乡下俄死的好。咱们还是找个地方停车吧。”

一辆旧旅行车停在田野上，车旁支着个帐篷，帐篷顶上的烟筒里冒着烟。一个中年男人揭开了旅行车的车盖，在那里检查马达。汤姆把卡车开过去，从车窗里探身出去问：“有没有禁止在这儿停车过夜的规定？”

那中年男人回答说：“不知道。车子开不动了，我们只好停在这儿的。”

“这儿有水吗？”

那人指着前面不远一个服务沾的小屋。“那儿有水，肯给你用一桶。”

“咱们能把车子停在上块儿吗？”

“这不是我们的地方。”

“你们已经停支这儿了。你有权说是不是愿意要我们做邻居。”

那张显得有些为难的瘦脸露出了笑容：“当然愿意。下公路来吧。绥莉，有几个人要来跟咱们搭伴。你出来打个招呼吧。”他向帐篷里喊道，又补了句：“绥莉不大舒服。”

帐篷的门帘撩开，走出一个惟悴的妇人来，轻柔他说：“欢迎他们来吧。非常欢迎。”

汤姆把车子开进田野，和那辆淀行车并排停下。车上的人立刻下来。妈解下水桶，让露西和温菲尔德去服务站抬水。

爸和那瘦子攀谈说：“你们不是俄克拉何马人吧？”“我们是迦仑那人。我叫威尔逊，艾威·威尔逊。”“我们姓约德。从萨利凇附近来的。”

诺亚、约翰叔叔和牧师扶爷爷下车，让他坐在地上。爷爷有气无力地坐下，直愣愣地瞪着眼睛。“你病了吗，爷爷？”诺亚问。“不错，病了。都快死了。”

绥莉·威尔逊走到爷爷身边。“上帐篷里去吧，你可以躺在我们床垫上歇歇。”爷爷被那温和的声音吸引了，抬起头来看看；忽然下巴颤抖，瘪嘴闭得紧紧的，呜呜地哭起来了。妈连忙过去，用宽阔的背背起爷爷送进帐篷。约翰叔叔说：“这病不轻，我一辈子没见过他哭过。”他跳上卡车，搬下一条床垫来。

妈从帐篷里出来，走到凯绥眼前，说：“你过去常接近病人。爷爷病了，你去看看好吗？”凯绥急忙走进帐篷。爷爷仰面躺在一条双人床垫上，两颊通红，喘着气。绥莉·威尔逊跪在一旁。帐篷里还有只铁皮炉，一桶水，一箱粮食和一只当桌子用的木箱，此外啥也没有了。凯绥捏住老人皮包骨头的手腕，问：“觉得累吗，爷爷？”老人的那双通红的眼睛寻着声音传过来，并没看见他，颤抖的嘴唇仿佛要说话，可是没说出声来。

绥莉轻轻对凯绥说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病？”

“你是说——他可能是中风？”凯绥问。

“也许是，这种病我见过三回。”

妈撩开帐门向里张望：“奶奶要进来，行吗？”

“别让她进来，她会着急的。”凯绥说。

“你看爷爷不要紧吧？”

凯绥缓慢地掇摇头。

妈看青老人那张痛苦的充血的脸，退出去对奶奶说：“他好了，奶奶。他只是要歇会儿。”

奶奶沉着脸说：“我要看看他。他是个老滑头，从不说真话。”她钻进帐篷，站在床垫边上弯腰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爷爷的眼睛又朝她的声音转过来，嘴唇抽动着。奶奶说：“他生气呢。我早说他很滑头。今儿早上他想溜，不肯来。这会儿又发脾气。过去他不理人家的时候就这个样。”凯绥轻声对奶奶说：“不是发脾气，他病了，病得很重。”奶奶迟疑了一会，忙说：“那你干吗不做祷告？”你不是牧师吗？”凯绥说：“我跟你说过，我已经不是

牧师了。”

爷爷手脚乱动，仿佛在挣扎。忽然，他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刺耳地一声叫，就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停止了呼吸。他的脸渐渐变成紫黑色。绥莉推推凯绥的肩膀，悄悄说：“舌头，他的舌头。”凯绥点点头。“你挡住奶奶。”他扳开爷爷紧闭的牙床，伸手去掏舌头。他把舌头一拽，喉咙里就发出呼噜呼噜的呼吸声。凯绥在地上找到根小棍，用小棍按住那舌头，不匀的呼吸声呼噜呼噜地延续着。

奶奶跟小鸡似的跳来跳去。大声嚷道：“祷告吧，求求你。我求你做祷告，你这家伙！”

凯绥抬头朝她望了一会。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的圣名——”

“好，好！”奶奶喊。爷爷张开的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喘息，然后又叫了一声，就断气了。

“接着祷告呀，”奶奶说。

“亚门。”凯绥说。

奶奶不做声了。帐篷外所有嘈杂的声音也都停了下来。绥莉扶着奶奶的臂膀，把她牵到外面。奶奶庄严地移动脚步，把头抬得高高的。她代表全家这么走，代表全家这么昂着头。帐篷里寂静无声，凯绥终于撩开帐门，踱了出来。

爸低声问：“什么病？”

“中风，”凯绥说。“急性中风。”

现在爸是一家之长了。他向威尔逊夫妇表示了谢意。然后说：“咱们想想该怎么办，接法律得去报丧，他们要收四十元，安葬费，不然就把他当叫花子处理。咱们只有一百五十块钱，给他们拿走四十块去葬爷爷，咱们就到不了加利福尼亚了——”

男人们焦躁不安地望着眼前那片逐渐暗下去的地面。

爸柔声他说：“爷爷亲手埋了他的爸，搞得很体面。那时候，一个人有权让亲生的儿子埋葬他，做儿子的也有权埋他的父亲。”

“法律如今不同了。”约翰叔叔说。

“有时候只好不管法律，”爸说。“我是说，我有权埋葬我的父亲。谁有话说吗？”

凯绥说：“不得不做的事，你有权去做。”

爸问约翰叔叔：“你也有权呀。你反对吗？”

“不，不反对。只是这好象把他偷偷藏了起来。爷爷做事向来是光明正大的。”

爸不好意思他说：“我们没法照爷爷那么做了。我们得趁钱没花光前赶到加利福尼亚。”

汤姆插嘴说：“政府对死人比活人关心，要是有人挖出了尸体，他们会大惊小怪当作谋杀案，调查他是谁，怎么死的。我主张写张纸条放在瓶里，跟爷爷埋在一起。讲明他是谁，怎么死的，为什么葬在这儿。”

爸认为汤姆的办法很好，爷爷知道跟自己的名字埋在一起，也不会过于觉得凄凉。

妈问爸要了两枚半元的银币，端了盆水进帐篷去给爷爷装殓。帐篷里几乎全黑了，绥莉进来点上支蜡烛，又出去跟罗撒香一起做晚饭。妈低头看了一会死去的老人，满怀怜恤地从自己的围裙上撕下一条布，把爷爷的下巴捆

起来，把他的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又给他摸平眼皮，每只眼睛放上一枚银币。

绥莉探进头来问：“要我帮忙吗？”妈说：“请进来，我正想我你。我想给爷爷全身抹一抹，可是没有衣裳好换了。再说，你的被子也弄脏了。就用你的被子把爷爷裹起来吧。我们另赔给你一条。”绥莉说：“哪儿的话，我们很乐意帮忙。我心里好久没有觉得这样踏实了。谁都该帮助别人。”

妈仔细包裹好爷爷，扯起一个被角，蒙住爷爷的头。绥莉递给她六七很大别针，说：“老太太倒还想得开。”妈用别针把被子别牢，说：“她年纪太大了，只怕还不太清楚出了什么事。再说，我们这些人忍耐惯了。爷爷这样落葬也不坏了，有牧师看着他进坟墓，亲人也都在身边。”她站起来，忽然身子一晃，绥莉连忙把她扶住。妈不好意思他说：“没啥，困了，你知道，前一阵收拾动身就忙得够呛。”

她们俩走出帐篷。罗撒香在篝火旁烧开水，见妈出来，上前问道：“妈，我问你——”妈说：“又受惊了？唉，你想一点不愁，太平平渡过九个月，那是办不到的。”“这会不会影响孩子？”“有句老话，‘愁里生下来的孩子日后有福气’。是吗，威尔逊太太？”“我还听说过另一句话：‘生出的时候太快活，长大了爱发愁’。”绥莉说。

男人们轮流在刨坑。刨到齐肩深的时候，爸让汤姆去写那纸条，其余的人继续往下刨。绥莉借给汤姆半截铅笔，还拿来本《圣经》，说：“这书前头有张白纸，你写在那上头，撕下来就是了。”汤姆在书后的扉页上写了些老大的字，写好了念给妈听：“这人叫威廉·詹姆士·约德，他的家人没钱交丧葬费，把他葬在这儿，他不是给杀害的，是中风死的。”妈觉得写得不坏，让添上几句《圣经》里的话，增加点宗教意味。找来找去，选了这么一句：“过失被饶恕的人，罪恶被遍掇的人，有福了。”妈洗干净一只水果瓶，把纸条装进瓶里，把瓶子塞进裹着爷爷的那个被子包里。

奶奶好象睡着了，其余的人都站在墓穴边。爸对凯绥说：“你肯不肯讲几句？我们乡里安葬死人，从来不兴不做祷告。”凯绥不愿意冒充牧师骗人，可是很想给这一家子帮个忙，答应说：“我来说几句吧。”他低下头，大伙儿跟着都低下头来。凯绥庄严他说：“这位老人度过一生，死了。如今，他的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我们却有上千条路，还不知道该走哪条。做祷告的话，我应当给那些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的人做祷告。爷爷走上了平坦的大道。给他盖上土，让他去干他的事吧。”凯绥抬起头来。爸说了声：“亚门。”其余的人都轻轻说了声：“亚门。”于是一个接一个在墓穴里撒上。露西和温菲尔德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。露西严肃他说：“爷爷躺在那下面了。”温菲尔德惊恐地看看露西，然后到篝火边，坐在地上，暗自哭起来。

两家人围着篝火一起坐下来吃晚饭。奶奶躺在离火远一点的床垫上哇哇地哭了。妈说：“这会儿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罗撒香，乖，躺在奶奶身边去陪陪她吧。”罗撒香去了。诺亚说：“真怪。爷爷死了，我并不比先前更难受。”凯绥说：“爷爷和老家是一回事。他不是刚才死的。你们带他离开老家那时候，他就死了。他想着家乡的土地；离不开那儿。”

威尔逊说，他们也不得不把哥哥甩在老家。他哥哥本来也买了辆汽车打算走的，可是他和威尔逊一样不会开车，临时找了个小伙子教他开。一天下午，他去试车，到了大路转弯的地方，他“哎哟”一声喊，猛一退，车子撞

进了篱笆：又“哎哟”一声喊，打开油门，车子翻进沟里再也开不动了，他气得发疯，简直没了主意，却又不肯跟威尔逊走。威尔逊只有八十五块钱盘缠，不能耽在那儿等，只好顾自动身。动身没走一百哩，车后面的一个齿轮就坏了，花三十块钱配了一个，后来又得配条车胎，后来火花塞又炸裂了，绥莉又病倒了，不得不停下来十天。这样走走停停，已经走了三星期了。

奥尔问了问车子的情形，自告奋勇，愿意帮威尔逊修车。威尔逊感激不尽，说：“不会修车，真觉得自己就象小孩那样不中用。等到了加利福尼亚，我一定要买辆好车，也许就不会抛错了。”爸说：“难就难在怎么到得了那里。”

这时候，奥尔跟汤姆同时想到个主意。奥尔对汤姆说：“你跟大家说吧。”汤姆说：“我们的车子装得过重了，威尔逊夫妇的还不太重。我们分几个人坐在他们的车上，把他们轻便的行李分些到卡车上，我们的车就能爬山了。对汽车，我和奥尔都内行，保管能叫那辆旧旅行车走好。咱们一路在一起开，大家都好。”

威尔逊夫妇高兴极了，却又担心自己只剩三十块钱，会不会拖累了约德一家。妈说：“不会拖累我们的。咱们互相帮忙，就都能到达加利福尼亚。”绥莉说：“要是半路上我又病倒了，你们就赶你们的路，我们可不能拖累你们。”妈说：“我们会照顾你的。你不是说过，不能眼看着别人有困难不帮忙吗？”

商量定当，两家人各自去睡觉。妈说：“爷爷——他好象死了有一年了。”

## 十四

变动才开始，西部各州紧张起来了。

一个人、一家人从土地上给赶走了，一辆破旧的汽车在公路上叽叽嘎嘎向西部开去，我失去了我的土地。我孤独，我彷徨。晚上，一家人在干涸的水沟里支起帐篷住下来，另一家人也把车子停在这里。俩个男人蹲在地下交谈，女人和孩子们静静地听着。你们这些讨厌变化，害怕革命的人呀，把这两个蹲着的男人拆开，叫他们互相憎恨，互相害伯，互相猜忌吧。因为这就是结合的开端，就育你们所害怕的事情的胚胎，“我失去了我的土地”在这里起了变化，产生了你们憎恨的事——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土地”。危险就在这里，两个男人就不象一个那么孤单那么迷惘了。从这最初的“我们”产生了更危险的事：“我们有点吃的”加“我一点也没有”，要是这个算术公式的答案是“自们有点吃的”，那么情况就有了发展，运动就有了方向，只要再稍微乘上几倍，这土地这拖拉机就会是咱们的了。两个男人蹲在于涸的水沟里，一堆小小的火，一只锅里煮着吃的，女人们一声不响瞪着眼睛发呆，孩子们用心听着他们听不懂的话。夜深了。婴儿伤风了。这儿有条羊毛毯，是我母亲的，拿去吧，拿去给孩子盖上。这都是会爆炸的东西。这是开端——从“我”到“我们”。

你们这些霸占大家都该有的东西的人要是能懂这个道理，你们就可以保住自己，你们要是能把因果分清，能明自潘恩、马克思、哲弗逊和列宁都是后果，而不是原因，你们就可以继续生存。但是你们没法明白。因为“占有”这一特住把你们永远冻结为“我”，把你们永远和“我们”隔开了。

变动才开始，西部各州紧张起来了。大业主们遇到了日益增长的劳工团结和其他种种问题。

## 十五

六六公路旁有家卖牛排的小吃店，老板叫奥尔，老板娘叫梅伊，他们接待各式各样的顾客，其中开运货卡车的司机是真正的主顾。

一辆运货大卡车开来，有司机和助手。停下来喝杯咖啡好吗？这小吃店我挺熟。

铁纱门砰地一声响。你好，梅伊！

这不是大老鼠毕尔吗？这位朋友是谁？他这是跑头一趟吧？吃点什么？

来杯咖啡。你们今儿卖什么馅饼？

香蕉奶油馅，菠萝奶油馅，还有苹果馅。

要苹果馅的。等等，那又大又厚的是什么饼？

香蕉奶油的。

给我切一块吧，来一大块。

卡车司机才是真正的主顾。他们每人会留下两毛五分钱。一毛五是饼子咖啡钱，一毛是给梅伊的小费。

两位顾客并排坐在凳子上。毕尔吹着咖啡，说：“你该到六六公路上去看看。从没见过这么多车。全往西开。”

他同伴说：“今儿早上我们看见回车祸。一辆讲究的轿车撞上一辆卡车。开轿车那家伙象喝醉了，开足九十哩，超过了我们，恰巧对面来一辆车，他往旁边一闪，就撞上了卡车，水箱撞得翘了起来，驾驶盘套在他身上。那卡车装满了炉子、锅子跟床垫，还有小孩跟鸡。被窝、小鸡和孩子们撞得满天飞，撞死了一个孩子。开卡车那老头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瞪起眼睛望着死去的孩子，问他什么都不答腔，跟哑巴似的。天哪，这条路上到处是那些往西部搬的人家。我真不懂，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。”

梅伊说：“也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去。有时候上这儿买点汽油，却难得买别的什么。人家说他们会偷东西，我们倒没给偷过。”

毕尔望望窗外。“最好把你们的東西看好。这会儿就有几个那样的人来找你们。”

一辆二十年代的旧轿车停下来。车子后座上一个个口袋几乎堆到车顶，口袋上面坐着两个男孩。车上走下个黑头发尖面孔的男人，两个男孩也从那堆东西顶上溜下地来。

梅伊走出柜台，站到门口。

恳求用过水之后，那男人站在铁纱门眼前，问，“能帮忙卖个面包给我们吗，小姐？”

“这儿不是杂货铺，我们买来的面包要做三明治用。要是卖面包，自己就别做生意了。”

“我们饿了。听说前面好远都买不到面包。”

“那干吗不买三明治呢？我们有很好的吃的三明治，夹碎牛排的。”

“怎么不想买那个。我们钱不多了，买不起。花一毛钱，得填饱全家的肚子。”

奥尔不耐烦地碱道：“梅伊，积积德，把面包卖给他吧。”

梅伊耸耸肩膀，表示碰到这种事儿真是无可奈何。她拉开铁纱门，那男人带着一股汗臭进来。两个孩子缩手缩脚跟进来，他们立刻走到放糖果的玻璃柜眼前，眼睁睁地望着里面。他们并不存什么奢望，只不过看到居然还有

这么讲究的东西，有点纳闷罢了。

梅伊拿出个蜡纸包的长面包来。“我们只有这种一毛五一个的面包。”

“能不能帮帮忙，给我切一毛钱的？”

奥尔祖声说：“见鬼，梅伊。你把这个面包给他们吧。”

男人望着奥尔。“不，我们要买一毛钱的，先生。我们要去加利福尼亚，钱紧得很，不得不精打细算。”

梅伊说：“就算一毛钱卖给你吧。”

“那可叫你们吃亏了。”男人掏出钱包，伸个食指进去摸到个一毛的镍币。把这一毛钱挖出来的时候，带出一分钱来。

他正打算把一分钱放回钱包，看见两个孩子眼睁睁地盯着糖果。于是指着又大又长的带条纹的薄荷糖问：“那种糖是一分钱一块的吗，小姐？”

梅伊朝玻璃柜里望了一眼。“哪一种？”

“喏，带条纹的那种。”

两个孩子半张着嘴，停住呼吸，抬起眼睛望着梅伊的脸。

“哦。呃——，不，那是一分钱两块。”

“好，那我就买两块。”

两个孩子把憋住的气轻轻吐了出来。梅伊拿出两大块糖。“拿着吧，”那男人说。孩子怯生生地伸过手去，各人享了一块。他们拿了糖，看也不看。却互相望着，好象难为情似的，嘴角上挂着一丝不自然的微笑。

男人拿起面包，出门去了。两个小孩爬到那堆行李顶上，看不见了。那辆老爷车发出一阵吼声，继续往西去了。

毕尔对梅伊说：“那不是一分钱顶块的糖，那是五分钱一块的糖呀！”

“这跟你什么相干？”梅伊说。

另一个司机说：“我们该走了。”他们往口袋里掏钱。毕尔把钱放在柜台上。另一个看了一眼，也把钱放在柜台上。“再见！”

“等等，还没找钱哪！”

“算了吧！”铁纱门砰地一声响。

“奥尔，你瞧！”梅伊轻声喊道。

柜台上放着两个半元的银币。

约德和威尔逊两家结伴，慢慢地向西行进。他们渐渐习惯了一种新的生活；公路成了他们的家，移动就是这种流浪生活的表现方式。

奥尔开着那辆旧旅行车，妈坐在他旁边，罗撒香又坐在妈旁边。

“妈，到了那儿，你们打算住在乡下，摘水果过日子，是吗？”罗撒香说。

妈笑了：“咱们还没到呢，还不知道那儿怎么样，得走着瞧。”

“我和康尼不愿意再住在乡下了。”

妈露出几分愁容。“你们不打算跟我们一家住在一起吗？”

“我们全谈过了，妈。我们要住在城里，康尼到店里或者厂里找个工作。他还打算上函授学校，自修无线电。等他学会了本事，说不定自己能开个铺子。我们就可以时常看看电影。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康尼说可以请大夫来接生，说不定可以到医院里去生。我们还要买辆汽车，小小的汽车。还要买个电熨斗。把娃娃打扮得一身新。康尼自修的时候，日子也许不太容易过，不过等孩子生下来，他总该自修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安个家。不一定太讲究，对孩子合适就行。我甚至想，说不定咱们都能住在城里，康尼开了店，奥尔也许可以帮他做伙计。”

妈出神地听着，说：“我不愿意你离开我们。一家子拆散了不好。”

奥尔哼了一声，“我给他帮忙？叫康尼给我帮忙怎么样？他以为只有他这个混帐东西才会自修吗？”

妈忽然明白，这不过是一场好梦。引擎微微发出轧啦轧啦的声音。奥尔有些紧张，他开快车，那声音更大。他开慢点听听，再开快点听听，轧啦轧啦的声音变成了金属相碰的巨响。奥尔按按喇叭，把车子开到路边。前面汤姆开的卡车也慢慢倒回来。

他们俩断定是连动杆出了毛病，要配一根才行。可是配这玩意儿得退回昨天歇息的地方去，明天又是星期，啥也买不到。要是星期一能配到，修好也得星期二了。爸担心耽搁日子多了，半路把钱用光。汤姆出了个主意：别人都乘上卡车走，他和凯绥留下，旅行车走起来要比卡车快一倍，等旅行车修好，他们俩就日夜兼程赶上去。

爸说：“我觉得汤姆的主意不错。咱们全搁在这儿没啥好处。天黑以前我们述可以赶五十哩或者一百哩路。”妈担忧地问汤姆：“你怎么找得到我们呢？”

“咱们都走这条路，一直是这条六六公路。”

“要是我们先到加利福尼亚，转上了岔路呢？”

“别发愁，我们能找到你们的，加利福尼亚又不是整个世界。”

“从地图上看，可大得不得了呢。”

爸征求大家的意见。约翰和威尔逊全都赞成。凯绥也同意留下来做汤姆的帮手。爸说：“既然决定这么办，我们快走吧。”

妈走到他面前，说：“我不定！”

妈这反抗叫爸大吃一惊，“你不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非走不可，你得照料这一家子。”

妈到旅行车旁边，从后座车底里摸出柄旋螺丝用的铁扳手，在手上掂掂说：“我不走。”

“我一定要你走，我们打定主意了。”

“除非打我一顿，可你未必有这个胆量。你要是动手打，我就跟你拚命，我敢赌咒，非把你打得四脚朝天不可。”“真泼，从没见过她这么撒泼！”

爸无可奈何地望望大家。大家瞪起眼睛望着爸，看他会不会捏起拳头来。爸的怒气并没发作，双手无力地垂在身边。

不一会，大家知道妈胜利了。妈心里也明白。

汤姆说：“妈，你怎么啦？这样干吗呢？”

“你仔细想想，你出的什么主意。”妈挥动着铁扳手。“我们还剩点啥？除了这几个人，啥也没有了。一出来，爷爷就甩下了我们。这会儿你又要拆散这一家。说是能赶上我们！要是我们停在半路，你不留神开过去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要是走得很顺当，不知道该在哪儿给你留个信，你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打听我们，咱们一路很辛苦。奶奶病了，在车上喘气。咱们还有一长段辛苦的路程呢。”

约翰叔叔说：“我们先到那儿，可以挣些钱呀。等后面的人到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攒下一些钱了。”

“挣钱也是枉然。能保住一家子不拆散就行。跟牛群一样，狼来了，就得紧紧地聚在一起。只要咱们在一起，都活着，我就不怕。现在威尔逊夫妇和我们在一起，牧师也和我们在一起。如果他们要走，我没话说。要是把咱们一家子拆散，我准得气疯了。”

汤姆说：“妈，我们不能都歇在这儿。这儿没水，连个阴凉的地方也难找。奶奶该歇在阴凉的地方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先走。一见有水有阴凉的地方就歇下来。卡车开回来带你去配另件。”

汤姆两手一摊，无可奈何他说：“你胜利了，妈。把那铁扳手放下吧，别伤了人。”

妈看看手里的铁家伙，惊讶得发抖，随即扔在地下。汤姆抬起扳手，关照奥尔把大家的住处安顿好了，马上回头。今晚是星期六；也许还来得及赶到市镇上去配另件。

卡车一走，汤姆就动手拆旅行车上的连动杆，凯绥给他当下手。汤姆问凯绥，怎么这两天一天说不上十句话。凯绥说他苦闷得很。他一直注意公路上的汽车，看到上百上千象他们一样的人家全往西去，就象战争时期逃难，全国都在搬家。这许多人到了那里，要是都找不到工作，可怎么办？汤姆说：“管它呢，我只是一步一步走就是了。在监狱里四年，我天天走进牢房，走出牢房，走去吃饭，又走回来。啥也不能想，不然你就受不了。我只当出了监狱，情形总该变了，可现在还是啥也不能想。”

汤姆终于找到了毛病，有个轴承坏了，他对凯绥说：“原先不知道它要坏，也就毫不担心。现在它坏了，我们得修理，别的全顾不上想了。我不愁，也设法愁。你看见了吗，这小小的铁片跟衬圈？我心里只想着这玩意儿，比啥都重要。”凯绥说：“许多人于着各种事，蓝象你说的，他们只管一步一步走，根本不想走到哪儿去。可要是留神听，你会听到点儿动静，有种悄悄的切切嚓嚓的响声，带着烦躁不安的味道。有些事正在进行，只是干这些事的人自己不知道罢了。这些人往西迁移，甩下他们的田庄，都会引起后果，反正会使全国都改变面貌。”

奥尔开着卡车回来，妈叫他带来了面包和肉，还有一瓶水。汤姆让凯绥

留下看旅行车，自己上卡车赶去配连动杆。路上奥尔告诉汤姆说：他把大家安顿在一个有自来水的阴凉地方。在那儿歇一夜得付半块钱。爸觉得光在树底下支个帐篷就要半块钱，实在没道理。叽哩咕噜地骂，说他们在后连空气也要一桶桶卖钱了。妈却说为了奶奶的病，非歇下不可了。汤姆问，奶奶犯了什么病？奥尔说，好象疯了，跟谁都不说话，老是自言自语，大叫大嚷，象在限爷爷发脾气。奥尔还告诉汤姆，爸不知道这边究竟得花多少钱，让他给汤姆带未二十元。

汤姆说：“我这回出来真算赶上了。原以为到了家可以自在一下，现在却没有那个工夫。”奥尔说：“差点忘了。妈关照你别喝酒，别跟人拌嘴打架。她怕你又给抓回去。”汤姆说：“她操心的事太多。我不给她添麻烦就已经够她受的了。”“妈疼你疼得要命。你关进去以后，老一个人偷偷地哭，把眼泪往肚里咽。”“咱们谈些别的好吗，奥尔？”奥尔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不过随便说给你听听。”汤姆说：“我知道，奥尔。也许我在监狱里耽久了，有点儿神经过敏。牢房是个慢慢把人逼疯的地方。你看见别人发疯，听见别人发疯，不久就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也疯了。有时候半夜有人惊叫起来，你会以为是自己在叫，有时候果真是自己在叫。”

卡车开到个旧车场。老板不在，那个伙计让汤姆他们自己找合适的连动杆。他们俩从一辆破车上拆了一根，只花了一块钱。回到凯绥守候的地方，天已经黑尽了。装上了连动杆，汤姆驾着旅行车，奥尔驾着卡车，开到大家歇宿的地方。爸说：“我还当你们要过一星期才回得来呢。”汤姆说：“我们运气好，天没黑就配到了零件。明儿一早就可以上路了。”

停车处有所高踞在山坡上的小木屋。门廊上挂着盏嘶嘶作响的汽油灯，一群投宿的男人聚在汽油灯下。店主坐在门廊下的一把椅子上，问汤姆说：“在这儿过夜吗？出五毛钱，有地方睡，有水用，有柴烧。谁也不会来打扰你们。”汤姆说：“见鬼。我们睡路边，分文不花。”“只怕警察长来查夜，要请你们吃苦头。本州有条取缔流浪汉的法律，禁止在野外过夜。”“给你半块钱，我就不是流浪汉了？”“是呀。”“警察长是你的小勇子吧！”“住口，还没轮到你们这班叫化子来教训我们本地人的时候。”“我们没问你讨什么，啥时候成了叫化子啦？哼，赚我们的钱，你休想！”

汽油灯下的男人们脸色都沉了下来。

爸大声喝道：“住嘴，汤姆！”

“好，我住嘴。”

老板看看因成圈子的男人们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汤姆沉默了许久，缓和他道：“我不想吵架，只是评评理。不过，这也没啥好处。”店主以为自己已经胜利，他问：“你有没有半块钱？”汤姆说：“钱倒有。可不愿意花在睡觉上。”“大家都得混口饭吃。”“不错。不过不要叫别人吃不成饭才好。”

爸说：“你听我说，老板。他是我家的，我们付过钱了。他不能跟我们一起过夜吗？”店主说：“半块钱一辆车。”“他没车，车停在路上。”“大家把车停在外边，进来用我这地方，一毛不拔，那可不行。”汤姆对爸说：“我跟凯绥把车开过去，明儿早上跟你们会齐。约翰叔叔跟我们走，奥尔留在这儿，”他看看店主，“你该没话说了吧？”店主马上作出小小的让步。“只要过夜的人数跟付钱时候的人数相等就行。”

爸对众人说：“一家人分两下住，真不是滋味。我们原来有家，叫拖拉机赶出来以前，有田有地。”一个年轻的瘦子问：“是佃农吗？”“是呀，

那地原先是我们自己的。”“跟我们一样。”爸说：“到了西部，总能找到活儿干，也许还能弄到块水浇田。”

门廊边站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，他听爹这么说，掉过头来问：“你家准有不少钱吧？”爸说：“钱可没有，我们干活的人多，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。那边能挣到很高的工钱，等攒下钱来，我们就有办法了。”那人忍不住大笑起来，直笑得咳出了眼泪。“你到那边去——我的天！”他说，“去挣很高的工钱——哎呀，去摘橘子，还是摘葡萄？”汤姆气恼他说：“这有什么可笑的？”那人慢慢他说：“我呀——我已经去过了。”

大家的脸刷地转过去，一齐朝向他。

“我是回乡挨饿来的，”那人说，“我宁可在老家饿死。”爸愤怒他说：“你胡说什么？传单上都说那边要人。”那人说：“传单没错，他们的确要人。可你不知道他们怎么要法。”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问你，你看到的那张传单上说他们要多少人？”“八百，还只是个小地方。”“什么意思？那家伙要招八百人，印了五千张传单，说不定有两万人看到了。为了这张传单，说不定有两三千人搬了家。”“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没见到印传单那家伙，你没法明白。你跟许多人家在一起支起帐篷住在水沟边。他会到帐篷里来看青，见你们没有吃的了，就问：‘要做工吗？’你说：‘当然，先生。求你给找个活儿。’他说：‘我可以用人。’告诉你啥时候到哪儿去，说完他又去招呼别人。他其实只要两百人，跟五百人都这么说了，这五百人又转告了一些人，等你去，那儿就有一千人了。那家伙说：‘我给你们每个钟头而毛钱。’这一来，说不定走掉一半，还留下五百个饿得要命的人，只要能挣到面包就肯干。这一下你明白了吧？他招去的人愈多，这些人愈饿得厉害，他付的钱就愈少。要是招到有孩子的人，他更称心了。——唉，我扫了你们的兴，给你们说这些丧气话。”

门廊下寂然无声，汽油灯嘶嘶地叫，许多蛾子在汽灯周围飞扑。那人神色紧张地往下说：“告诉你们遇到那招工的家伙该怎么办。先问他出多少工钱，叫他把数目写下来。不这样你们就要上当。”

老板仔细打量着那个人，冷冰冰他说：“你敢说你不是捣乱分子？不是骗人的坏蛋？”那人说：“对天赌咒，我不是！”老板接着说：“那种人多得很。到处兴风作浪，搞得大家六神不安。总有一天要把那些捣乱分子全抓起来，把他们驱逐出境。大家都得做工，不做工活该倒霉。不能由他们捣乱。”

那衣衫褴褛的人振振精神。“我说的老实话。这是我熬了一年才弄明白的。死了两个孩子，死了我的老婆，我才明白了。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说这些买情。两个小把戏躺在帐篷里，象小狗似的扛哆嗦，呜呜地叫，肚子胀得象猪尿泡那样，身上只剩了皮包骨头，可是我还得到处乱窜，找活儿干。我不指望挣工钱，只求一杯面粉，一调羹奶油。后来，验尸官来了，他说：‘这两个孩子是害心脏病死的。’就这样写上他那登记表。”

大伙儿沉默不语，微微张开嘴，轻轻地呼吸，两眼出神地望看。那衣衫褴褛的人看了大伙儿一遍，转身向黑地里走去。走了很久，还能听见他一步一拖地沿着公路愈去愈远。男人们心里都很不自在。有一个说：“不早了，该去睡了。”老板说：“是个流浪汉，如今这条路上，流浪汉多得要命。”他也沉默下来。

汤姆说：“我去看看妈，回头再把车开走。”爸说：“要是那家伙说的是真话呢？”枚师说：“他说的是真话。是他亲身的经历，并不是捣乱。”

汤姆问：“我们怎么办？也会这样下场吗？”凯绥说：“不知道。”爸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他们走近帐篷，妈迎了出来。她说：“都睡了。奶奶好不容易也睡着了。”爸轻轻咳了一声：“刚才有人说——”汤姆使劲拉拉爸的胳膊，说：“他那些话毫无意思。妈，车修好了，我们开出一段路，停在右手边，明儿可要留神找我们呀。”然后跟凯绥和约翰叔叔一起离开帐篷。

走过老板身边，汤姆对老板说：“你那汽油，灯油快点完了。”“唔，今晚反正该收摊了。”“不会有半块钱打路上滚来了吧？”“别来惹我！我认得你，你也是那种捣乱分子。”“不错，我是布尔什维克。”“到处是你们这些家伙，实在太多了。”

他们出了门廊，钻进旧旅行车。汤姆不由得哈哈大笑，拾起一块泥巴对汽油灯扔去。他们听见泥块打中了木屋，看见店主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向黑暗里张望。

## 十七

流民的汽车象硬壳虫似的在这条横贯全国的公路上往西爬去。到天黑，又象硬壳虫似的聚集在有水和能避风雨的地方。只要有一家靠有水的地方支起了帐篷，另一家为了用水，为了结伴，也就在那儿支起帐篷来，第三家因为有前两家的开辟，也觉得那儿很中意。到太阳西下，那儿就有二十来户人家——二十几辆车了。

晚上，出现了奇怪的情形：二十来家变成了一家。孩子们成了大家的孩子，丢了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损失，西部的好光景成了大家共同的美梦。一个生病的孩子，会在二十家百来个人的心头投下绝望的阴影：如果育人在帐篷里生产，会使百来个人悄悄担一夜心，第二天早晨，又使这百来个人满心欢喜，会在一无所有的家里发现一件送给新生婴儿的礼物。晚上在篝火边一坐，二十家人就成了一家。他们成了宿营的单元，共同度过黄昏和夜晚的单元。有人取出六弦琴弹奏起来。都是民间的歌曲，大家就在夜色中歌唱。

每夜都产生个世界，到天亮，这个世界又象马戏班似的拆散了。起初，人们对这种临时建成随即又拆散的世界还有点儿陌生。然而他们渐渐学会了建设世界的技能。于是领袖出现了，法律形成了，种种规则实施起来了。随着向西迁移，这些世界渐渐完备，建设者有了越来越丰富的经验。

这些人懂得了必须尊重哪些权利。譬如互不侵犯私生活的权利：各自保守历史秘密的权利；说和听的权利；拒绝帮忙或者接受援助的权利，帮助别人或者谢绝帮助的权利；少年求爱或者少女接受求爱的权利；饥饿的人要吃的权利；还有在一切权利之上的孕妇和病人受到照顾的权利等等。

这些人懂得了有些权利是有害的，必须清除。譬如侵犯人家私生活的权利；别人在帐篷里安睡你去吵吵闹闹的权利，奸淫盗窃和谋杀的权利等等。因为如果允许这类权利存在，这些小小的世界就一夜也不得安生。

随着这些世界西迁，规则成了法律，虽然没有谁对这些人家这么宣布过。把帐篷附近搞得稀脏是非法的，弄脏饮水也是非法的；在挨俄的人身旁大嚼又不请他分享也是非法的。

有了法律也就有了惩罚。惩罚只有两种：一场既快又狠的殴斗或者驱逐。驱逐是最重的惩罚，破坏法律的恶名从此跟住受罚的人，任何一个世界都没有他立足之地了。

遵守规则的人家都知道，在这些世界里他们能得到安全。一种保险制度也在这些世界里形成。有东西吃的得养活没东西吃的，这也就保证了自己不至于挨饿。每逢一个婴儿死了，就会在帐篷口积起一叠银币，因为婴儿必须好好埋葬，它的一生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享受了。

这些世界是在晚上建成的。打公路上来的人用帐篷，用他们的良心和头脑建成了这些世界。这些人过去在夜里各有各的房屋，白天各有各的田地，都是界限分明的，现在他们组成了新的单位，界限也改变了。在漫长炎热的白天，他们坐在缓缓西去的汽车里，到夜里，他们跟遇到的任何集体结合起来。他们就这样改变着他们的社会生活——世界上只有人类才能这样改变他们的生活。他们已经不是农民，而是流民了。原先倾注在田地上的想头和打算，现在倾注在路上，倾注在远方，在西部了。他想的和担忧的，已经跟雨量风沙，跟农作物的生长不再相干，一双双眼睛盯住了车轮，一对对耳朵倾听着隆隆响的马达，一颗颗心关注着机油、汽油和越磨越薄的轮胎。这时候，

坏了一样零件就是一场悲剧。这时候，经常挂在心头的就是晚上的水和火上的食物。这时候，最需要的就是继续前进的体力和意志。过去大家害怕旱灾或是水灾，现在却害怕种种足以阻碍西去的事，大家的心早已提前飞到了西部。

汽车使劲地爬过一些山坡，上了平坦的高原。水逐渐稀罕了，得花钱买，五分，一毛，一毛五一加仑。然后又有一些山峰，他们避开太阳，开夜车越过顶峰，慢腾腾地下坡，天亮的时候，就看见山下的科罗拉多河了。车子过了桥，开进遍地砂石的荒原。爸嚷道：“到加利福尼亚了！”汤姆说：“才到沙漠，得找个有水的地方休息一下。”

公路跟河流平行，河水在绿色的芦苇丛里奔流。河边有个停宿处，两辆汽车找了片空地停下，威尔逊支起了帐篷，约德家也把大油布绷上了绳子，搭好帐篷，汤姆说：“我要去河里洗个澡，在树荫底下睡上一天。有谁一起去？”男人都去了，他们在柳树丛里脱去衣裳，下河坐在水里，把头露出水面，用河沙擦着身子。各人颈项以下手腕以上都是白的，手跟脸却晒成了棕黄色，锁骨上都有个棕黄色的V字形。

爸出神地望着远处的高山，说：“咱们就是从那些山里过来的。”约翰叔叔把头没进水里。“这就是加利福尼亚啊？看样子并不怎么富庶。”汤姆说：“还役过沙漠呢。听说沙漠糟透了。”诺亚问：“今晚打算过沙漠吗？”汤姆转问爸：“你看怎样？”爸说：“我没主见。稍微休息休息也好，尤其是奶奶。要不然，我倒想早些过了沙漠，安顿下来找活儿干。大概只剩四十块钱了。要大家有活儿干了，挣点钱，就放心了。”诺亚懒洋洋他说：“我只想永远耽在这儿。在水里躺着，不挨饿，不发愁。象窝小猪躺在泥里似的，一辈子躺在水里。”

两个男人走来，朝他们喊：“能让我们到水里来坐坐吗？”“这又不是我们的河。来吧！”那两个人脱去工装裤，剥下汗水湿透的蓝衬衫，跨进水里。他们是父子俩。

爸客气地问：“上西部去？”“不。打西部回乡。我们在西部挣不到饭吃。”“回乡能过活吗？”“不能，可至少能饿死在熟悉的乡亲们中间，不会饿死在那些恨我们的人中间。”爸说：“你是第二个这么说的了。人家干吗恨你？”那人问：“你们要上西部去？”“正赶路呢。”“别听我说的，你们亲眼去看看好了。”汤姆说：“谁都想把自己要去的地方弄明白呀。”“你们真想知道的话，我倒是个欢喜打听而且自己动过点脑筋的人。那是个好地方，可是早给人占了。你们过了沙漠，绕过倍尔菲克，就到了。那么漂亮的地方，真是一辈子没见过。满眼果树葡萄，风景再好没有。你们会经过一片荒废的好地，那是土地富产公司的地。只要他们不打算种植，那地就得荒废下去。你要去种上一点庄稼，就得坐牢。”

“很好的地，他们不种？”

“是的，简直能把你气死。你还没见人家那副怪模怪样的神气，他们看看你，那脸色就象在说：‘我讨厌你们这班穷鬼’。警察撵得你到处不能安身。你想支起帐篷在路边住下，他们也会把你赶跑。你还没让人叫过‘俄克佬’呢！”汤姆问：“‘俄克佬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俄克佬本来说你是俄克拉何马人，没啥不好，现在这个称呼，就等于瘪三，下流胚。听说咱们家乡有三十万人在那边，都过着猪一般的生活，因为那儿什么都有主了，一点儿不剩。占着土地的人拚命要保住他们的产业，哪怕把全世界的人杀光也不肯放手。不过他们也怕，他们知道挨饿的人只要能挣到饭吃，啥都干得出来，因此又害怕，又着急，甚至彼此也不和好。”

汤姆又问：“要是找得到工作，攒些钱，能不能买小小一块地呢？”年纪大的那个哈哈大笑，看看他的儿子，他儿子也咧着嘴笑。那人说：“你根本找不到固定的工作。每天打另工混口饭吃就不错了，还得看人家的白眼，上人家的当。总之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”爸问：“一个人要是肯苦干，也没有办法？”“我说不准。到了那边，你们也许能找到固定的活干，那就算我撒谎。不过去那儿的人多半非常倒霉。”

爸转过头去看看约翰叔叔。“你老不开口，到底有啥想法？”约翰叔叔皱起眉头，说：“我根本不去想它。咱们要到那边去，是吗？不管怎样，反正得去。到了那边，找得到活干就干活，找不到活干就等着。在这儿说些废话，毫无用处。”汤姆大笑起来。“约翰叔叔不大说话，说出话来倒很有道理。咱们今晚就上路吧，爸？”“也好。早点过了沙漠也好。”

“那我要到林子里去睡一觉。”汤姆站起来，走上沙滩，把衣服穿在湿淋淋的身上。他走进柳林，找个树荫躺下。

诺亚跟了过来，“汤姆！”他喊了声。汤姆问：“什么？”“汤姆，我不想再往前走了。”汤姆坐起来，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不愿意离开这条河。我要沿着这条河往下走。找根绳子，钓鱼。在好好的一条河边是饿不死人的。”“你丢得下家里人？丢得下吗？”“顾不上了。我舍不得离开这条河。汤姆，你知道家里人对我都很好，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把我放在心上。”“你疯了！”“不，我没疯。我对自己很清楚。我知道他们都会难过的。但是——哎，我反正不跟你们去了。你告诉妈吧，汤姆。”“听我说，你这个傻瓜——”“说也没用。我也很难过，但是顾本上了。”他急忙转身，沿着河往下游走去。汤姆想追上去，却又站住了。他看诺亚顺着河边，在树林间忽隐忽现，身子越来越小，终于看不见了。于是他抓抓头皮，回到树荫下躺下来睡觉。

奶奶光身盖条窗帘躺在床垫上说胡话：“威尔，你真脏！你一辈子干净不了。你这个猪猡！”妈坐在旁边，用硬纸板给奶奶振风赶苍蝇。罗撒香坐在另一边，望着她母亲。

一个穿黑色衣裳的女人钻进帐篷来。“听说这里有人快升天了。上帝保佑！”“她路上辛苦了，休息一会就会好的，”妈紧张他说。那女人弯下腰，一只手在奶奶额头上一按，“不错，快升天了。我们帐篷里育六个福音会信徒，我把他们叫来做场祷告。”妈板起脸说：“不，不对，奶奶是累了。做祷告她受不了的。”“受不了那稣柔和的声气？你们不是教徒吗？”“我们向来信教。可是我们赶了一夜路，奶奶累了。我们不想麻烦你们。”“不麻烦。就算麻烦，为了一个升天的灵魂，我们愿意效劳。”“谢谢，我们不要在这帐篷里做什么祷告！”那女人朝妈望了一会，说：“哎，我们不愿意眼看一个姐妹去世，而不给她祷告。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帐篷里做。大嫂，我们宽恕你的铁石心肠。”妈别转头，那女人很不自在地走了出去。

罗撒香喊：“妈！”妈问：“什么？”“你怎么不让他们来做祷告呢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福音会的教徒都是好人。他们特别会号哭。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，我会受不了的，我的心会碎的。”

不远传来一阵祷告的声音，从吟诵到歌唱，有人领有人和，忽决忽慢，时起时落。忽然有个女人的哭诉声越来越高，另一个女声和一个男声跟了上来，都象野兽在嚎叫。妈听得心里发慌，罗撒香低声哭泣起来。奶奶起先随着那嚎叫声呜呜哀哭，然后深深叹了口气，呼吸渐渐平稳，睡着了。妈有点

儿内疚，对罗撒香说：“也许我对不起那些好人。奶奶睡着了，你也躺下歇歇。”她俩在奶奶身边躺下。

一个男人的声音把妈在迷迷糊糊中吵醒。妈连忙坐起来，只见一个身穿制服，腰带上挂着手枪的警察把身子探进帐篷来。

妈问：“你要干吗，先生？”警察问：“谁住这儿？”“这会儿只有祖孙三代三个女人，男人们到河里洗澡去了。”“你们打哪儿来？”“俄克拉何马。”“你们不能耽在这儿。”“我们今晚打算过沙漠，就要走的。”“那好。要是明天你们还在这儿，我就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。”

妈气得脸色铁青，慢慢站起来，从炊具箱里取了只长柄的铁锅，说：“先生，你穿着制服，还带着枪。你要问我打哪儿来，该小声点！”她举起铁锅就向那人冲去。那人拔出手枪。妈说：“开枪吧，想吓唬女人！亏得男人都不在这儿，他们会把你揍成肉酱的。要是在我们家乡，你可得当心点！”那人退后两步说：“这儿不是你们的家乡，这儿是加利福尼亚。我们不欢迎你们这些讨厌的俄克佬。要是明天还在这儿，我准把你们抓起来！”他转身去另一个帐篷。

妈惶惑地低声说：“俄克佬？俄克佬。”她让露西把汤姆从河边叫回来。汤姆问：“什么事，妈？”“我很担心。警察来过了，说我们不能耽在这儿。我伯他跟你谈话，只伯你会揍他。”“我干吗要揍警察？”妈微微一笑，“他说话那神气真可恶，我都差点儿揍他。”汤姆哈哈大笑，抓性妈的臂膀使劲摇了几下，“妈，我只知道你是挺和善的，现在怎么变了？上回你拿铁扳手对付我们，这会儿又要动手揍警察，真是个泼辣的老太婆。”

迟疑了一会，妈说：“汤姆，那警察叫我们俄克佬，他说不欢迎我们这些讨厌的俄克佬耽在这儿。”“我想象得出他那副神气，”汤姆沉思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妈，你说我是个坏蛋吗？该再关起来吗？”“妈问：“问这干吗？”“我恨不得给那警察一拳。”妈开心地笑了，“我不是差点请他吃铁锅吗？”然后把警察要他们当夜就走的话告诉了汤姆。

汤姆很不自在地说：“妈，告诉你一件事，诺亚顺河往下游去了，他不肯跟咱们一块儿走了。”过了好一会儿，妈才明白汤姆的话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他说他是不得已，非留在这儿不可。”“他吃什么呢？”“他说捉鱼吃。”沉默了许久，妈说：“一家人要拆散了。真不知道怎么好。唉，唉！我不能往下想了。”

汤姆望见露西和温菲尔德就在附近，让露西到河边去时家里人，又让温菲尔德去告诉威尔逊夫妇说就要动身。男人们回来，知道警察来过了，又知道了诺亚的事，爸直责备自己：“全怪我，全是我的过错。”

威尔逊走来告别。“我们走不成了。绥莉病了，过沙漠只怕活不成，她得休息休息。”汤姆说：“警察说要是咱们明天还在这儿，就要把咱们抓起来。”“那也只好由他了。要叫我们坐牢，也只好随他们的便。反正绥莉走不了。她必须休息休息，养养精神。”

爸说：“最好我们还是等你们一起走。”威尔逊说：“不，承你们待我们很好，但是你们不能耽搁了，该早些找工作。”“你们可一无所有啦。”“跟你们同路的时候就一无所有了。别叫我们难受吧。你们快走，不然我要急死了。”

妈招手让爸进帐篷去说话。威尔逊转身请凯绥去看看绥莉。

绥莉知道要是过沙漠，自己准活不成，却主张跟约德家一起走，好歹可

以让威尔逊到达那儿。威尔逊执意不肯。她想请凯绥为她做祷告。凯绥温和地跟她说，他不是牧师了，做的祷告不中用。绥莉说，爷爷死的时候，凯绥做过祷告，她就要凯绥为她做一次那样的祷告，而且只要他在心里祷告一下就行了。凯绥低下了头，等他再抬起头来，绥莉宽心多了，说：“很好，我要的正是这个，有个人在我身边做一次祷告。”凯绥不理解绥莉的心情，说：“说不定你休息几天就可以跟着来了。”绥莉慢慢地摇摇头说：“我这病表面看不出来。我知道是什么病，只是没告诉他。他一知道准受不了。说不定在夜里，在他睡着的时候就——他醒来知道就不至于那么难受。”凯绥问绥莉，是不是想叫自己留下来陪她。绥莉说：“不。”她跟凯绥讲，小时候她歌唱得很好，邻近的人都爱听。她唱着，大家站在那儿听着，她觉得自己跟大家特别亲近，没有一点隔阂。她只是再想尝尝当初那种亲密无间的滋味，才请凯绥来做祷告，她以为唱歌跟祷告是同样的事。凯绥低头望着她说：“再会吧。”然后走出阴暗的帐篷。

男人们把行李装上了卡车。妈到威尔逊的帐篷里去耽了十分钟，然后默然无声地出来，说：“可以动身了。”爸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破票子，递给威尔逊说：“这个请收下。”又指着地上一盆腌猪肉和半袋土豆说：“还有那个。”威尔逊使劲地摇头，“我不能要。你们自己也不多了。”爸说，“足够到那儿了，到了那儿我们就可以做工的。”“我不能要。硬要我拿，我就生气了。”妈从爸手上拿过那两张钞票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压在盛腌肉的铁盆下面，说：“就放在这里。你不拿，别人会拿走的。”威尔逊低着头，转身走进他的帐篷，随手把门帘放下。

等了几分钟，一家人登上卡车。爸喊道：“再会，威尔逊，威尔逊太太！”帐篷里没有回答，卡车就开动了。上山坡往公路开去的时候，妈朝后望望，只见威尔逊手里拿着帽子站在帐篷前面，瞪眼望着他们。妈向他挥挥手，他没有反应。

到镇上，汤姆把卡车开进服务站，检查了一下轮胎漏不漏气，水箱油箱都装满了，还买了两听五加仑装的汽油，一听两加仑装的机油。站上的服务员说：“乘这样的车子过沙漠，你们真有胆量。”汤姆笑笑说：“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做事也就用不着胆量了。我们对付着开吧。”

黄昏，他们到了沙漠地区。寸草不生的沙漠在落日照耀下变成一片红色，显得十分可怕。接着，黄昏转成黑夜，天鹅绒般的空中闪烁着光亮刺眼的星星。热气从地面上升，叫人气闷。

车厢后部的床垫上，妈躺在奶奶身边。她什么也看不见，却觉察到了奶奶挣扎着的身子和挣扎着的心，耳朵里还听到一阵呜咽。她连声说：“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咱们全家就要过沙漠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奶奶不做声了，妈一动不动地躺在她身边。

午夜，卡车开到达盖特。那儿有个检查所，一片灯光把块“右边停车”的字牌照得雪亮。汤姆停下车，几个公务员走了出来。

汤姆问：“是什么机关？”“农业检查所，检查一下你们的的东西，你们带了蔬菜、树苗或者种子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我们要检查一下。你们把东西卸下来。”

妈费劲地探出身来，她的脸发肿，眼神很凶。“先生，我们有个生病的老太太，要送她去看医生。你不能跟我们为难。”“不，得查查。”“我赌咒，我们啥也没带。奶奶快不行了！”“你自己的脸色也不怎么好。”妈拚

命用力站了起来，“你看吧。”公务员把电筒光射到奶奶的脸上，吓了一跳，“天哪！你们走吧。到巴斯托就能找到医生，才八哩路。”

到了巴斯托，汤姆下车来绕到后面。妈探出头来说：“没啥，我不愿意耽搁，怕过不了沙漠。”“可奶奶怎么办？”“她不要紧——不要紧。开车吧。”汤姆摇摇头，回到驾驶室。

卡车整夜在热腾腾的黑暗里穿过，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忽然看见大平原就在脚下，葡萄园、果园、成行的树木、农家的房屋，都在眼前。卡车在路边停下，他们一个个下车，惊奇地看着这金黄色的地方。爸叹了口气说：“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景致。”汤姆说：“叫妈来看看。妈，这儿来！”

妈硬僵僵地爬下车后的挡板。她板着脸，两眼陷了下去，眼眶通红，“你说咱们已经过了沙漠？”她声音嘶哑地说。汤姆指着大平原说：“看呀！”“感谢上帝！一家子到了这儿了。”她两腿一坎，就在踏板上坐了下来。

汤姆问：“你病了吗，妈？”妈说：“不，只是累了。”“你一夜没睡吧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奶奶的病怎么样了？”妈低下了头，“我本想不忙告诉你们，我总盼万事如意。”爸说：“这么说奶奶很不好了？”妈抬头望望平原，“奶奶死了。”

大家都望着妈。爸问：“什么时候死的？”“夜里，他们叫我们停车前就死了。”“你是因为这个才不让他们检查的呀！”“我怕我们过不了沙漠。我跟奶奶说我们救不了她。我们不能耽搁在沙漠里，有露西和温菲尔德两个孩子，罗撒香肚里还有个娃娃。奶奶临死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对她说的。”她举起双手把脸蒙住，过了一会，温柔地说：“可以把她葬在一个四周有树的好地方了。她可以躺在加利福尼亚了。”

妈有这么大的魄力，叫大家都感到敬畏。汤姆说：“天哪！你整夜陪着她躺在那儿呀！”妈凄然地说：“一家子要过沙漠啊。”汤姆走过去，把一只手按在妈肩膀上。妈说：“别碰我。我还撑得住，一碰，我就要垮了。”爸说：“我们还得开下山去。”妈抬头望着爸，说：“我坐到前面行吗？我再不想回到那上面去了——我累了，累得要命。”

人们爬上行李堆，避开了奶奶连头带脚都用被单盖上的尸体。凯绥赞叹地说：“整整一夜，只有她独自守着死人。这女人的仁慈心肠太伟大了，真叫我吃惊，叫我惭愧。”

妈、爸和汤姆坐进驾驶室。汤姆让卡车溜了一段路才开动机器。太阳在他们背后，金黄碧绿的平原在他们面前展开。妈慢慢摇摇头说：“真美呀！可惜他们看不到了。”爸说：“我也这么想。”汤姆说：“他们太老了。就是活着也看不清这儿的東西。爷爷只记得年轻时候看到的印第安人和草原，奶奶只记得她最初耽过的那个家。现在真正能看到这个新地方的只有露西跟温菲尔德了。”爸说：“汤美说话象个大人了，他说的话几乎象个牧师。”妈凄楚地微笑了一下。“真是的。汤美已经成人了，有时候我也管不了他。”

车子弯弯曲曲开下山坡。汤姆说：“咱们去找验尸员，得好好安葬奶奶。爸，还剩多少钱？”“大概还有四十元。”汤姆笑了，“哎呀，咱们快花得精光了！”

加利福尼亚以前属于墨西哥。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美国人蜂拥而来，霸占了这片土地。他们吵吵嚷嚷，把土地分割成许多块，各自拿枪守住了自己霸占的地方，种上了庄稼，盖起了住房和仓库。墨西哥人很软弱，什么都宁肯退让，没有那些美国人追求土地的疯狂劲头。日子久了，霸占者成了主人，他们的儿女长大了，在这片土地上生儿育女。天空，耕地，牧场，庄稼，他们全都有了，他们不再起早贪黑地干活了，因为情况起了变化，收成是以金元来计算的，地价是本钱加上利息，庄稼还没种上，买卖已经成交了。歉收和天灾不再是饿不饿死人的问题，他们关心的是损失了多少金钱。他们贪婪地追求利润，对金钱的欲望愈来愈大。不善于做买卖的庄稼人把土地输给了精明的买卖农产品的老板。农场愈来愈大，可是数目愈来愈少了。

农业于是变成了工业。土地的业主虽然不懂得历史，倒采取了古罗马的办法，从国外运来了奴隶，又不把他们叫做奴隶。中国人、日本人、墨西哥人，菲列宾人，老板们说，他们只吃大米和豆子，生活要求不高，工资给多了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花，如果不老实，就把他们赶走得了。农场还在不断兼并，业主愈来愈少。从国外运来的农奴挨打挨饿，有的回去了，有的被打死，有的被赶走了。农作物也起了变化。原来种粮食的地方改种了果树，低地种上了蔬菜，供应世界各地。业主们不再在农场上工作，他们在纸上经营他们的农场；他们忘记了土地，只计较盈亏。农场大得无法想象，需要许多会计员计算利息，需要许多化验员化验土质，需要许多工头监督弯着腰干活的工人。农场付工资给工人，又把食物供给工人，把付出的钱收回来。农场还用赊账的方式把食物供给工人。工人干完了活，他也许会发觉，他反而欠了农场一大笔账。

然而被剥夺了土地的流民还在向加利福尼亚涌来，二十五万，三十万。

一个流民把他那辆破车开到市镇上，我们去哪儿过夜呢？

喔，河边有个胡弗维尔村，那儿有一大群俄克佬。

他把破车开到胡弗维尔。此后他不用再问了，因为每个市镇附近都有个胡弗维尔村。那些破烂的村落紧靠着水边，住的帐篷或是草棚，还有硬纸板搭的房子。那人把他那一家子开到这儿，然后四处去找活儿干。他手头那点钱，就在找活儿干的时候买汽油花光了。到晚上，男人们聚在一起聊天。他们蹲在地上，谈他们见到的农场和农场的休耕地。

这儿往西足有三万亩，都闲着。那么些地我只要五亩就行了，我就什么吃的都有了。

注意到没有？农场只种一样东西。或者棉花，或者桃子。或者离芭，另一个地方光养鸡。

不远有块地，这会儿长着曼陀罗。要是在那儿弄一小块，种上土豆，足够养活我一家子。

那不是我们的地，只好让它去长曼陀罗。

偶尔有人试试，去那块地上拔掉些曼陀罗，小偷似的希图从那土地上偷到点财物。于是曼陀罗丛里藏个秘密的菜园。一包胡萝卜子，几只大头菜，再种点土豆。夜里溜去把那偷来的地锄一锄，用只锈铁桶提水去浇地。让周围的曼陀罗长着吧，那就没有谁看得见咱们在干什么了。中间也要留些曼陀罗，要又高又大的。有一天来了个警官：你们在这儿干啥？

没干什么坏事呀。

我早盯着你了。这地不是你的。你们侵占了人家的地。过些时候，你们就把土地当作自己的了。可恶的家伙！快滚！

刚出土的胡萝卜叶子给他一脚踢掉了，大头菜给他踩死了，曼陀罗又向原处蔓延过来。那警官说得也不错，只要种上庄稼，就产生了主权。开了地，种出了胡萝卜来，那么种地的人就能为这块供给他食物的土地而斗争，为了这个曼陀罗中间的菜园，他甚至不惜牺牲性命。——瞧见他那脸了吗？踩掉大头菜的时候，他就象要杀人。咱们非镇压这些人不可，不然他们会把这一带统统强占了。

夜里大家又蹲下来聊天。有人激动地说，咱们二十个人干吗不占块地方？咱们有枪呀！咱们把地占下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有本事把我们赶走吧。”咱们为啥不这么干？

他们会开枪把咱们打死的，象打老鼠一样。嗨，你想死还是想活？你的孩子也有两条路，你打算叫孩子们现在就死，还是再活两年，害他们所谓的营养不良症死去呢？你知道这个星期我们吃的什么？煮麻叶，炸面块。可知道我们打哪儿弄来的面粉？打扫货车扫下来的。

各地的胡弗维尔村里，人们都在切切嚓嚓聊天。

天哪，得让他们规规矩矩，不准胡思乱想，否则天晓得他们会干出什么来！真可怕，他们就跟南方的黑人一样，只要凑到一块儿，就没法制服了。所以得有警察来驱逐他们：滚！卫生部的命令，这儿有碍卫生！

我们到哪儿去呢？

那我们管不着。我们奉命来赶你们走。半小时之后，我们就要放火烧这些棚子了。这一带有斑疹伤寒，你们想叫伤寒蔓延吗？

过了半小时，那些草棚和硬纸板搭的房子冒起了冲天的浓烟，人们坐上破汽车，去寻找另一个胡弗维尔村。

加利福尼亚已经来了三十万人，还有更多的人要来。加利福尼亚的路上挤满了这些急得发疯的人，他们跟蚂蚁似的到处找活儿干，管它是拉，是推，是扛，只要有活干就行。一个人扛得了的东西，有五双胳膊伸出来接，只够一个人吃的东西，有五个人张嘴要吃。

历史上有三种呼声：少数人手里集中了财产，就会给人夺去；多数人到了饥寒交迫的时候，就会用武力夺取他们需要的东西。还有个小小的事实，镇压的结果徒然加强被镇压者的力量，使他们团结起来。大业主们不理解历史上的这三种呼声，竭尽全力进行镇压。同时他们又害怕出现一个带头人，三十万人要是在一个领袖下面行动起来，那一切都完蛋了，大业主们一方面太胆大，一方面又太胆小，于是他们走上毁灭的道路。用尽一切镇压的手段，无非使他们自己的寿命更缩短些。

要好好安葬奶奶得花许多钱，他们不得不把奶奶埋在乱葬场里。想到奶奶生前那么讲究排场，妈很难过。爸安慰她说：“总算尽了最大的力量了。”汤姆随后问：“咱们去哪儿？”爸说：“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把车子开到乡下去，在找到工作之前，可不要把剩下的一点儿钱花光了。”

乡下一座桥边，横七竖八搭着些帐篷和棚子。他们下了车，爸走到第一个棚子前问：“我们可以在这儿搭帐篷吗？”出来个胡子老头反问说：“你们想在这里搭帐篷？”连问三声，爸生起气来：“你叫我怎么说呢？”那人说：“要搭请便，我没拦着你。”爸更生气了，“我只想问这儿归谁的？可要花钱？”“归谁的？这儿还归谁？我倒想问你，谁要把我们打这儿赶走？”那人说完转身回棚子里去了。汤姆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爸耸耸肩膀。

不远的帐篷前面，有个青年揭开了车盖在磨活塞。等老头走了，他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过来。爸问那年轻人能不能在这儿住下？青年说：“当然可以。你们从没到过胡弗维尔？”“胡弗维尔在哪儿？”“这儿就是。”这时候，温菲尔德跟露西抬了一桶水来。妈说：“我们搭起帐篷来吧。好休息休息。我累坏了。”爸跟约翰叔叔就爬上卡车，把帆布、床垫、被褥，一样样拿下来。

年轻人回到他修车子的地方，继续磨活塞。汤姆跟过去问：“那胡子老头犯什么毛病？”“天晓得。大概是恐警病吧。”“啥叫‘恐警病’？”“警察到处撵他，撵得他神经过敏了。你只要在一个地方住下来，警察很决就会来撵你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有人说，为了不让我们投票，让我们老在流动，投不成票；有人说，这样我们就领不成救济金了，有人说，要是我们老耽在一地，我们就会组织起来。究竟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”“我们又不是坏人。我们是来找活儿干的。”

“你当人家干什么来的？来找金刚钻吗？”年轻人刺了汤姆一句，然后告诉他，这一带摘葡萄摘棉花都没到时候。等磨好了活塞，他们一家要往北边去了，听说那儿有活干。汤姆问：既然这儿没活干，他们干吗发那些招工的传单？年轻人说，他在一个大桃园里干过活，那儿常年只用九个人，桃子成熟的两个星期里要雇三千人，不然桃子会烂掉。他们到处发传单，要雇三千招来六千，这样工钱就随他们出了。等桃子摘完，三千人一个也用不着了。他们怕你偷东西，怕你喝醉酒，怕你闹乱子，不许你耽在那儿，撵得你到处流浪。

汤姆愤愤地说：“要是找活干的人聚拢来说：‘让桃子烂掉！’工价不就会上涨吗？”年轻人笑笑，“我不是笑你。这办法早有人想到了。桃园的园主们也想到了。大家聚拢来，得有人带头，得有人出来说话。这人一开口，他们就把他抓进牢里。要是又出来一个头目，他们也照此办理。还有，你听说过‘黑名单’吗？”“啥叫‘黑名单’？”“只要你代表大家一开口，他们就给你拍照片寄到各地，从此你哪儿也找不到活干了。”

汤姆说：“我偏不吃这一套。我们一家子不是好欺负的。谁敢来惹，我就一脚把他踢翻。”年轻人说：“你真傻，他们马上会把你抓去，推进沟里，摔得你满面是血。这种新闻登在报上只有短短一行字：‘发现流浪汉尸体’。”“要是那流浪汉身边还有旁人的尸体呢？”“那也没有什么好处。”汤姆望着年轻人沾满油污的脸说：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年轻人含着泪说：“没有

办法。”知道汤姆他们打算住下来碰碰运气，他约定晚上去看汤姆。又关照汤姆说，这儿随时都有密探，要学胡子老头那样，装聋作哑，装成个老实巴交的俄克佬。

汤姆回到自家的帐篷那儿。妈生了一堆火准备做饭。她让爸去买点儿猪的顶圈肉，说：“离开家乡以后咱们没吃过煮的东西，我来做一锅土豆肉汤。”爸走了以后，汤姆跟正在查看引擎的奥尔搭讪了几句，就沿着帐篷绕过去，只见凯绥坐在地上，望着一只翘起的光脚出神。

“你好几天没做声了，老在想心事？”汤姆问。凯绥说：“是的，老在想。”“暂且放一放，听我说几句好吗？”“我始终在听呢。正是在听才老想。听人家谈话，我觉得他们就跟阁楼里的鸟儿似的，为了逃出去，拚命往布满灰尘的窗子上扑，简直要把翅膀都碰折了。”“我想说的正是这个，原来你已经明白了。”“明白了。有一大批咱们这样的流民，都饿得只想吃。实在熬不住了，就请我做祷告。我也给他们做了祷告，象苍蝇粘在捕蝇纸上那样，让一切苦恼都粘在祷告上，祷告往天上一飞，苦恼也带走了。可是这一套现在不灵了。”“祷告变不出肉来。要有猪才有肉吃。什么时候你能丢开空想干起活来呢？”

咱们非找活干不可，钱快花光了。”凯绥告诉汤姆，他正想独自走开。现在他吃他们的东西，占他们的地方，对他们却毫无用处。要能找个固定的职业，也好报答几分他们的恩惠。汤姆劝他别马上走，这儿快要找到活干了。他坐过牢，牢里是不准犯人聚在一起谈话的。这就使人变得机警起来，无论要出什么事，不用谁告诉，能预先觉察出来。凭这个经验，汤姆说：“要是一群人都声不响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有变动的苗头了。”凯绥说：“我不走就是。”

帐篷里，康尼和罗撒香低声在说话。康尼憋着股气，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来了。不如留在家乡上夜课，学会开拖拉机，找个三块钱一天的差使。有三块钱一天，日子就过得挺好，天天晚上都能去看电影了。”罗撒香担忧地说，“你不是打算自修无线电吗？”“先得攒点钱，站住了脚才行。”“你可别打消这个主意！”“不会，当然不会。我还要自修的，站住了脚就开始。”“孩子生下来以前一定得有所房子，咱们不能在帐篷里生这个孩子。”“当然，站住了脚我就想办法。”康尼走出帐篷，罗撒香躺在床垫上望着帐篷顶。她把拇指放进嘴里咬住，轻轻地哭了。

妈跪在火堆旁边往里添柴。肉汤的香味引来了十五个孩子，都望着锅子出神。露西和温菲尔德站在圈子中间，板起个脸，一副小气的样子。

检查过引擎，奥尔去跟磨活塞的年轻人攀谈。他们互通姓名，一同把磨好的活塞装上引擎。奥尔讲了他哥哥汤姆的为人，讲了他自己爱好的两件事——追求姑娘，摆弄引擎。他觉得那个弗洛依德好象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弗洛依德说他实在太累了，跑遍了加利福尼亚，只想让老婆孩子有点肉跟土豆吃，可是找不到固定的工作，怎么干也吃不饱。正说着，一辆破车载着四个面孔冰冷的男人开回胡弗维尔。弗洛依德喊：“运气可好？”开车的回答说：“转了一大圈，连一个人干的活都没找到。”奥尔说，“独个儿出去也许好找些，要是有一人就可以干的工作。”弗洛依德说：“在乡下到处跑很费油。那四个人乘不起四辆车，才凑钱买汽油一起跑的。”这时候，温菲尔德来喊奥尔回去吃东西。奥尔对弗洛依德说，等吃过了再来帮他装引擎。

帐篷外挤满了野孩子，眼光都跟着汤勺从锅子转到盆子上。妈把盆子递

给约翰叔叔，他们又跟着盆子朝上望。约翰叔叔往嘴里送块土豆，那排眼睛就望着约翰的脸，看他怎么反应，这东西可好吃。约翰叔叔把盆子给汤姆：“你拿去吃吧，我不饿。”汤姆说：“到帐篷里吃去吧，你今天还没吃过东西呢。”

约翰叔叔执拗地说：“我不饿。进帐篷去，我还是会看见他们的。”妈对家人说：“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们各自端了盆子进去，我把剩下的分给他们。”她笑嘻嘻地看着那些孩子。“你们每人拾一根柴来，我把剩的留给你们。可别打架。”孩子们立刻乖乖地去拾柴，去自家的帐篷里拿调羹。妈还没把家里人的盆子盛齐，他们就跟饿狼似地悄悄回来了。妈厉声喊露西、温菲尔德和奥尔赶快端了盆子进帐篷去，抱歉地看看那些孩子说：“东西太少了，我不能叫自己一家人挨饿，又不能不让你们尝尝。”她端下锅子放在地上，急忙进帐篷去，免得看着他们。一堆孩子把锅子遮住，他们不声不响，各自用调羹或铁片，在锅里乱舀乱刮。

胡乱吃过以后，爸离开了帐篷，奥尔又去帮弗洛伊德修车。妈收拾空盆到帐篷外面去洗。走来个健壮的女人，怀着敌意似的对住妈看。妈问：“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”“别惹我的孩子，就算帮我的忙了。”“我没得罪你呀——”“我孩子回去嘴里有肉汤味儿。他告诉我，你给他吃的。别以为自己吃肉汤吃就那么招摇。没有这些麻烦我就够苦了。他回来问：‘我们怎么没有肉汤呢？’”那女人气得声音发抖。妈说：“找到活干以前，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吃肉汤了。我们自己也不够吃，可是一群孩子那样看着你，你能不给他们吃点儿吗？”那女人打量似的看了妈一会，转身走开了。

“汤姆，汤姆！”奥尔急忙跑回来告诉汤姆，弗洛伊德说北边能找到活干，去那儿大约有两百哩路。汤姆以为路程太远，妈已经累坏了，不会再想搬动。奥尔说：“不管别人去不去，我是去定了。”汤姆问：“你打算抛开家吗？”“等裤袋里装满了钱，我就回来。一个人找活容易些。”“也许是吧。不过妈不会放心的。”

一辆雪佛兰新轿车开进胡弗维尔，车上走下个穿咔其裤法兰绒衬衫的男人，他朝蹲在地上的一个人堆走去，问：“你们要做工吗？”“当然要。哪儿有活干？”“都莱亚县，果子熟了，要一大批人。”

汤姆、奥尔和弗洛伊德一同走过去。弗洛伊德先开口：“你是来招募工人的？”“是呀，那块地归我承包。”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问：“给多少工钱？”“还说不定，大概三毛吧。”“为啥说不定，你不是包下来了么？”“那得看行情，也许多点，也许少点。”

弗洛伊德上前说：“我可以去，先生。你先把承包执照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再跟我们订一份雇佣合同，写明在哪儿，啥时候开工，工钱多少，你签了字，我们大伙儿都去。”承包商皱起了眉头，“你是教我怎么管我自己的事吗？”“要是我们给你干活，也就是我们的事了。”“我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办。要是你们情愿在这儿熬下去，也好，我去别处招，要一大批工人呢。”弗洛伊德转身对大家说：“我上过两次当了。也许他只要一千人，却招了五千人去，只给一毛五一个钟头。你们这些穷鬼只好接受，不干就要挨饿。如果他要招工，必须叫他写明给多少工钱，问他要执照看。没有执照是不准招工的。”

“乔埃！”承包商叫坐在车上的同伴。出来个别着星章的警官，腰里系着子弹带，带上挂着手枪。承包商问：“你见过这个家伙吗？他在讲赤党的

话，煽动作乱。”警官看看弗洛依德，“好象见过，上星期有人闯进旧车场去捣乱，在那儿我好象见过这家伙。对，肯定是他。”他解手枪匣盖，对弗洛依德说：“上车吧。”汤姆说：“你没在他身上搜出什么证据！”警官转过身来说，“你要是愿意一起去，那就再说一句！”

承包商对大伙儿说：“你们别听这些赤党的话，他们只会叫你们遭殃。到都莱亚县去，我可以把你们统统雇下来。”见大家不吭声，警官又说：“你们还是去的好。卫生局有通知，让我们把这儿拆了。要是传出去你们中间有赤党，说不定有人还要受牵连。劝你们搬到都莱亚县去是一番好意。这一带没有活儿干。你们不走的话，马上有一帮人来把你们赶走。”

汤姆看看弗洛依德，只见他两只拇指紧扣着背带，手腕上鼓起一条条青筋。汤姆两只手也提了起来，拇指也扣在背带承包商跨上雪弗兰车。警官对弗洛依德说：“喂，你上车去。”他伸出一只大手抓住弗洛依德的左臂。弗洛依德使劲一转身，砰的一拳头打在那张大脸上，乘势跑掉了。警官晃了晃，汤姆伸只脚把他一绊，他就跌倒在地，打了个滚，去摸手枪。弗洛依德忽隐忽现一路跑去，警官从地上开了一枪，有个女人在一顶帐篷前一声尖叫，几个手指给打掉了，断指挂在掌上，打碎的皮肉没有一点血色。弗洛依德朝一丛柳树飞奔，警官坐在地上又举起枪来。忽然凯绥从人群里走上前去，对准警官的脖子后面就是一脚，见那胖子昏倒了才退回来。

那辆雪弗兰车发动引擎，箭一般开跑了。警官侧身躺在地上，汤姆拾起他的手枪，拉出弹夹扔进灌木丛，又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，把手枪扔在地上。凯绥走到汤姆身边说：“你得躲躲才行。他没看见我踢他，可看见了你伸出脚去绊他。”汤姆不愿意走。凯绥把头凑近汤姆，低声说：“他们一对指纹就会把你认出来。你犯了假释的规定，他们会把你抓回去坐牢的。”汤姆抽了口冷气，“哎呀，我倒忘了。”凯绥说：“趁他没醒过来，赶紧走，等事情过去，我给你吹四声口哨。”汤姆从容走去，一离开众人就加快了脚步，不多一会儿消失在沿河的柳树丛里。

奥尔走到警官身边，夸赞说，“好家伙，当真把他打趴下了！”一阵尖厉的警报声传来，人们慌张地走进各自的帐篷，只剩奥尔和牧师留在原处。凯绥对奥尔说：“你快进帐篷去，装做什么也不知道。”“你怎么办呢？”凯绥笑笑，“总得有人担当责任。他们会抓我去坐牢，反正去坐坐，啥也不用干。”奥尔不明白为什么凯绥要采取这样的举动。凯绥说：“你要是卷进这场祸事，你们全家都会受累。我倒不在乎你，可是要连累你妈和你爸，说不定他们还会把汤姆抓回麦卡勒斯特去。”奥尔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，可是我总觉得你是个大傻瓜。”凯绥说：“做傻瓜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警报一声近一声，开来一辆敞篷汽车，下来四个背来复枪的人。“出了什么事？”他们问。凯绥走上前去：“我把你们那个人打趴下了。他蛮不讲理，我给了他一下。他就开枪，打中了那边一个女人。我又给了他一拳。”“你上车去。”“好。”两个人扶起受伤的警官，“麦克，这是打你那家伙吗？”警官迷迷糊糊看了凯绥一会，“不象是他。”凯绥说：“没错，就是我。”他提醒警察最好去看看那个女人伤得是否厉害。他们的头头去了。回来说：“已经止血了。”车子于是掉头开出胡弗维尔。凯绥昂首坐在两个看守中间，嘴角隐隐挂着胜利的微笑。

警察一走，大家从帐篷里出来。女人们回到熄了的火堆边。男人们聚拢来，蹲在地上低声交谈。奥尔去柳树丛里吹口哨唤汤姆。妈生了一小堆火。

爸和约翰叔叔靠帐篷站着看妈削土豆，心里想着凯绥。约翰叔叔忽然说，他有件事非给大家说说不可。说着从蓝布裤的表袋挖出来张五块钱的旧票子。爸只当是约翰偷来的。约翰叔叔说，钞票是他自己的，可是他不该藏起来。妈以为这算不得什么罪过。约翰叔叔说：“我不光把钱藏起来，还打算拿它买酒喝。逢到心里难受我就想喝酒，这会儿又想喝了。本来并不想喝，偏偏牧师为了救汤姆，宁肯自己去受罪。”妈不明白为什么牧师救了汤姆，会使约翰叔叔想喝酒。约翰痛苦地说：“说不出道理，我只觉得难受。他若无其事地这么做了，上前一步说：‘这是我干的。’就让他们带走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只想喝个烂醉。”他把钞票递给爸，说：“这你拿着，给我两块。有两块钱足够我喝一醉了。本来我想，我总有一天干一件什么事，赎我心灵的罪过。可是我错过了机会，让它跑掉了。”爸接过钞票，交两块银元给约翰叔叔。约翰说：“不然我过不了这一夜，你们不见怪吧？”妈说：“不会的，你去就是了。”

暮色里，奥尔和汤姆穿过柳丛，悄悄往回走。弗洛依德撩起帐篷的门帘低声喊住他们，问他们走不走，他说警察决不肯善罢甘休，今晚就会来放火的。汤姆说：“那还是走的好。我真不懂那警官为什么那样凶，存心要找岔子。”弗洛依德说：“是借故抓人。有人告诉我，牢里领的囚粮是每人每天七毛半，他们只给犯人两毛半，不抓人就没有赚头了。”他原本就想往北边去，问汤姆他们打算上哪儿。奥尔说，听说不远有个官办的收容所很不错，不知道在哪儿。弗洛依德告诉他们，由九九公路往南，走十三四哩朝东，到青草镇就能找到了。那儿没有警察，把你当人看待，的确不错。但是已经住满了人。

告别了弗洛依德，汤姆和奥尔回到自家的帐篷。罗撒香问他们可曾看见康尼。奥尔说他看见康尼沿河往南去了。罗撒香惊惶地问：“他跑啦？”妈觉得女儿不大对劲，问：“康尼跟你讲过些什么没有？”罗撒香愁眉不展地说：“他说，当初要是留在家乡学开拖拉机倒好了。”爸说：“我早看出康尼的毛病了，没耐心，光说空话——”妈轻轻“嘘！”了一声。爸说：“干吗嘘我？干吗不让我说适？他不是果然跑了吗？”妈说：“罗撒香要生孩子，那孩子有一半是康尼的。孩子大起来，听说他爸不好，对孩子没好处。”“总比说谎好些。”“不，你就当他死了吧。要是康尼死了，你就不会说他的坏话了。”汤姆插嘴说：“吵什么，咱们没工夫谈这些。咱们吃了东西要赶路呢。”

刚住下又要走，妈有点勉强。汤姆说：“警察今晚就要来放火，教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东西给烧掉，我受不了，要是争吵起来，难免又给抓去坐牢。”妈这才打定了走的主意。汤姆关照大家先吃东西，把行李装上车，就去小杂货铺找约翰叔叔。约翰叔叔没在杂货铺里。老板告诉汤姆，他买了两瓶酒，走出店门就把一瓶喝干了，又开了第二瓶，往公路下边走了。汤姆对老板说：“要是个叫康尼的小伙子来，就叫他滚蛋。我们往南边去了。”

汤姆沿着公路找，听得路坎下面传来一阵单调的歌声。约翰叔叔举起瓶子，还在往嘴里倒。汤姆悄悄地走过去，轻轻地说：“慢点，该让我喝一口吧！”“你是谁？”“你把我忘啦？你喝了四口，我才喝一口呀。”“别骗我，汤姆。刚才你不在这儿。”“反正这会儿我在了，给我喝一口吧？”约翰叔叔摇摇酒瓶，说：“没了。我真想死呀。死一会儿。跟睡觉似的，真累呀，累坏了。”汤姆说：“听我说，咱们又要往别处搬了。你跟我走，可以

在行李上好好睡一觉。”约翰摇摇头，说他是个人没用的人，对谁也没好处，无非象穿着脏裤子似的，带着自己的罪过在好人中间晃来晃去。汤姆劝不动他，只好对准他下巴打了一拳。约翰倒在地上，还想撑起来，汤姆又给了他一拳，扛起他软瘫的身子往回走。

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把睡着的约翰抬上了车，妈唤罗撒香说：“来，罗撒香，咱们要走了。”罗撒香坐着不动，汤姆走到她眼前，“走吧。”罗撒香说：“我不去。”“你非去不可。”“我要等康尼，他不回来，我就不走。”

周围的人家开始撤离胡弗维尔，有三辆车爬上公路开走了。汤姆说：“康尼会找到我们的。我在杂货铺留了口信，把我们要去的地方告诉他。”罗撒香坚持说：“我要等着。”妈走过来抓住女儿的胳膊，跟汤姆一左一右挟起罗撒香。妈说：“走吧，罗撒香。走吧，好孩子。”罗撒香说：“说不定他去找他想学的那些书了，他也许放意要吓我们一跳。”妈说：“正是这样。”他们把罗撒香扶上车。

又有个小小的车队开出胡弗维尔。汤姆说：“咱们该动身了。”他从车座下面拿出把大号老虎钳交给奥尔，说：“防着点，谁想上来，请他尝尝这玩意儿。”又把铁扳手放在煞车底下，万一出事，他和爸伸手就能拿到。

妈劝汤姆千万别使性子。汤姆说：“尽量忍吧。他们按法律办事，倒还罢了。放火烧咱们的住地不是法律。他们想把咱们弄得服服贴贴，象条挨了鞭子的狗。总有一天，逼得走投无路，只好揍他们一顿来保持尊严。”

开到路上横着排红灯的地方，汤姆停下车来。一群武装的民团立刻围住卡车。有个满嘴酒气的家伙把头探进车窗：“上哪儿去？”汤姆扳起脸，悄悄伸手去摸铁把手。妈使劲抓住他的胳膊。汤姆低声下气地说：“我们是外地人，听说都莱亚有活干。”那个家伙喷着酒气：“妈的，走错路了。我们这个镇可不准俄克佬进去。”“该往哪条路走呢，先生？”“向右拐一直朝北。不到收棉花的时候再也别来。”汤姆气得浑身发抖，把车子掉头，往来的路上开去。妈放开手，温柔地拍拍他说：“你对付得很好，好极了。”汤姆竭力忍住呜咽，用袖子揩揩眼睛：“这些王八蛋！”

把车子开上一条黄土支路，汤姆停住车，熄了车灯。他望见公路上那些红灯越过黄土路口，向胡弗维尔移动。不到几分钟，传来一片惊叫声，胡弗维尔升起了熊熊烈火。汤姆又掉转头，不开车灯，上了公路向南开去。

妈和爸问：“咱们去哪儿？”汤姆说：“去找那个官办的收容所，听说那儿没有警察。要是再遇到那些家伙，火头上打死了他们一个就不好办了。”妈说：“忍住点，汤姆，你得有耐住才行。别人都完蛋了，咱们还要活下去。咱们才是该活在世上的人。他们消灭不了咱们。咱们是老百姓——咱们有前途。”汤姆没好气地说：“咱们老挨揍。”妈说：“我知道。也许会使咱们更加坚强。有钱人发了财还是要死，他们的子女也没出息，都会死掉。咱们的路倒越走越宽。汤姆，别急，好日子快来了。”

车子经过市镇一条小街，汤姆借街灯的光看看他母亲，她脸色沉静，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神情，就象一尊古雕像的眼睛一样。他不自得伸手拍拍妈的肩膀，“我这辈子没听你一口气说过这许多话呢。”“过去没有这个必要。”妈说。

兜过市镇中心，在一个岔路口，车子上了九九公路，向南开去。汤姆说：“总算没让他们往北边赶。咱们不得不低声下气，可是总归能去咱们要去的地方。”

公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，西部发生了一场大惊慌。有产业的人为了自己拥有的财产害怕起来，他们从来没挨过饿，现在看到了挨饿的流民的眼色；他们从来没缺少过什么，现在看到了流民眼睛里射出的四处搜寻着什么的光。市镇和郊区的人聚拢来自卫了，他们都认定住在本乡的都是好人，而入侵者都是坏人，他们说，俄克佬又脏又蠢，都是小偷，还带来了传染病。他们武装起来了，用棍棒，用瓦斯，用枪械武装起来了。他们说：这一带地方是我们的，不能让俄克佬来胡搅。其实那些武装的人并不是土地的主人，他们都以为这一带是他们的。那些在夜间操练的店员都没有产业，小铺子的老板也只是一身债务。但是有只饭碗总是好的，店员们想：我一星期挣十五块，说不定有个俄克佬只要十二块，那可怎么办？小铺子老板想：俄克佬没有负债，我怎么能跟他们竞争。

流民们从各条公路涌来，眼睛里流露出饥饿的神色，流露出求生的渴望。他们不惜煞低工价来抢活干。一个人干的活儿，有十个人来抢。如果那个人要三毛，我只要两毛五就行了。如果他要两毛五，我只要两毛。我肚子饿着呢，有饭吃就这倒好，工价越跌越低，物价越涨越高。大业主们高兴了，发出更多的传单，招来更多的人。于是工价更往下跌，物价更往上涨。要不了多久，我们又可以有农奴了。

大业主们和家公司又想出个新招儿。顶片罐头厂来。在桃子梨子成熟的时候，把水果的价格煞到成本以下；又把水果罐头的价格抬得很高，好牟取暴利。开不起罐头厂的小农户于是失去了他们的农场，农场给兼营罐头厂的大业主、银行和公司收买去了。小农户们暂时搬进城去，等耗尽了资财，把亲戚朋友全拖穷了，也到公路上去流浪，饿狼似地找活儿干。

田里的收成很好，挨饿的人却流离失所；仓库里装满了粮食，穷人的孩子们却害着佝偻病。大业主、银行和公司不知道饥饿和愤怒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。他们自寻死路，把本该用来付工资的钱用来买瓦斯和枪械，用来雇特务和密探，用来按黑名单抓人，用来拷问犯人。人们象蚂蚁似的在公路上流动，找活干，找吃的。愤怒就这样在酝酿起来。

到达那个收容所，已经夜深了。刚好搬走了一户人家，他们有了个搭帐篷的地方。汤姆跟守夜人去登记，打听到这儿分五个清洁所。每个清洁所有抽水马桶、淋浴、澡盆和自来水。还有一个由住在那儿的人推选出来的管理委员会。管理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，制定各项规则。要是干得不好，大家可以投票撤换他们。要是有人胡闹，酗酒或者吵架，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对他警告，第二次严重警告，第三次把他赶出收容所。在这儿搭帐篷每星期只收一块钱租金，也可以做工来抵，譬如搬垃圾啦，打扫场地啦。妇女有不少事情可做：看孩子，缝纫，学看护。警察不带证件不准进收容所来。

汤姆简直有点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所在。回到自己家停车的地方，帐篷早已搭好，大家都睡着了。只有妈在帐篷外面等着。妈问：“事情办妥啦？”“妥啦。这会儿我不说，你准会喜欢这儿的。”“什么事不肯告诉我呢？”“我不说，你先睡去，你有多少时候没睡过觉了。”妈忽然象个女孩子似的：“要是老想着你不肯告诉我的事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”汤姆十分开心地笑着，“你别想，非得睡着不可。”妈只好弯腰钻进帐篷。汤姆爬上卡车车厢，仰面躺了下来。

天还没亮，一阵轻微的叮当声把汤姆从梦中吵醒。他站起来，从车栏板上望出去，见一个帐篷旁边，有一道橙黄色的火光从旧铁炉的裂缝里透出来。短短的烟筒里冒出一股灰色的烟。他跳下车，慢慢向那炉子走去。

汤姆闻到了炸咸肉和烤面包的香味。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炉边忙着，抱在怀里的婴儿仰起头在她胸兜下面吃奶。帐篷里走出一老一少两个男人，跟汤姆相互问早。

女人盛起了炸咸肉，打开炉门，取出一大盘面包。年老的那个问汤姆吃过早饭没有，知道他还没吃，就说：“一起坐下来吧，我们的东西很多。”汤姆说：“谢谢，这么香的东西，我可不能不吃。”

吃着早饭，年轻的告诉汤姆，他们给人装了十二天水管子了。这十二天里边，他们顿顿都吃得很好，甚至还置了新衣裳。如果汤姆愿意一起去的话，可以给他想想办法。汤姆说：“这可太承你们的情了。请等一等，我去给家里人说一声。”

家里只有露西醒来了。汤姆招手把她唤出帐篷，对她说：“别吵醒他们。等大家起来你告诉他们，我找到了干活的机会，现在接头去。再告诉妈，我在邻居那儿吃过早饭了。”交代完毕，就跟新结交的朋友，三个人一同上路。汤姆说：“真可笑。我吃了你们的东西，还没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们。我叫汤姆·约德。”年老的说，“我叫铁木赛·华莱斯，这是我儿子威尔基。”

华莱斯一家来这儿已经十个月了。为了找不到活干吃足了苦头。实在没有办法，他们把汽车卖了，一辆车才卖了十块钱。这一阵在给一个好心的小农场主干活，可是他们知道，这活儿是干不长的。听了这番情形，汤姆问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干吗要拉我去呢？我一去，活儿不是更干不长了？”铁木赛缓缓摇头说：“我也不明白。说不出是什么道理。”

拐了弯沿条石子路走了一段，穿过个小小的菜园，他们来到一所白色的农舍跟前。一个晒黑了脸的矮胖子打后门台阶上走下来，他就是小农场主托马斯。托马斯很不高兴，虽然答应雇用汤姆，却又对他们说：“我一向给你们三毛钱一个钟头。你们干的活也值三毛钱一个钟头。不过今天只能给两毛

五了，干不干随你们的便。”原来托马斯是农民联合会的会员，昨天农民联合会开了会，派人通知托马斯，现在只许给两毛五一个钟头的工钱。农民联合会是西部银行主持的，托马斯年年都得向西部银行借款，就给掐住了脖子。

讲明降低工钱的缘故，托马斯从屋里拿出张报纸来，念一条新闻给他们听，那上面说：“昨夜有群公民，因为当地一个流民居住区里有人煽动风潮，大为愤怒，烧毁了那里所有的帐篷，并警告煽动分子迅速离开本县。”汤姆当然明白那是怎么回事，闭住嘴不吭声。托马斯低声告诉他们，那些放火的公民就是农民联合会派去的。

三个人都表示两毛五也干。正要挖沟去，托马斯想起一句话来，问收容所是不是每星期六都有舞会，下星期六晚上可得多加小心。铁木赛挺起胸脯走到托马斯眼前，说他是管理委员会的委员，得问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托马斯说：农民联合会不喜欢那个收容所，因为不能随意派警察进去抓人。下星期六，收容所的舞会上会有一场殴斗。一些早有准备的警察会进去干涉。乘机把收容所给收拾了。铁木赛向托马斯伸出一只又粗又瘦的手，“我们感谢你。不会发生殴斗的。”托马斯握住铁木赛的手，“但愿我不会因为泄露了他们的机密，把农场给断送了。”铁木赛说：“不会有人知道是谁告诉我们的。”

拿上工具，他们三个去一条水渠边埋水泥管。汤姆脱去上衣，朝手掌心吐了些唾沫，把尖嘴锄举到空中，飞快地落下来。威尔基说：“爸，我们找到个干活的好手了。你看，这小子简直跟锄头结成亲了。”汤姆说：“我经受过磨练（喂嘿）。干过几年（喂嘿）。爱干这种活（喂嘿）。真叫人痛快（喂嘿）！”他们边干边聊。汤姆说：“我听说有个管理委员会，原来你就是个委员。”铁木赛说：“是的，这要担负责任的。我们尽力想把事情办好。收容所里的人都尽力想把事情办好。”汤姆提到舞会上会有殴斗的事，问他们干吗要来这一手。铁木赛说：“怕咱们组织起来。收容所就是个组织，里面的人照料自己的事。乐队是这一带最出色的。挨饿的人可以在铺子里赊五块钱账。买五块钱吃的，归收容所负责。咱们又从不犯法，不能把咱们关进牢里去。那些大农场主怕的就是这个。他们想，要是咱们能管理自己的事，也就会干出别的什么事来。”他们还谈到了赤党。铁木赛讲了这样一件事情：有个青年雇工问大农场主：你说的讨厌的赤党究竟是什么人？大农场主说：就是不知足的坏蛋，给他两毛五工钱，他偏要三毛。那青年雇工搔搔头皮说：我不是坏蛋，但是如果这样就算赤党的话，我也想要三毛钱一个钟头呢。汤姆笑起来，说：“看来我大概也是赤党了。”

露西在汤姆走后，到卫生间门口瞪着眼睛朝里望，没有温菲尔德在旁边怂恿，她勇气就不怎么大，把一只光脚伸了进去又缩了回来。回到自家帐篷跟前，见大人都还没醒，只有温菲尔德正睁开了眼睛在望她。她伸出个指头按在嘴唇上，用另一只手招了招。温菲尔德溜了出来。露西装出哪儿都去过了的模样，领着温菲尔德走进卫生间。那里面一边是一排马桶间，每间有只又白又亮的瓷马桶；另一边墙上装着一排洗脸盆；靠第三面墙有四个淋浴间。两个孩子走到进马桶间，露西劲头十足，撩起裙子就坐上马桶。温菲尔德有点胆怯，伸手扭了一下水箱上的扳手，水就哗哗地冲下来。露西跳了起来，跟温菲尔德一同看着那只马桶。水只顾哗哗淌着。露西责怪温菲尔德：“你把它弄坏了。”“我没有。”“我看到的。”温菲尔德看着露西，眼眶里满是泪水。露西后悔起来：“别急，我不会告你的。咱们撒个谎，说这东西早

坏了。还可以假装没到这儿来过。”她领着温菲尔德走出卫生间。

收容所里不少人已经起来。妈望见了两个孩子，走过去问：“你们上哪儿去了？”露西说：“不过在外面看看。”“汤姆呢？看见汤姆了吗？”露西神气地说：“看见的，妈。他让我告诉你。他找到了工作，出去干活了。”妈高兴得使劲抱了抱露西的肩膀。露西觉得怪难为情的，换了个话题说：“那儿有抽水马桶。白生生的。”妈问：“你上那儿去了？”“跟温菲尔德去的，”接着露西又补了一句：“温菲尔德弄坏了一只马桶。”温菲尔德瞪着露西，说：“她在一只马桶里撒了尿。”

妈不放心，让孩子带她去看个究竟。马桶已经不淌水了，听妈吩咐，温菲尔德照刚才那样又扭了一下扳手，一阵水又冲下来。妈昂头大笑，说：“抽水马桶就是这么使的。”两个孩子十分害羞，一溜烟跑了。

妈朝淋浴室里望望，又到脸盆眼前放水。热水龙头的水太烫，她塞上盆塞，放了点热水，又放了点冷水，在盆里洗手，正打算洗洗头发，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厉声说：“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是男人用的。”问明白妈昨晚才来收容所，他不再发火，告诉妈女厕所在哪儿，还说妇女委员会马上会去跟她接头。

听说妇女委员会要来，妈连忙跑回帐篷，把家里人都喊了起来，打算赶快吃好早饭，等候她们。罗撒香蓬头散发钻出帐篷。妈说：“你去卫生间打扮打扮，换套干净衣裳。”罗撒香很不高兴，“我不舒服，康尼不在，我啥也不想干。”妈严厉地说：“你得振作点儿。妇女委员会有人要来。人家来的时候，可别愁眉苦脸的。”“我要吐。”“那就吐去。谁都要吐的。吐过了，你打扮打扮。”妈忙着煮咖啡，煎玉米饼，叫爸换工装裤和衬衫，还让爸给露西和温菲尔德好好洗洗耳朵。爸说：“没见过你有这么大的劲头。”妈说：“路上没条件。现在得把一家子弄得整齐些才行。”

煎第二锅玉米饼的时候，一个瘦小的男人来到妈身边，他问：“你是约德太太？”妈回答：“是的。”“我叫吉姆·劳莱，是这儿的主任。来看看你们满意不满意。用的东西都有了吗？是你们的咖啡这么香？”“请赏光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吧。”“我吃过了。倒想喝杯咖啡。”妈倒了杯咖啡给他，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跟自己这般亲近，“你是老板吗？”“不，这儿的人推举我干这个。他们把这个收容所弄得干干净净，有条有理。从没见过这样好的人。我想，今儿早上妇女委员会来看你们的。”“我们还没收拾干净呢。”“不要紧，她们初来的时候也一样。这里的两个委员会都了解情况，才把事情办得这么好。”他喝完咖啡，站起来，“我还得上别处去。你们要什么，尽管到管理处来，我经常在那儿。谢谢你的咖啡。”

妈听瘦小的主任一路跟人打招呼，她低下头，竭力抑制住要哭的心情。

主任来访问妈的时候，露西和温菲尔德顺着那排帐篷去蹀躞，向每个帐篷里都探头探脑地看一眼。清洁所尽头有一块平地，六七个孩子在那儿玩槌球，一个老太太坐在一旁看着。

露西和温菲尔德跑过去，嘴里嚷：“让我们也玩儿一会。”孩子们抬起头来望着他们，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说：“下一场让你们玩。”露西喊：“我要现在玩。”女孩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得等下一场。”露西扑过去，打了她一个耳光，把她推开，夺过她手里的木槌。

那个老太太站起来说：“就让她玩儿一会儿吧！”可是孩子们都放下了木槌，一声不响地走开了。露西叫温菲尔德：“拿一根木槌，你来打！”温

菲尔德也跟那些孩子站在一起，冷冰冰地望着她。她气势汹汹地打了一下球，还踢起许多灰尘，假装打得很带劲。那些孩子仍旧在旁边望着她。忽然间，她向他们奔过去，恳求说：“你们都来玩吧！”可是他们都不声不响地往后退。露西受不了了，丢下木槌，哭着跑回去了。

孩子们又回到球场上。梳辫子的孩子对温菲尔德说：“下一场，你可以参加。”老太太却提醒她说：“怪你自己小气。等她回来跟你们讲和的时候，你们可别不理她。”

吃罢早饭，爸说：“汤姆找得到活干，我们也找得到。”就跟奥尔一同登上卡车，约翰叔叔酒醉才醒，虽然不舒服，却一定要跟了去。

三个男人走了不久，罗撒香回来了，才洗过的头发还有点儿潮，皮肤显得很红润。妈边洗盘子边看着她：“你洗过澡了吧？”罗撒香说，有位太太在淋浴室洗澡，转一下开关，水就往身上冲下来了，热水冷水都有，可以随意调节。她也洗了一个。那太太看见罗撒香的大肚子，跟她说这儿每星期有护士来，会告诉她怎么能教胎儿健壮。还说上星期有人生了孩子。收容所全体开了个庆祝会，送东西给孩子，给孩子取了名字，做了蛋糕。妈说：“感谢上帝，咱们跟自己人在一起了。咱们约德家的人从不向人家低头。后来，那些家伙来了，咱们遭了殃，一路上那些警察叫咱们丢脸。现在我不再感到委屈了。那位主任左一声‘约德太太’，右一声‘约德太太’还问：“你们过得怎么样？”我觉得咱们又在过人过的日子了。”她收拾好盘子，取出身干净衣裳，对罗撒香说：“我去洗个澡。要是妇女委员会的人来了，你告诉她们，我就回来。”

罗撒香坐在木箱上，一个矮胖的女人走过，见她正在摸自己的肚子，母鸡似的咯咯发笑：“你想要个男的还是女的？”罗撒香脸涨得通红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那黄脸女人走近来说，“你是个好姑娘。得当心肚子里的娃娃，千万别动邪念！”她说收容所里很有些荒唐事，星期六晚上，男男女女搂着跳舞，甚至还演戏。她警告罗撒香说，她亲眼看见两个姑娘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，一个流产死了，一个打了胎。她认为自己非常圣洁，说完就神气活现地走了。

罗撒香吓得双手捂住了脸，抽抽噎噎地哭了，在家乡，她让康尼搂着跳过舞。瘦小的主任来安慰她，说那个散德菜太太是个好人，可就是爱弄得大家不开心。还说那两个姑娘只因为太饿太累，才把孩子给丢了。可是他没能给罗撒香解开疙瘩，只得耸耸肩膀走开了。

妈洗澡回来，埋怨说：“你就一直坐在这儿，也不打扫打扫。来，快动手吧。”罗撒香没精打采地问：“妈，你说跳舞有罪吗？会教我小产吗？”她把散德菜太太和主任的话说了一遍。妈皱紧了眉头，“你别自寻烦恼。你年纪还不大，也不算太倒霉，用不着老担心上帝。”

刚动手打扫，妇女委员会的人来了。一共三个，身材高大的主席叫杰西·布立特，另两个委员叫安妮和爱拉。她们领着妈和罗撒香到各处去看看，同时把她们母女俩介绍给这儿的妇女们。走过洗衣场，杰西说：“收容所有许多大家都能使用的公物。你要用洗衣盆，随时到这儿来用好了，只是用过了得收拾干净。”

走进卫生间，委员们谈论起卫生纸的问题。卫生纸是大伙儿凑钱买的，只许用不许拿走。可是这星期以来第四卫生间的卫生纸比别处用得更多，难道有人偷了？听着这些话，妈想：“偷卫生纸干吗呢？”这时候，听到啜泣的

声音，一个女人胀红了脸站在门口，她是乔埃士太太。乔埃士太太坦白说，她家钱花光了，她的五个女儿不得吃生葡萄，泻肚子一星期了，隔十分钟一次，卫生纸用多了，可不是偷。杰西主席问：“你没钱了？”“没了。不过也许马上能找到活干。”“把头抬起来，这又不是犯了什么罪。你到镇上的那个铺子去买点吃的。收容所有二十块钱存在那里。等你们有了活干，再还给管理委员会。怎么能让孩子们挨饿呢？”“我们从没受过人家的救济。”“这不是救济，是我们定的措施。快买吃的去，把发票交给我。”“要是还不出钱来怎么办呢？我们好久没活干了。”“还得出的时候就还。有人走了两个月，还寄钱到收容所来还账呢。给孩子们买点奶酪吃，那东西止泻。”是。”乔埃士太太飞快地跑了。杰西和两个委员又领母女俩去看缝纫间。

“那几位太太真是太好了！”回到自家帐篷前，妈快活地跟罗撒香说。

罗撒香也挺高兴，“她们叫我去育婴室工作。在那里我能学会怎么照料孩子，自己就不愁了。”妈想，要是男人们都找到了活干，她和罗撒香也在这儿做点工作，可就太美了。他们首先要买只炉子，还要买个大帐篷，说不定还能买几个带弹簧的床垫。

正说得来劲儿，那个说罗撒香会小产的散德莱太太来了。她把妈引为知心人，跟妈说，这儿到处都是邪恶的人和邪恶的事，善良的基督徒谁都受不了。妈干脆回了她一句，“我倒觉得这里有不少好人。”散德莱太太瞪着眼睛叫起来，“好人！那样搂搂抱抱跳舞的还是好人？昨晚我去镇上听传道，牧师说：‘收容所是个邪恶的地方。穷人只想发财。他们本当流着眼泪忏悔的，却搂在一起跳舞。’他说得实在好，我就从不跳舞。”妈生气了，脸涨得通红，“滚开，我见过你这种人，你们不让人家有一点快乐。滚！”散德莱太太吓得倒退了一步，“你们不是基督徒。你们该下地狱！我看见你邪恶的灵魂遭火在烧，也看见你姑娘肚里的孩子遭火在烧！”罗撒香又吓得哭出声来。妈拾起一根柴向散德莱太太冲过去。那黄脸女人忽然两眼一翻，倒在地上抽起筋来，嘴角淌下粘乎乎一串口水。

瘦小的主任走来，请人帮忙把那女人抬回她自己的帐篷。他向妈打招呼说：“她有病，确实有病。”“今天她把我女儿吓了两回。”“你忍着点，我只能请你忍着点。”他慢慢向散德莱太太的帐篷走去。

罗撒香恐惧地跟妈说：“她说孩子在遭火烧的时候，我真觉得有火在烧我。”妈说：“你没听说她有病？她疯了。别信她那些鬼话。”“我累坏了，想睡觉。”“那你就睡吧，这是个好地方，你可以安心睡觉。”“说不定她还要来呢。”“不会来了，妈坐在外面守着，不让她再来。”

三个男人没找到活儿，空跑了一圈。卡车坏了，奥尔向人家借了工具修理，约翰等着他。爸独自回来，见妈坐在门口，就在她身旁蹲下。

爸说他们经过许多果园，桃子才开始发红，葡萄园里垂着一串串淡青的葡萄，门口都挂着块牌子，“不需雇人，禁止入内。”妈说：“只要找到活干，这倒是个好地方，咱们也许能在这儿过几天舒心日子。”爸看着妈的脸色，问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干吗愁眉苦脸呢？”“真奇怪，赶路的时候，我啥也不想。这儿的人对我都很好，不能再好了。可是我想到了那些伤心事。那天晚上爷爷死了，我还记得他下葬那儿地下的麦茬是什么样子。奶奶就象叫化子那样给埋了的。还有诺亚，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，咱们再也知道了。康尼也溜了。我一直没想这些事，这会儿都钻到脑子里来了。”听妈这么说，爸想起了家乡，说他今天看见了大雁，还看见一阵旋风，就象一个人在田里

打转，那群雁顺风往南飞去了。妈叹口气说：“别再想家乡吧，那已经不是咱们的家乡了。”

约翰回来说，有个轮胎磨得只剩一层布了，得买一个，奥尔让爸去呢。爸就去找奥尔。

见汤姆还没回家，约翰提醒妈说，他恐怕象诺亚和康尼一样也走掉了。妈说：“有些事是拿得稳的。汤姆有了工作，今晚上一定回来，决不会错。难道他不是个好孩子吗？”她振作起精神关照约翰，“你去找爸。让他到铺子里去买点东西，要豆子要糖，还要肉和红萝卜，今晚上咱们要吃点好东西。”

## 二十三

流民们一面东奔西跑寻找工作，一面如饥似渴地在寻求快乐，发掘快乐，制造快乐。小溪旁，树林下，一些说书人应运而生，人们聚集在微弱的火光里，听那些能说会道的人讲故事。也有人在伙食上省下两毛钱，到城里或是镇上去看了场电影。他脑子里装满了东西，回到住宿处，就把记得的说给大家听。

一个人有了点钱，总要喝酒。一喝酒，倒霉的事变得模糊了，将来的事不教人害怕了，饥饿不再在身边纠缠，世界又温和又舒适。死亡成了朋友，睡眠是死亡的兄弟。

口琴便于携带，从裤子的屁股口袋里拿出来，在手掌上敲一敲，抖掉口袋里的脏东西和烟草末，这就准备完毕。到处都可以吹。可以吹出芦笛似的单声的调子，也可以吹出带和声的旋律。要是坏了或者丢了，损失也不大，花两毛五再买一支。

六弦琴比较贵。这玩意儿得学才会摆弄。左手的指头上得磨出老茧来，右手大拇指尖上也得磨出了老茧才行。晚上拿来弹弹，要是邻近还有个吹口琴的，合奏起来相当好听。

提琴很稀罕，学起来也难。

口琴、六弦琴、提琴，晚上有这三样东西，来一支苏格兰舞曲，大家不由得围拢来。于是跳舞开始了。

瞧那个得克萨斯的小伙子跳得多欢，瞧他搂着的那个契洛基姑娘，脸蛋红红的，吁吁地喘气。你当她转晕了吗？她才不在乎呢！

提琴发出尖利的声音，六弦琴砰砰地响，吹口琴的涨红了脸。老年人在一旁拍着手，他们微笑着，脚底下轻轻打着拍子。

各处的流民都想着法儿穷开心，苦中作乐。

## 二十四

星期六上午，洗衣盆跟前挤满了人，妇女们忙着洗衣裳。到下午，大家挨个儿给孩子们洗澡。五点以前，孩子们都擦洗完毕，换上了干净衣裳。六点，男人们干完活，或者出去找工作回来，又掀起一阵洗澡的浪潮。六点，吃罢晚饭，男人们穿上自己最好的服装，姑娘们也打扮好了。露天舞场上拉起电线，装上了电灯。乐队开始练习，孩子们在四周围起了两层。

五人管理委员会在主席爱士拉·郝斯顿的帐篷里开会。饱经风霜的郝斯顿说：“亏得咱们得到了消息，知道他们要来破坏这个舞会。”第三清洁所的代表说：“我主张狠狠揍他们一顿，叫他们知道厉害。”郝斯顿说：“不，那恰好中了他们的计。要是引起一场殴斗，他们就可以叫警察进来干涉。”他问第二清洁所那个年轻的代表：“你派人去篱笆周围巡查了吗？”“派了。十二个。我叫他们别打人。谁想溜进来，把他推出去就是了。”“你去把娱乐委员会主席维莱找来好吗？”“好。”

维莱找来了。郝斯顿问：“今晚上你是怎么准备的？”维莱得意地笑笑，“平时娱乐委员会是五个人。今晚上加到二十个，都是棒小伙子。他们参加跳舞，一边睁大了眼睛，竖起了耳朵，一有动静，要是有人争吵，就一齐围上去，把闹事的人悄悄地架出门外，不露一点痕迹。”“关照他们不许伤人。外边有警察，倘若叫那些家伙流了血，警察就要抓人。”“关照了。”“要是非揍不可，也得挑不会流血的地方下手。”“是，主席。”维莱滑稽地敬个礼，就出去了。

郝斯顿说：“但愿维莱那些小伙子别打死人。警察干吗要摧残这个收容所？干吗不让咱们太平无事？”第二清洁所的年轻人说：“我在圣兰地产畜牧公司的农场里耽过。那儿每十个人就有一名警察管着，每二百来人就有条水龙头来对付。”第三清洁所的矮胖子说：“我也在那儿耽过。他们盖了十个拘留所。有个警察例说了真话，他说：‘那该死的收容所，给人家热水用，还有抽水马桶。你给俄克佬用了这些东西，他们就觉得非用不可了。’他还说：‘收容所里还开赤党大会，指望领救济金。我们大家出钱交税，倒让可恶的俄克佬拿去了。’”郝斯顿问，“就没人揍他？”“没有。有个小个子说：‘我们也交营业税、汽油税、烟草税。再说，农场主从政府领到四分钱一磅津贴，不也是救济金吗？铁路和轮船公司都领津贴，不也是救济金吗？’警察说：‘他们是正当的行业。’小个子说：‘不靠我们，他里的庄稼怎么收呢？’那警察气疯了，说小个子是无业游民，叫他坐了六十天牢。”铁木赛·华莱斯问：“要是小个子有职业，他们怎么办呢？”矮胖子笑起来，“你不知道，警察讨厌谁就管谁叫流民。他们恨这个收容所，因为他们进不来。这儿属联邦政府，不归加利福尼亚管。”郝斯顿叹了口气：“我实在喜欢这儿，大家在一起过得挺好，只怕耽不长。要是他们老来找麻烦，准打算逼咱们动武。咱们非采取和平手段不可。委员会千万不能冒火。”

这时候天黑了，电灯亮了，人们打各自的帐篷涌向音乐台。

收容所周围有道铁丝篱笆，沿篱笆每隔五十呎布置了一个纠察。来宾的车子陆续到来，他们是附近的小农户和别的居住区来的流民。进大门的时候，来宾都得报上他是收容所里那家住户邀请来的。

乐队高声奏起苏格兰舞曲，这已经不是练习了。一些耶稣的忠实信徒坐在自家帐篷前观望，摆出一副蔑视这个舞会的神气。

在约德家，露西和温菲尔德急忙吞下晚餐，就往音乐台去。妈把他们喊回来，看看他们的鼻孔里耳朵眼儿里脏不脏，才放他们走。

奥尔吃罢晚饭，花了半个钟头用汤姆的剃刀刮了脸。洗过澡梳好头，乘卫生间里没人，他对着镜子朝自己笑了笑，扭转身子，斜眼看看自己的侧影，然后套上上衣，用卫生纸擦亮了黄皮鞋，逍遥自在地往跳舞场走去。有个帐篷眼前坐着个漂亮的黄头发姑娘，他上前问道：“今晚上打算跳舞吗？”姑娘掉过头去，没搭腔。“谈谈不好吗？咱们跳个舞怎么样？我会跳华尔兹。”姑娘羞涩地抬起头来，“这有啥稀罕，华尔兹谁都会跳。”“可比不上我，来吧！”一个非常胖的女人从帐篷里探出头来，厉声对奥尔说：“走开，这姑娘订过婚了，她未婚夫马上就来找她来。”奥尔对那姑娘眨眼睛，踏着音乐的拍子，晃着肩膀，甩着胳膊，往跳舞场走去。

爸放下盘子，站起身来说：“走，约翰。”他告诉妈，要找几个人去谈谈找活干的事，就跟约翰叔叔往主任的住处走去。

汤姆参加了娱乐委员会，当然得去跳舞场。他看见罗撒香挺着大肚子在帮妈擦盘子，说：“罗撒香越长越漂亮了。”妈说：“怀孩子的姑娘都越来越漂亮。”汤姆笑起来，“她的肚子要是再大的话，生下来的孩子得用手推车装了。”罗撒香涨红了脸说：“闭上你的嘴吧！”随即躲进帐篷里去。妈格格笑着说：“你不该惹她生气。”“她爱听呢。”“我也知道她爱听。不过还是会叫她难受的，她在想康尼。”“嗨，不如干脆把康尼忘了。他大概正在用功，准备当美国大总统呢。”

维莱来找汤姆，派汤姆站在大门口，注意进来的人，有没有可疑的。另外还有个人跟汤姆在一起。汤姆跟着维莱去康尼不在，罗撒香拿不定主意不去跳舞场，差点急得要哭。妈希望她不要给全家丢脸，说：“别难过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咱们去那儿坐坐，要是有人请你跳舞，我就说你不舒服。你听音乐，散散心。”罗撒香才放下心来。

爸和约翰叔叔跟一群男人蹲在管理处的门廊边。爸说：“今天遇到件新鲜事。有个工头已经雇了两个两毛五的工人，他说：“两毛钱的工人我们还要，我们要雇一大批两毛钱的工人。”我们没活干，很想干。可是看到两个两毛五的工人那副神气，吓得不敢答应了。”有个戴黑帽子的男人拍拍膝盖说：“他们用压价的手段招工。这么下去，简直要我们贴钱去干活了。”爸着急地说：“怎么办呢？我们钱花光了，有个儿子找到个短工活，可是养不活一家人。我只好去干那两毛钱的活了。”戴黑帽子的抬起头来，气愤地说：“你去干吧。我是两毛五的工人。你只要两毛钱，把我的饭碗抢了，我就得挨饿，只好把工作抢回来，一毛五就干。好，你快去上工吧。”“那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能为了让你干两毛五的活，自己饿死呀。”“我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真要把人逼疯了！”蹲着的一圈人都紧张地挪动着脚。

汤姆和朱尔站在大门口，注意来参加舞会的人。朱尔有一半是印第安人种，是个能干的小伙子。他告诉汤姆，就凭这舞会，外面才瞧得起这个收容所；这儿的人虽然穷，因为能请朋友来跳舞，也很有些得意。

三个穿工装裤的青年紧挨在一起走来，纠察盘问了一下，就让他们进去了。朱尔问纠察：“谁请他们三个来的？”“四所一个叫杰克逊的。”朱尔回到汤姆身边，“我看他们就是你我留神的家伙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我也说不清，就是有这种感觉。他们好象有点慌张。你去叫维莱留心，让他找四所的杰克逊查对查对。我在这儿守着。”

汤姆找了维莱，维莱又报告了郝斯顿。他们把杰克逊找来，“瞧，那三个年轻人！”杰克逊说：“看见了。”“是你请他们来的？”“不是。”“见过他们吗？”“嗯——见过。在格利哥利奥农场一起干过活。”郝斯顿说：“明白了，你别到他们那儿去。只要他们规规矩矩，我们就不撵他们出去。劳驾了，杰克逊。”

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郝斯顿，外面来了两辆汽车：一辆坐六个人，停在桉树下；一辆坐四个人，停在北边路上。他看见他们带着枪。

郝斯顿眼里露出凶光：“怎么样，维莱，你都准备好了？”维莱咧嘴一笑，“没问题。”“那好，别伤人。沉住气。”

维莱爬上音乐台，高声说：“大家挑舞伴吧！”音乐停了，青年男女跑来跑去，配成了八对舞伴。指挥走到场子中央，举手喊：“开始！”乐队奏起了《小鸡舞曲》。

音乐忽高忽低，指挥用高亢而又单调的声音唱着：“拉着女伴转一圈，手牵手，双双走……”姑娘们梳好的头发蓬乱了，小伙子们额头上冒出了汗珠。

休息过后，维莱又招呼大家找舞伴。汤姆看见那三个年轻人拚命往场子里挤，朝一对新搭好的舞伴冲去。他对维莱挥挥手，维莱跟小提琴手说了句话，提琴手在弦上拉出一阵怪声，二十个小伙子慢慢从舞场上走过来。

到那对舞伴跟前，三个人中间有一个说：“我要跟这位跳舞。”一个黄头发的小伙子吃惊地一望，“她是我的舞伴。”“听着，你这个小王八蛋——”

不知道哪个角落里响起了尖利的口哨，那三个人已经给包围了。包围他们的人形成一道墙，慢慢地往场外移。维莱尖声喊：“奏乐！”

一辆汽车开到大门口。开车的说：“闪开，我们听见你们这儿出乱子了！”纠察守住了岗位，“这儿没出乱子，你听那音乐。你们是什么人？”“警察。”“有搜查证吗？”“只要出了乱子，用不着搜查证。”“这儿可没出乱子。”车上的人听听音乐和指挥的声音，把车子退了回去。

那三个人给抓紧了手腕，嘴上都有只手堵着。到了黑地里，人墙散开来，汤姆从背后抓住他那俘虏的两只胳膊说：“干得实在漂亮。”维莱和郝斯顿都来了。维莱说：“现在只要六个人就够了。”郝斯顿用电筒照了照三个俘虏的脸，“你们干吗要做这种事？谁叫你们来的？”俘虏说：“天大的冤枉，我们啥也没干，无非想跳跳舞。”朱尔反驳说，他们不是想跳舞，而是想打那个小伙子。汤姆也说，他们往里挤的时候，就有人吹口哨。“是的，警察听见口哨就到大门口来了，”郝斯顿说。

三个人不肯讲谁叫他们来的。郝斯顿告诫他们：“不说就不说。可是你们得注意：你们跟我们一样，都是自己人。你们千万别残害自己人。这一回饶了你们，你们得把话带回去；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，不管是谁，一定把他的骨头敲断。”

他们让三个人从后边的篱笆爬上去。跳舞场上奏着《老丹达克》，乐曲尖利而凄凉。

蹲在管理处近旁的那圈人还在交谈。爸说：“世道要变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个变法，可总要变的。现在大家都觉得不安，谁都紧张得很，想不出办法来。”那戴黑帽子的又抬起头来，“说得对，是要变的。有人告诉我俄亥俄

州阿克朗那儿的橡胶公司出了事。他们招了些山里来的工人，只要出很低的工钱。没想到这批山里人也加入了工会。这下子可闹翻天了。开店的老板和美国军团那些家伙都大叫大嚷：‘赤党！’要取缔阿克朗的工会。橡胶公司没收了工人的尖嘴锄，还买来了瓦斯。三月里，一个星期天，五千个山里人到郊外打了一次火鸡。五千人排着队穿过市区，又排着队回来。就来了这么一手，当地的市民委员会发还了工人的尖嘴锄，再没有人给打，给杀，从此就太平无事了。我想，也许我们也该组织一个打火鸡的会，每星期天开个大会才好。”

大家抬起头来看看他，又低下头去。一个个焦躁地挪了挪脚，把身体的重量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上。

## 二十五

加利福尼亚的果子熟了。沉甸甸的果实压得树枝弯了下来，得在下面打起撑才行。

这样的年景是靠那些有学问、有技术的人夺来的。他们改良种子，嫁接果树，改进种植技术，消灭病虫害，都是些了不起的人。

小果园的园主们高兴了，丰收在望。

樱桃最先成熟。一毛半一磅。糟糕，这价格连付采摘的工钱都不够呀。又大又甜的黑樱桃和红樱桃，让鸟儿每颗啄了一半，黄蜂又嗡嗡地钻进鸟儿啄的洞里。果核落到地下，跟粘在核上的碎果皮一起干掉。

紫色的梅子熟起来，味儿甜了。哎呀，我们出不起工钱。

750 工钱怎么低也没办法。于是梅子铺了一地，山野里到处是烂果子的气味，引来成群的苍蝇。

梨子也长得又黄又嫩了。五块钱一吨。就是说四十箱只卖五块钱。花了工钱修剪枝条，喷杀虫药，这会儿采摘，装箱，装车，把梨子送交罐头厂，都得花钱，落得这样的结果可办不到。于是这种嫩黄的果子就沉甸甸地落到地下，摔出了果汁。散发出发酵和腐烂的气味。

还有葡萄——我们不能酿成好酒。大家都买不起好酒了。把葡萄割下来吧，不管好的、烂的、虫吃过的，都割下来，连梗子带土一起榨汁吧。加上硫磺和单宁酸杀菌消毒。这么一来，发酵的时候再不是清香的葡萄酒味，却是腐烂味和药味。也好，反正里边有酒的成分，总能让人喝醉。

这类小果园第二年就要归并到大地产里去，债务会把园主逼死。只有大业主才能生存，他们开着罐头厂。四个梨子削了皮，对半切开，煮一煮装进罐头里，能卖一毛五呢。罐头梨不会坏，可以放好几年。

清香的果子味反而成了这儿的苦难，腐烂的气息弥漫全州。那些能接枝和能改良种子的人，却想不出办法使饥饿的人吃到他们的产品。那些创造水果新品种的人创造不出一套制度，让人们吃到他们的水果。

这实在是人世间最不幸，最痛心的事。一车车橘子抛在地上。饥饿的人从几哩外赶来想拿这些橘子，可是办不到；要是白白给他们拾去，谁还肯出两毛钱买一打呢？人们拿着橡皮管把火油浇在那些橘子上。千千万万饥饿的人需要这些橘子，偏有人把火油浇在那堆积成山的金黄的橘子上。

腐烂的气息弥漫全国。

咖啡当作行船的燃料，玉米被烧来取暖，土豆大量抛进河里，猪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。这里头包含着无可指摘的罪行，包含着不能用眼泪来表达的悲哀，包含着莫大的失败，足以使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全部完蛋。

人们享网来打捞河里的土豆，看守把他们拦住！人们开了破车来捡丢掉的橘子，橘子已经浇上了火油。人们默默地站在那儿，眼看着土豆顺水漂走，眼看着堆积成山的橘子坍下去，变成一滩泥浆。饥饿的人的眼睛里冒出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。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里迅速成长起来，结得沉甸甸的，等候收获期来临。

一天傍晚，吃罢晚饭，约德一家都没散。妈宣布说，钱花光了，油只够再吃一天了，面粉还能吃两天；温菲尔德的脸色很难看，罗撒香快生孩子了，脸色也很难看，都得吃点好的才行。商量结果，他们非离开这儿不可。他们都舍不得收容所，但是不得不走。奥尔在卡车上还藏着桶汽油，还能往北开一段路。那儿的棉花快要收摘了，虽说不一定能找到活干，不过留在这儿是肯定找不到的。

奥尔告别了结识不久的姑娘，汤姆告别了朱尔和维莱。爸、约翰叔叔对郝斯顿和小个子主任说：“我们明天一早就要走了。”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一家人登上卡车，汤姆开车出了收容所。守夜人说：“祝你们走运。”汤姆回答：“也祝你走运，再车子沿他们来的路开去，开过原先那个胡弗维尔村，那儿又搭起了棚子，住上了人。那晚遭火烧的事，就象刮过的一阵风，下过的一场雨。突然，车头发发出吱吱的响声，路上有颗钉子戳破了一条内胎。汤姆只得停下来跟奥尔一起修补。

补好车胎，正打着气，打北面开来一辆小汽车，停在公路的另一边。车上下来个商人模样的人跟他们打招呼：“你们要找活干吗？”汤姆说：“当然要。”“会摘桃子吗？”“什么都会。”“往北四十哩光景有很多活，够你们干的。”“告诉我们怎么走，我们马上去。”“往北走三五六哩到毕克斯莱，往东拐再走六哩光景。随便找个人问问胡伯农场在哪儿就行了。”“谢谢您。”“可知道还有人想找活干吗？”“当然有。前面青草镇那个收容所里有一大批呢。”“我得去一趟。”他爬上小汽车就开走了。

四个男人轮流使劲把气打足，由奥尔驾驶向北开去。在驾驶室里，妈、汤姆和奥尔都高兴极了。妈说：“到底找到工作了。有四个人干活，说不定马上能赚点什么。先要买面粉和发酵粉，还有肉。肥皂非买不可了，还得买点牛奶。那护士说，罗撒香该吃点牛奶。”

过了毕克斯莱，车子往东拐，开上一条狭点儿的路。路两旁都是果园，远远望去，前面停着好些汽车，还有一长排摩托车停在路边。汤姆想，准有车子坏了。

等他们开近，一个州警举手让奥尔停车。问明他们是做工来的，就说：“好，你们等一会儿。”他招呼前面的人：“又来一辆车。有六辆车等着了。最好把这一批放过去。”汤姆问：“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警察说：“前面有点小小的纠纷。别急，你们就可以过去的，跟着走就是了。”

“前面传来摩托车开动的响声，那排旧汽车紧接着往前移动，约德家的卡车跟在最后头。两挂摩托车领路，两挂摩托车殿后。汤姆不自在地说：“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奥尔说也许路坏了。汤姆说：“也用不着四个警察来给咱们引路呀。我不喜欢这样。”

领头的两个警察一拐弯，开进一条石子铺的甬道。那些旧汽车连忙跟上。汤姆看见路旁干水沟里站着一群人，一个个张着嘴，仿佛在喊叫，挥着拳头，满面愤怒的神色。有个健壮的女人朝汽车奔来。一辆摩托车过去，挡住了她的路。一道高高的铁丝大门徐徐敞开，等六辆旧汽车开进去，又关上了。摩托车随即掉头，往来处开去。摩托车一定，就听见干水沟里那群人的吼声。

两个带散弹枪的男人站在甬道边喊：“往前去，往前去。妈的，你们等什么！”六辆汽车往前开去，转一个弯，就到了工人停车住宿的场所。那是

个方场，场上一排排排着五十所平顶小屋。场子边有个水塔，另一边有家杂货铺。每排小屋的尽头都有两个带散弹枪的男人。

六辆汽车一停，先来两个管事，逐一查问姓什么，有几个男人，几个女人，几个孩子，然后告诉他们住几号房。约德家是六十三号。

车子开到六十三号门边，一家人从车上下来。又来了两个警察，一个拿张长长的名单，一个问：“姓什么？”汤姆不耐烦地说：“约德。”拿名单的说：“不在这上头。我看还合格。”然后告诉他们：“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做工，少管闲事，我们不会跟你们过不去的。”说完，一起转身走到甬道的尽头，在两只木箱上坐下来，那位置正好控制整条甬道。汤姆瞪眼望着他们，他想：“可真存心让我们在这儿过得自在呢。”

屋里除去厨房间有只炉子以外，啥也没有。地板上溅满了油迹，一股汗臭和油腻味。罗撒香说宁可住帐篷。妈打起精神说：“收拾收拾，还不算太坏。有地板，下雨也不会挨淋。”

男人们悄悄卸着行李，一阵恐惧蒙上他们心头。一片小屋寂静无声。有个女人在甬道里走过，低着头，连望都不望他们一眼。

汤姆和爸正把床垫往屋里搬，一个办事员来登记他们有多少人做工。对他们说，摘桃子是按件计工，五分钱一箱。只要当心，孩子也可以帮忙。妈问能不能马上领到工钱。他说，领工钱不行，不过可以拿工钱作抵，到杂货铺去赊账。他领着汤姆他们几个来到果园。

桃树枝上一个个桃子象黄里透红的圆球。工人在果树间匆忙地来来去去，从枝头摘下桃子放进桶里，然后装进木箱，再把木箱搬到验收处，有办事员在那儿按户头验收登账。约德家四个人各自在验收处领了桶。办事员关照他们说，不许把桃子弄破了皮，落地的桃子一概不要，否则不收。

汤姆干得挺快，一会儿摘满一桶，三桶盛满一箱。他端起木箱送到验收处，说：“五分钱的活儿。”办事员翻了几只桃子，“放一边儿去，这是废品。我说过别弄破了皮。你是从桶里往外倒的不是？看，所有的桃子都碰伤了。这箱不能收。你得轻轻放进木箱里才行，不然就白干了。”汤姆懊丧地回来跟大家说：“你们也是倒的吧？不行，得慢摘轻放。”

这下子进度慢了。汤姆想了个办法，让露西和温菲尔德也来，光叫他们把桃子放进木箱。妈也来了，她原想早点来的，可是罗撒香晕倒了，得照顾罗撒香，就来晚了。

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他们摘了二十箱合格的桃子。汤姆把第二十箱送到验收处，说：“满一块钱了。可以赊账了吗？”办事员说：“可以。我给你一张赊一块钱账的条子。”

汤姆把条子交给妈。露西和温菲尔德都喊累了。妈就带着两个孩子先离开果园。

杂货铺是个铁皮盖的大棚子。妈推门进去，一个矮小的秃子站在柜台后面。妈说她有张赊一块钱账的条子，想买点肉，那人问要不要来点碎牛肉，两毛钱一磅。妈吃了一惊，价钱太贵了，她记得一磅只要一毛五。那人吃吃地笑着说：“也贵也不贵，你到镇上去买，少说要用掉一加仑汽油。”同样的理由，一毛二一个面包这儿要卖一毛五。妈发火了，“这些东西不是每一样都得花一加仑汽油去运呀！”那人开心地笑了：“我们是卖东西，并不不要买东西。如果我们要买东西，话就不这么说了。”妈还想买点土豆，这儿土豆得卖两毛半五磅。妈说：“够了，我知道镇上的价钱。”那人说：“那你

就到镇上去买吧。”妈捺住火气，温和地问：“这铺子是你开的？”“不，公司的。我不过在这儿做事。”妈又问货价是不是公司定的？来这儿买东西的人，是不是都跟她一样生气？那人迟疑了一会，只好说是。妈就问：“因为这样，你就拿人开心吗？”那人看着妈，没回答。

妈要了四毛钱肉，一毛五面包，两毛五土豆。她知道汤姆想喝咖啡，一问价钱，最便宜的要两毛。正好一块。妈说：“我们七个人干活就挣这一顿晚饭。包起来吧。”交了条子，拿起四个包，她又想到煮咖啡没有糖，汤姆喝咖啡要放糖的，就跟那矮子商量先赊一点，随后再把条子送来。那人先说不行，这儿不允许这么做；后来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毛钱丢进现金出纳机，宽慰妈说：“总算解决了。你下回拿条子来，我再收回这一毛钱。”妈接过一小袋糖，说了声“谢谢”。走到门口，她又回转身去说，“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天天都体会着这个道理。要是遇到了困难，有什么需要，那就去找穷人帮忙吧。只有他们才肯帮忙，只有他们。”汤姆、奥尔、爸和约翰叔叔走出果园的时候，夜已经深了。吃过晚饭，汤姆想去外面看看，刚才吵吵闹闹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爸累得腰痠背痛，而且怕惹是非，不去。约翰叔叔也不去。奥尔只想在附近走走。汤姆就独自往大门走去。

穿过收割了庄稼的田野，爬上一道堤坝，他看见了那高高的铁丝网大门。有个声音问：“哪一个？”汤姆站定了不动。一个拿枪的人走过来，一道电筒光射到汤姆脸上。“上哪儿去？”“散散步。不行吗？”“回去。要不我就吹警笛，把你抓起来。”“我走就是了。”

他默默地往回走了一段，然后弯下身子走进田里，终于到了一道绷着五条带刺的铁丝的篱笆眼前。他仰面躺下，把头钻到最低一条铁丝下面，双手托住那根铁丝，两脚在地下一使劲，身子就溜了过去。他正想站起来，一群人在公路边走过，等他们走远了，才起来眼在后面走。

公路上有座水泥小桥，一条小溪在桥下流过。溪旁有个帐篷，一个男人坐在帐篷前的一只木箱上。汤姆走过去打招呼：“你好。”那人问：“你是谁？”“过路的。”“这儿有你的熟人？”“没有。跟你说我是过路的。”

帐篷里探出个头来，“什么事？”汤姆一见喊道：“凯绥！哎呀，凯绥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凯绥也喊起来：“怎么，我的天，原来是汤姆·约德呀！进来，汤姆。进来。”方才那个人问：“你认识他？”“认识？怎么不认识！认识多年了。我是跟他到西部来的。进来吧，汤姆。”凯绥抓住汤姆的胳膊，把他拉了进帐篷中间点着一盏灯，有三个男人坐在地下。他们疑惑地抬起头来。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向汤姆伸出手：“见到你很高兴，我听凯绥说过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吗？”凯绥说：“是的。就是他。”接着问汤姆一家人在哪儿，他上这儿来干什么。

汤姆告诉凯绥，他们听说这儿有活干，就一家子都来了。

一批州警把他们赶进农场，摘了一下午桃子。进农场的时候他看见一群人在外面大叫大嚷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才出来看看究竟。他问凯绥是怎么到这儿来的。

凯绥朝前探过身来，黄色的灯光落在他那高高的苍白的额头上。他说：“监狱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。我本来象耶稣那样，到荒野里去寻求真理。有时候几乎也体会到了一些道理。可是进了监狱，才真正懂得了真理。”他那双眼睛又锐利，又快活。“大牢房里经常蹲满犯人，老犯人出去，新犯人进来。我跟他们每一个都谈过话，有的是酒鬼。可是大多数是偷了东西给关进

去的，偷的多半是他们急需的东西。他们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，你明白吗，汤姆？”

汤姆说：“不明白。”

“你知道，他们都是好人。他们变成坏人，无非为了太穷，他们需要东西。于是我渐渐明白，所有的乱子全是穷惹出来的。现在我还没把这个道理分析清楚。有一天，他们给我们吃馊豆子。有个犯人吵起来，可是没人理会。他拼命地嚷，又有个犯人嚷起来，我们大家都嚷了。一片叫喊声，就象要把牢房喊炸了似的。这一来倒有了结果：他们跑来，换了些东西给我们吃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还是不明白，”汤姆说。

凯绥双手托着下巴，“我跟你说不清楚，得亲身体会到才行。”汤姆说：“你还没告诉我这儿出了什么事呢。”那个面容憔悴的人说：“罢工，我们罢工了。”汤姆说：“五分钱一箱的工钱少是少，不过还可以混口饭吃。”“五分？他们给你们五分一箱？”那满面愁容的人问。汤姆说：“是呀，我们挣了一块半。”

帐篷里突然鸦雀无声。凯绥呆呆地望着帐篷外一片茫茫的夜色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汤姆，我们也是上这儿干活来的。他们先说给五分，到了这儿只给两分半了。这点儿钱连饭也吃不上，要是有孩子，那就——我们说不干，他们就撵我们，所有的警察都来对付我们。现在他们给你们五分了。你想，等破坏了这场罢工，他们还肯给五分吗？”汤姆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凯绥接着说：“你得注意。我们想方设法住在一起，他们赶我们，把我们拆散，打得我们落花流水。我们支持不久了，有些人两天没吃东西了。你今晚上打算回去吗？”“要回去的。”“好，你把这儿的情形告诉里边的人。说他们让我们在挨饿，同时也在他们自己背上戳了一刀。等人家把我们收拾了，工钱马上就会跌到两分半。”“我告诉他们，可是不知道行不行。从没见过那么多扛枪的人，恐怕连说话都禁止的。里面干活的人一点儿空闲也没有，老低了头，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。”“想法子告诉他们吧，汤姆。只等我们给赶走，他们马上只能挣两分半了，你知道两分半是怎么回事——要把一吨桃子摘下来装好，才能挣到一块钱。不行，这干不了。”“我一定想办法告诉他们。”

凯绥问起汤姆的妈妈。汤姆说妈妈很好，她很喜欢那个收容所，那儿有洗澡间和热水，没有警察，大伙儿当自己的警察，也不出什么乱子。他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月，只有一个坏蛋，大家把他赶出了收容所。凯绥听了兴奋得两眼发光，对大伙儿说：“我早跟你们说过，警察惹出来的乱子多，平息的纠纷少。汤姆，听我说，你设法叫里边的人出来。现在桃子都熟了，只要出来两天就行。”汤姆说：“不会出来的。他们能挣五分钱，别的事儿就一概不管了。”“可是到他们起不了破坏罢工的作用那时候，就挣不到五分了。”“他们不会明白这个道理。我爸就不肯干。我们没有东西吃了。今晚上可吃了肉，多是不多，总算吃到了。你想爸肯为了别人，自己不吃饭吗？”凯绥感伤地说：“我希望他们能明白，只有这样办，他们才有把握吃得到肉。——唉，有时候不免寒心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我坐牢的时候，他给抓进去了。他要组织个工会，已经成立起来，自卫团把它破坏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就是他原先出力帮助的那些人把他抛弃了。大伙儿都不理他，生怕让人看见跟他在一起。他们说：‘你走吧，你在这儿对我们有危险。’唉，老弟，真叫人伤心哪。他

却说：‘你要是懂得这事的意义，就不会怎么伤心了。譬如法国革命吧，那些个想出革命主张的人都给砍了脑袋。事情总是这样的，理所当然，不足为怪。干这种事不是为了开心，原是不得不干才干的，这是你的本分。你看华盛顿吧，革命搞成了，那些王八蛋后来却跟他作对。林肯也一样，也是那班人嚷着要杀他。理所当然，不足为怪。’”

汤姆说：“这倒不象是开玩笑的话。”

“当然不是。这个坐牢的人说：‘总之，尽自己的力量干就是了。只要看到这一点就行：每次都前进了一步，也许会倒退一点儿，可决不会完全退回原处。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。这么一想，就觉得很有意义了。就是说，从表面看好象白费气力，其实不会的。’”

这时候，坐在帐篷外面守望的人拉开了门帘，“我好象听到什么声音，仔细一听，又什么都听不到了。”面容憔悴的那个人走了出去。一会儿，他朝帐篷里说：“凯绥，把提灯拧息了。快出来吧，出事了。”

凯绥拧息提灯，摸索着走出去，汤姆跟在后面。

帐篷外蛙声一片，还有尖利的蚩蚩声，在这些声音之中，夹杂着很轻的脚步声，仿佛四面八方都有人往这儿走来。那面容憔悴的人低声说：“打那桥洞里钻过去，那是条出路。”

他们悄悄地沿小溪走到桥洞跟前，弯下身子钻进黑沉沉的桥洞，到另一边才直起身来。

“他们在那儿！”一声尖利的喊叫，两道电筒光射到他们的身上，迷住了他们的眼睛。“不许动！”黑地里传来声音说，“就是他，那个脸上发亮的王八蛋！”

凯绥的呼吸急促起来，他说：“听我说，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你们在当帮凶，叫人家的孩子饿死。”

“住嘴，你这个赤党王八蛋！”一个矮胖子拿着根白色的新铁锹柄走到亮光里来。

凯绥继续说：“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

那矮胖子抡起铁锹柄打来。凯绥一闪，那根粗大的木棒打中了他的额头，喀喇一声，他往旁边一歪，倒出光圈外面去了。

“哎呀，乔治，你把他打死了。”“拿电筒照照看，这王八蛋真是活该。”电筒光照到了凯绥给打碎的额头。

汤姆低头看看牧师。电筒光掠过矮胖子的两腿和那根铁锹柄。他悄悄跳过去把铁锹柄夺到手，第一下没打中，只打着了肩膀，第二下却狠狠打中了那家伙的脑袋。矮胖子跌倒在地，他又在那脑袋上揍了三下。一刹时电筒光乱晃，只听得一阵阵叫喊声和矮树林里嚓嚓的跑步声。他骑在矮胖子身上，一根木棒打中了他的头，这一棒是斜打过来的，他觉得就象触了电似的，于是弯下身子沿小溪跑去，劈里啪啦的脚步声紧跟在他后面。他一转方向钻进矮树林，躲在野葛丛里。脚步声近拢来，电筒光往小溪下游照去。他爬上坡顶，钻进果园，还听得叫喊声和向小溪下游追赶的脚步声。他弯着腰跑过已经锄过的田地，钻进农场的篱笆，然后悄悄趴下，大声喘气。趴了很久，他才定下心来，摸摸麻木的脸和鼻子。鼻子打破了，血沿着下巴直往下淌。他慢慢爬到水渠边，用冷水洗了洗脸，从衬衫后面的下摆上扯下一块布，蘸了点水，按在鼻子上。

乌云飘了过去，满天繁星，夜又沉寂了。汤姆小心地走近住地。一个看

守似乎听见了什么，喊道：“哪一个？”汤姆连忙扑倒，一声不响。电筒光从他上面掠了过去。他悄悄爬到自家门口。门嘎嘎一响，妈沉着而又警觉地问：“谁？”“是我。汤姆。”“喔，你快睡吧。”

汤姆没睡着，受伤的脸恢复了知觉，打破的鼻子肿了，痛得浑身发抖。他定睛望着窗外，只见天上的星星往下落，渐渐不见了。

黎明终于到来。妈头一个起身，然后喊起爸，让他凭条子去杂货铺赊点玉米面和猪油。两个孩子也都醒了。妈向床垫望了一眼，约翰叔叔已经醒来，奥尔还睡得很酣。

妈两眼转向汤姆，望了一会，连忙走到他身边，“汤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嘘！小点声。我跟人打了一架。”“汤姆！”“我实在忍不住，妈。”妈跪下来问：“你又闯祸了？”过了许久他才回答：“是的，闯了祸。我不能出去做工了，我得躲起来。”

两个孩子爬过来，瞪起眼睛关切地望着汤姆。“他怎么啦。

妈？”“别闹，洗脸去。”他们退开去，靠着墙坐下。

妈问汤姆：“厉害吗？”“鼻子破了。”“我是问这场祸事怎么样？”“喀，这场祸事可不小！”奥尔睁开眼睛望着汤姆，“你闯了什么祸？”约翰叔叔也问：“怎么啦？”爸正好买了玉米面和猪油回来，就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汤姆用胳膊肘撑起身子，一会儿又躺下了，“哎呀，我浑身没劲儿。我马上告诉你们。孩子们怎么样？”妈对蜷在墙边的两个孩子看了一眼，“你们洗脸去。”汤姆说：“不，还是让他们听听。他们不知道反而会乱说。”他说他去看外面出了什么事，不想遇到了凯绥。凯绥在领导罢工。那些家伙来抓凯绥，用铁锹柄打碎了他的脑袋。他气坏了，夺过铁锹柄，打翻了一个家伙。

妈憋住气。爸发呆了，小声问：“打死了吗？”“我——不知道。我气坏了，想打死他。”妈问：“你让人家看见了吗？”“不知道，我想是看见了。他们用电筒照我们。”

妈注视着汤姆的眼睛，呆看了一会。她让爸劈几个木箱当柴火，好做早饭，爸几个还得会做工，又关照露西和温菲尔德不许说出去，自己就生火，和面，煮咖啡。

劈好柴火，爸走到汤姆身边，说：“凯绥——是个好人。他干吗要管那些闲事？”汤姆闷声闷气地说：“他们来这儿做工，原说五分一箱。”“咱们挣的是五分呀。”“不错。可咱们干的是破坏罢工的事。他们只给那些人两分半。”“那连饭也吃不上呀。”“他们就为这个才罢工的。罢工昨天晚上给破坏了，说不定今天咱们就只能挣两分半了。”“唉，这些王八蛋——”“是呀！”

爸，你明白吗，凯绥终究还是个——好人。他躺在那儿，脑袋给打扁了，血往外直淌，天哪！”他用两手蒙住了眼睛。

约翰叔叔问：“我们怎么办呢？”奥尔已经起来，哼了声说：“我打算离开这儿。”汤姆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奥尔。我们现在少不了你，我就需要你帮忙。我现在出了事，只等能站起来就要走的。你要留下来照顾卡车。”“我可不喜欢干这个。”“没法子，奥尔。这是你的亲人，你能帮助他们。我却要连累他们的。”奥尔忿忿地嘀咕着：“不知道干吗不让我去车行找个活干。”“以后再说吧，奥尔。”

外面传来好些汽车慢慢开动的声音，爸到窗口望了望说：“新来一大批

工人。”汤姆说：“我看罢工准给破坏了，今天就只能挣两分半了。”“那可是拚了命也吃不上饭呀。”“吃落地桃子吧，那也能填饱肚皮。”妈开口了，“听我说。今天买了玉米面，还有玉米糊吃。等攒下了买汽油的钱，我们就走。这儿不是好地方。我也不愿意汤姆一个人流落在外。”“不能这么做，妈，我要连累你们的。”妈绷紧了脸，“就得这么做。快来吃吧，吃了妈去干活。我洗洗脸就来。咱们得挣点钱才行。”

三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先走。妈拿了杯盘到汤姆跟前，让他吃点东西。汤姆痛得没法吃。妈就在他床垫边坐下，止汤姆把昨晚上的事情再说清楚些。凯绥干什么来着？他们干吗要打死他？汤姆说：“他只是站在那儿，几支电筒光照在他身上。”“可记得他说了些什么？”“记得。他说：‘你们不该叫人饿死。’那胖子就骂他是赤党。凯绥说：‘你们不知道自己干的什么事。’那家伙就下毒手了。”“他就是这么说的吗——‘你们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’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可惜奶奶听不到这句话了。”“妈，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不知不觉就干了，简直没想到自己会干这种事。”“你做得对。我巴不得你没有这么干，巴不得你不在场。可是你干的是该干的事。我找不出你的错来。”

汤姆打算当夜逃走，不要连累了一家子。妈苦苦劝他留下，说一家子原是个整体，现在不了。奥尔一心想独自去找出路，约翰叔叔勉强撑持着，爸失去了他的地位，算不得一家之主了；一家子散了，不象个家了。她始终想把这个家撑持下去，可不知道怎么办。罗撒香快生孩子了，还没有个家，露西和温菲尔德愈来愈野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。听了妈的诉说。汤姆答应留下，虽然他明白是不该留下的。

妈放下心来，让汤姆好好睡一觉，关照罗撒香，有谁来的话就说汤姆病了；稍稍收拾一下屋子，就赶去干活。

汤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，几乎要睡着又醒了过来。罗撒香躺在自己的床垫上问他，是不是杀了人？他叫罗撒香别这么大声，会让人家听见的。罗撒香嚷道：“我怕啥？那位太太告诉我，犯罪是要报应的。我想生个好孩子，还有什么希望？康尼走了，我又吃不到牛奶。现在你又杀了人；我的孩子能好得了吗？我知道，会成个怪胎。怪胎！”汤姆爬起来，走到她跟前，“别嚷！”“走开，你不是头一次杀人了。我看都不要看你！”罗撒香用毯子蒙住头，神经质地呜咽起来。

汤姆咬住下嘴唇，慢慢走到爸的床垫边，床垫下压着支叉又长又重的来复枪。他拿起枪，退开枪膛，见里面装着子弹。于是回到自己的床垫上，把枪放在身边，躺下来。他用毯子盖住受伤的脸，叹气说：“天哪，天哪！”

又有汽车开来，传来谈话声：“多少人？”“三个。给多少工钱？”“两分半。”“这连饭都吃不上呀。”“我们只出这个价。南边来了两百人，都愿意挣这份钱。”“可是，先生！”“工钱又不是我定的。愿干就干，不愿干请便。”“就两分半？”“是的。两分半。”

汤姆矇矇眈眈睡了一阵，一个悄悄的声音把他惊醒。他摸着枪，掀开盖在脸上的毯子，只见罗撒香站在他边上。就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罗撒香说：“放心睡吧，我给你守门，谁也不让进来。”他打量一下罗撒香的神色，说：“好。”又用毯子把脸盖住。

将近天黑，妈买了点吃的回家。汤姆醒了，从床垫上坐起来。妈问：“可有人来过？”汤姆说：“没有。我听见外面有人说，他们把工钱减了。”妈

没有马上接岔。

罗撒香没精打采地望着妈。汤姆用大拇指指指她，说：“起先她乱叫乱嚷，以为所有的祸事全是对她的报应。既然我惹她这么烦躁，还是走的好。”妈问罗撒香：“你干吗呢？”女儿怨恨地说：“尽碰到这种倒霉事，我哪能生出个好娃娃？”妈说：“别说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你得给我闭上嘴。”她回头转向汤姆：“你别放在心上。快生孩子的时候，就是这种心情。我还记得那个滋味，什么事都象箭似的射到你心坎上，别人的话好象句句都在刺你，好象什么都在跟你作对。这不能怪她。不许再说了。”

妈打算生火做晚饭，叫汤姆去弄点柴来，再一想，汤姆不能出门，就叫他把剩下的最后一只木箱砸了，点着了炉子。汤姆问：今天挣了多少钱？妈没有讲，她不愿意谈这个。

天色愈来愈暗。露西突然奔进屋来，说温菲尔德晕倒了。妈急忙跟小女儿出去。小道上三个男人走来，当中一个抱着温菲尔德。妈跑上前去，谢过那三个人，把温菲尔德抱回家，放在一条床垫上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温菲尔德迷迷糊糊睁开眼来，摇摇头，又闭上了。露西在一边说：“他桃子吃得太多，泻了一整天。”妈摸摸温菲尔德的额头，并没有发烧。汤姆说：“他是饿坏了。给他买瓶牛奶吧，掺在玉米糊里给他喝。”正好爸、约翰叔叔和奥尔三个捧了好些柴枝回屋，妈就让爸给温菲尔德去买牛奶。这一天他们总共才挣了一块四毛二分钱，一瓶牛奶花了一毛一，爸很有点儿舍不得。

晚饭只有玉米糊，奥尔嚷着，要干活就得吃肉。妈劝他将就点，挣来的钱得留一些买汽油，得把眼前最紧要的事对付过去再说。吃罢晚饭，汤姆请妈把要对付的事说来听听。妈让爸说。爸讲了两件事，头一件，他们果然把工钱减了，再一件好象是对着汤姆来的：他们派出许多警察，要抓打死矮胖子的凶手，放空气，称那人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，是第一个动手的；还有人说，抓住了要用私刑来处死。汤姆问，他们可知道那人的模样？爸不大清楚，可是他听说，他们认为那人受了伤。汤姆摸摸受伤的脸，表示自己应当离开，虽然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，但是他不打算给人绞死，留着性命还要那样干下去。再说，他也不肯让自己家里人受牵连，所以非走不可。

妈对汤姆说：“你不能走。在别处你躲不住，谁也不能相信，家里人是靠得住的。我们带你走，我已经想好了办法。”油箱里还有四分之一汽油。妈吩咐奥尔把卡车开到门口，叫爸和约翰叔叔把一个床垫搬上车铺平，把另一个床垫弯成拱状盖在上面，做出个洞来，让汤姆钻进洞里，然后在四周堆上行李。

装好车，一个看守背着散弹枪过来，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爸说：“打算上别处去。人家给我们找到了工作。”“得检查检查。”电筒光射到爸的脸上，又射到约翰叔叔和奥尔脸上，“你们不是还有一个人在一起的吗？”奥尔说：“你是说那个脸色苍白的矮个儿吗？”“是呀。”“他是搭我们便车来的，今儿早上减了工钱，他就走了。”“他什么模样？”“矮个儿，脸色苍白。”“今天早上他脸上有伤没有？”“我没看见。汽油站这会儿卖油不？”“卖。”奥尔招呼大家上车，叫妈坐在前面。妈说：“不，我要坐在后面。爸，你也坐在后面吧，让罗撒香和约翰叔叔坐在前面。”奥尔说：“爸，把工钱条子给我，我要买点汽油。”看守看着他们顺小道开去。

到汽油站，奥尔苦苦跟办事员商量，用工钱条子买了两加仑汽油，找了零钱。在大门口，他们又受到一次检查，就开出了农场。

初下的霜使夜间的空气有些寒冷。路边果树上的叶子开始飘落，冬天快要到了。

他们不知道往哪儿去。为了汤姆脸上的伤，为了避开警察，车子尽在乡间的小路上东拐西拐。开上一条石子路，路旁再不见果树了，全是棉花。一条岸边有矮树林的小河跟路并行。走了一阵，车灯照见一排卸掉轮子的大货车停在河边。路旁有块大木牌，上面写着“招雇摘棉工人”。

开过那儿不远，汤姆敲敲驾驶室的铁壳。奥尔在路旁停住车，下来问什么事。汤姆让他把车灯和引擎一齐关了，到后面车厢上去，然后对妈说：“我看见那块木牌了，他们要招摘棉花的工人，你们看见刚才那些大货车了吧，摘棉花的工人就住在那里面。你们到那儿去吧，也许能找到活儿干。”妈问：“你怎么办呢？”“你看见河边的矮树林没有。我可以躲在矮树林里。到晚上，你们送点东西来给我吃就行了。刚才我看见一条干水沟，说不定我能在那儿睡觉。”

爸觉得汤姆的主意挺不错，就叫奥尔把车子开回刚才经过的地方，说：“我们在卡车上睡到天亮，明天就能找到活儿干了。”妈问：“汤姆怎么办？”汤姆说：“你们别管我。我带上条毯子就行了。开回去的时候，你们留意着点。有条挺合适的干水沟。你们送点面包、土豆、玉米糊，就放在那儿，我自己去拿。等伤好一点，我就出来跟你们一起摘棉花。”妈说：“你可要当心呀。”

“你放心。”汤姆拿上毯子，翻过挡板下车。妈看着他的身影在夜色里渐渐模糊，终于消失在河边的矮树林里，说：“天哪，但愿平安无事。”

## 二十七

深绿的棉秸变得七支八叉，白色的棉花从棉荚里爆出来似的。

招雇摘棉工——招贴贴出去，传单散出去，还写上了路这的木牌。

我要摘棉花。

有袋子吗？

没有，我没袋子。

你得花一块钱买袋子。要是没有现钱，可以拿头一回摘一百五十磅的工钱来抵。摘头遍棉的工钱是八毛钱一百磅，摘二遍棉是九毛。你知道，这很公道。

把袋子系在腰里，在两条腿中间拖着走。起先倒挺轻。

用指尖摘下棉花，往夹在两腿间的袋子里装。后来越拖越重，象种地的马似的，夹紧了屁股往前拽。孩子们是没有袋子的，一路跟在后面，摘下棉花装进大人的口袋里。

袋子装满了，拿去过磅吧。这下吵起来了。过磅的人说你在棉花里掺了石头。你又说他的磅不准，克扣了分量。有时候他说得不错，袋子里确实有石头。有时候你说得不错，他的磅确实不准。有时候大家都对，石头也有，磅也有毛病。于是老是争吵。。

天黑了。大家累得精疲力尽，可是干得挺好，一家子挣到了三块钱。虽然挣得不多，还是希望这种活儿能多干几天。

要是只有五十个人，这活儿就能多干几天。可是这儿却有五百人，根本干不长。有个人老挣不出他买袋子的钱。每一回上工他都得买只袋子，不等他摘够分量，地里的活就完无论如何得攒下点钱，冬天快要到了。一到冬天，加利福尼亚压根儿找不到活干。

十二辆卸掉轮子的大货车，六辆一排，头尾相接，停在河边一小块平地上。约德家运气好，赶上还剩一个空位，住进了未了一辆货车的一头。后来的摘棉工人只好住帐篷了，一个个帐篷塞满了那块小小的平地。

他们干得不错。妈用旧衬衫给孩子们各人做了只小口袋，两个孩子也学会了摘棉花。每天晚上他们能吃一回肉，还添置了点东西。

这天傍晚，从棉花地里回来，他们走进十字路口那家铺子。妈买了三磅排骨，一块牛肉，还给罗撒香买了瓶牛奶。爸又要了罐糖浆，好做煎饼吃。

露西拿了两大盒玉米花试探地喊：“妈？”妈一点头或者一摇头，能叫她的探问变成惊喜或是悲伤。妈说：“快放回去——”悲伤开始在露西的眼睛里形成。爸说：“只要五分钱一盒。两个小家伙今天干得不错。”妈点头说：“好吧。”露西又惊又喜，拉着温菲尔德跑出门去。

回到家里，妈刚煮好排骨，温菲尔德悄悄进来。“妈，露西说出去了。”“什么说出去了？”“汤姆的事情。”妈瞪着眼睛，跪了下来：“她对谁说的？说了些什么？”

事情是这样的。露西没有把玉米花一下子吃完，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吃。几个孩子过来想吃一点，露西一点也不肯给。有个孩子抢走了露西的玉米花盒子。露西追上去，打了这个又打那个。来了个大女孩狠揍了露西一下，把露西揍哭了。两个打起架来。露西说要找哥哥来杀了那大女孩。那女孩说她也哥哥。露西说：“我哥哥会把你哥哥杀了。”女孩说：“要是我哥哥把你哥哥杀了呢？”露西就说：“我哥哥杀过两个人了，正躲着呢。”

妈浑身没有了力气，“糟糕！老天瞎了眼，怎么办呢！……温菲尔德，你去把露西找回来。”

温菲尔德刚走，三个男人进来。妈低声对爸说：“露西把汤姆躲起来的事说出去了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她跟别的孩子打架，就把这事说出去了。”“唉，这个畜生！”“不，她不知道这话有什么干系。我得去找汤姆，叫他当心。你耽在这儿留神有什么事情。”

这时候露西进来了，她又愧又怕，一身稀脏，脸上有血痕。温菲尔德得意洋洋跟在后面，“我跟她说她闯祸了。”妈喝了声，“住嘴！露西吃了人家的亏，别再叫她受委屈了。”露西猛地扑到妈怀里，哭诉说：“他们抢我的玉米花。那臭丫头，她打我——”妈摸摸她的头，“别哭，你还不懂事。放开我，我要出去。”温菲尔德说：“都是她吃玉米花惹出来的。该揍她一顿。”“少管闲事。你倒要挨顿揍呢。让我走吧，露西。”

妈把两块排骨几只煎土豆放进一只铁盆，用报纸包上，出了门，大模大样地走去。一路有人跟她招呼：“你好，约德太太。”“你好。”“送东西去？”“那边有个朋友。我想带点面包回来。”走完那排帐篷，她回头望望，那一小块场地上一片灯火。

妈悄悄在河边的柳树丛里等了五分钟，看有没有人跟在后面，然后沿着河边的小路向前走。来到一条干涸的溪沟边。

看见沟壁一个黑洞，每回给汤姆送吃的，她总放在那个洞里。

她把留在那儿的空盘取出来，又把纸包小心地塞进去，随即钻进柳树丛，悄悄坐下。等了好久，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渐渐近来，一个黑沉沉的人影来到溪边，遮住了那个黑洞，一会儿又走开去。“汤姆！”“是你呀，妈！”妈

站起来走到他跟前。汤姆说：“你不该耽在这儿。这儿离小路太近，只怕有人走过。”“我有话要跟你说，非等着你不可。”“那跟我来吧！”

汤姆穿过柳树丛，沿田边走了四分之一哩，走到一片野黑莓树边。妈跟在后面。汤姆拉开一堆藤蔓，说：“得爬进去，这阵我就跟兔子那样过日子。”妈爬进洞里，听见汤姆也爬了进来，又听见他打开纸包，就说：“有排骨，还有煎土豆。”“好家伙，还是热的呢。”

洞里漆黑一团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妈听得出汤姆吃得很香。

她不自在地说：“汤姆，露西把你的事说出去了。”汤姆问是怎么回事？妈说：“这不怪她。她跟人打架，都搬出哥哥来吓唬对手。你知道她们那一套。后来她就说，她哥哥杀过两个人，正躲着呢。”汤姆格格笑起来，“妈，这不过是孩子话，没关系。”“不，不那么简单。孩子们会说开去的，大人听到了又会到处说。不多久，他们很可能派人来追查那件案子。汤姆，现在你非走不可了。”“我一直这么说。老担心有人看见你把东西放在那洞里。”

妈也知道汤姆担心得有理，可是总希望他耽在近边。她好久没看见汤姆了，现在又看不见，就问汤姆脸上怎么样了。汤姆说好得很快。妈让汤姆靠拢去，伸手摸着了他的头，然后摸到了鼻子，再摸到左颊上，说：“你结了个很大的疤，鼻子都歪了。”汤姆以为这倒是件好事，也许谁也认不出他了。要是他不曾在牢里留下过手印的话，真高兴得没法说了。

妈说：“再让我摸摸。我要记着你，哪怕凭手指摸摸。手指也有记性。你非走不可了，汤姆。”她叫汤姆伸过手去，说：“我们干得很好。我偷偷攒了点钱。这儿带来七块。”汤姆说：“我不能拿你的钱。我有办法混下去的。”“你不带点钱去，我会睡不着的。说不定你得搭公共汽车，或者有别的用处。我希望你跑远点，跑出三四百里路去。”“我不要这钱。”“拿去，听见了吗？你不该叫我伤心。我想你可以到一个大都市去。到了那里，人家就不会再找你了。”

汤姆掉过话头对妈说：“你猜我成天成夜一个人躲着，心里想着谁？凯绥！他讲过许多道理，常常叫我讨厌。可是现在倒想起了他说的话。他说有一回他到荒野里去找自己的灵魂，他发现自己的灵魂不过是个大灵魂的一部分。他说荒野不好，因为他那一部分灵魂要不跟其余的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整体，那就没有好处。真奇怪，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。当时我根本没用心听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一个人离开了大伙儿是不中用的。”

妈问汤姆往后怎么打算？沉默了许久，汤姆说他想起了收容所里的情形。为什么不能到处都象那样过日子？又说他要照凯绥那样去干。他老在瞎想，要是把所有的老百姓都聚拢来，象农场里闹罢工的那些人一样叫嚷一下

妈担忧地说：“往后我怎么能打听到你的消息呢？他们也许会伤害你，也许会把你杀了。我怎么知道呢？”

汤姆不自在地笑着说：“也许凯绥说得对，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，只是一个大灵魂的一部分。那么——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，汤姆？”“那就无关紧要了。我就在暗地里到处周游。哪儿都有我——无论你朝哪一边，都能看见我。只要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在斗争的地方，就有我在。只要有警察在打人的地方，就有我在。人们生气的时候会大叫大嚷，我跟他们一起在嚷。饿肚皮的孩子们知道晚饭做得了会哈哈大笑，我跟他们一起在笑。咱们老百姓吃到自己种出来的粮食，住上自

己盖起来的房子，那些时候，我都会在场。天哪，我这样说简直象凯绥了。我想他想得太厉害了，有时候仿佛还看见他。”妈不大明白汤姆的意思。汤姆说他自己也不明白，一个人老不能走动，难免要胡思乱想。

妈该回去了，她一定要汤姆把钱拿去。汤姆没再推，牵着妈的手走出洞口，说了声“再见”。妈也说了声“再见”，就很快走了。他的眼睛又湿又烧，却没有哭出来。

上了公路，妈听见背后有脚步声。她慌张地回转头去，有个男人赶了上来，是个小农场主，有二十亩棉花，成熟得迟了点，现在总算可以摘了，想要雇一些人来摘，肯出九毛一百磅的工钱，妈问明了地点，说：“我们一定要去。”

回到未一辆大货车里，爸和约翰叔叔跟住在货车另一头的魏赖特先生背靠车壁坐在那儿。妈讲了明天去别处摘棉花的事，爸说最好开了卡车去，去早些可以多摘些。这儿的棉花快摘完了。魏赖特问，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去。妈说，当然可以；还说魏赖特一家可以搭他家的卡车，汽油两家平摊。魏赖特很感激，妈说这对双方都有好处。

爸告诉妈，魏赖特先生是来跟他们谈一伴事的，这件事叫魏赖特很担心，原来他的女儿阿琪天天晚上跟奥尔一起在外面蹓跶，没准出了什么岔子。阿琪已经成人，该有丈夫了。魏赖特夫妇也并不拘怨奥尔，还挺喜欢他，只是担心两家一旦分手，阿琪又会出岔子，他们不愿意丢人现眼。妈答应魏赖特，一定不叫他家丢脸，爸会跟奥尔说的；如果爸不肯说，她自己跟奥尔说。魏赖特道过谢，绕过隔在车厢当中的油布挡子，到那一头去了。

妈把爸和约翰叔叔喊到身边，一同坐在床垫上，低声对他们说：“我打发汤姆走了，到老远的地方去了。”爸和约翰叔叔都觉得只好这么办。爸说：“我知道。我已经不中用了。我时刻想着过去的情形。老惦着家乡，这里的情形就象看不见似的。真怪，让女人当家作主了！女人叫干这干那，叫上这儿上那儿，我也满不在乎。”妈安慰他说：“女人比男人能适应环境。女人靠双手过活，男人靠脑子过活。你别发愁。也许明年咱们能弄到一块地呢。”爸怎么能不愁？手里一无所有，马上就有一长段日子找不到活干，再说罗撒香的产期也不远了。为了避开这些揪心的事情，他就老回想从前的光景。他说：“咱们这辈子象完蛋了。”妈笑笑说：“不，没完。这个道理又只有女人懂得。男人的生活是一跳一跳的——孩子出生，大了去世，这是一跳；置了一块地又把它丢了，这又是一跳。女人呢，女人的生活象河水似的，不断地往前流。女人对生活的看法就是这样。咱们不会完蛋的。人们总在前进，尽管有人死了，剩下的人却更坚强了。总得把眼前的日子过好。一天也不能放松。”妈的话叫约翰叔叔想起他的妻子来，“当初她要是不死该多好——”

踏板上一阵缓缓的脚步响，奥尔从油布挡子边走进来。妈唤他过去，说他们正在交谈。奥尔说他也正想谈谈，他不久就要走了。妈问他为什么要走，奥尔说他跟阿琪想结婚，他打算去车行找个工作。听说奥尔和阿琪要结婚，妈高兴得要命，只希望他暂时别走。油布挡子那边的魏赖特太太也听到了奥尔宣布的喜讯，高兴地探过头来，说可惜没有喜糕，该做块喜糕什么的才好。妈就说：“我来煮点儿咖啡，做几个饼子吧。”魏赖特太太说：“太好了！我拿点糖来放在饼子里。”

妈忙着和面粉的时候，罗撒香从外面回来，问妈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听到奥尔和阿琪想要结婚，她一声不响地看看奥尔，转身又走了出去。她走到小

溪边，钻进柳树林，在柳林深处仰面躺下。她感到肚里的孩子沉甸甸的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妈就起来了。刚生起炉子，罗撒香也坐了起来。妈发觉罗撒香不同往常，问她有什么心事。罗撒香说她也要去摘棉花。妈不同意罗撒香去，因为她产期快到了。可是罗撒香坚持要去。妈问她，是不是奥尔和阿琪的事引起了她什么想法？问了几遍，女儿没有回答。

喊起了一家子，那边魏赖特家也动了起来。奥尔嘀咕着，天不亮又摘不了棉花。妈说得在天亮前赶到那儿。两家人都准备完毕，妈还是希望罗撒香别去。女儿咬紧牙关，非去不可。妈说：“你没有袋子，也拖不动袋子。”“我摘到你的袋子里好了。”妈只得叹口气答应。

他们到得并不早，那儿已经聚集了一群人。天蒙蒙亮，大家就赶到地里，各占一行，摘起棉花来。西风呼呼地吹动他们的衣裳，一堆堆灰色的云乘风飘过山头，快下雨了。人们相互比赛，也跟快要落下来的雨比赛。只有这点棉花可摘，也只有这点钱可挣了。十一点钟，二十亩棉花全都摘完。算了工钱，约德和魏赖特两家又坐上卡车回去。

车到半路，大雨点洒下来了。罗撒香靠在妈胳膊上，直打哆嗦。妈说罗撒香不该来的，她顶多不过摘了十三四磅。奥尔听妈的吩咐，开快车回到大货车那儿。妈一边让男人们和两个孩子赶紧去拾点柴火回来，一边和魏赖特太太一起把罗撒香扶进货车，扶上床垫。

罗撒香只觉得冷，妈把所有的毯子拿来，全给她盖在身上。

天黑得比往日早。一户户人家挤在大货车里，听着倾泻在车顶上的雨声。

## 二十九

开始是下一阵停一阵的骤雨，渐渐变成均匀的小雨，不停地下着。地里吸足了雨水，出现许多泥潭，低洼的地方成了小湖。高山也吸足了雨水，山洪涌入溪流，使溪流和河水泛滥起来，田野成了一片灰色的湖泊。

下第一场雨的时候，人们还以为雨不久就会过去。等到地面有了水潭，人们就拿了铲子，冒雨在他们帐篷周围修起小小的堤坝，大雨打在帐篷的帆布上，淋透了帆布，往下直淌。堤坝给冲走了，外面的水溢进来，把床垫毯子全弄湿了。人们叠起木箱，在木箱上搭起板子，穿着湿衣服日夜坐在木板上。

终于非搬不可了。但是旧汽车上的点火线和气化器着了水，往往开不动，即使机器转动了，深深的泥浆又陷住了车轮。

人们只好抱着孩子，背着老人，带上潮湿的毯子蹚水离去。要是高地上有个棚子，那些打着哆嗦的绝望的人就把它住满了。

渐渐，最大的恐惧降临了。将要有三个月找不到活干。人们挤在棚子里，恐惧笼罩着他们。孩子们饿得又哭又叫，谁都没有吃的。疾病跟着来了，有肺炎，有麻疹。

于是一些湿淋淋的男人蹚水到市镇上，到乡间的店铺里，到救济机关去讨饭，请求救济，或者偷扒拐骗。住在舒适的房屋里的人们对这些流离失所的人起初感到怜悯，后来感到厌恶，终于感到憎恨。镇长们派出了大批警察，添置了枪支弹药和催泪弹。

肺炎害得直喘气的妇女在棚子里的湿草堆上生孩子。老人蜷缩在墙角里死去，使得验尸员没法弄直他们的身子。夜里，饿疯了的人大胆来到鸡埭边，抓了一只就走。要是有人对他们开枪，他们也不跑，只是满腔怒火地踩着水走去；要是给打中了，就有气无力地跌倒在泥潭里。

雨停了。田野里积着水，映出灰白色的天空。男人们走出棚子，一声不响望着淹没了的土地。偶尔，他们小声交谈几句。不到春天决不会有活干。没有活干就没有钱，没有东西吃。人们养了一群马，用它们来耕地。在它们不干活的时候，决不会把它们赶出去挨饿。那是马，咱们是人。

女人盯着男人，看他们是不是终于会泄气。只要一些男人聚在一起，他们脸上的恐惧就不见了，变成了愤怒。女人们于是宽慰地叹口气，知道可以放心了：男人们并没泄气；只要恐惧能变为愤怒，那就永远不会泄气。

草的嫩芽从地面钻出未，几天工夫，山头就透出初春的淡绿色了。

下雨的第二天，奥尔取下隔在大货车中间那块油布，拿去铺在卡车车头上。这么一来，大货车上的两家就成为一家了。

到第三天，魏赖特夫妇焦急起来，想走。妈竭力挽留他们。爸和约翰叔叔站在车门口，望着涨水的小河。爸说：“约翰，水再涨上来，我看会把咱们淹了的。”“是呀，不保险。”爸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个弧形，“要是从上面到底下筑一道堤坎，准能把水挡住。只要大家动手就行。”“是呀，就是不知道别人肯不肯干。也许他们宁可往别处搬。”“咱们该去找人家商量商量。要是大家都不干，那就只好离开这儿了。就怕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。”

爸把自己的想法说给魏赖特听。魏赖特以为可能还是走的好。奥尔表示如果魏赖特家要走，他也要走，总之他要跟阿琪在一起。爸说他再去问问别人，别人不干，大家都走就是了。就和约翰叔叔一起，到别的车上商量去了。

妈在炉子眼前往火里添柴。露西靠着她直嚷饿，缠得妈心烦意乱。躺在床垫上的罗撒香忽然一声尖叫。妈连忙走过去，只见罗撒香牙齿咬住下嘴唇，满头是汗，眼睛里闪着害怕的神色。她把魏赖特太太喊来，说，“我看要生了。早产。”魏赖特太太接过许多生，很有把握，她和妈一起推上货车的拉门，只留下一道缝，不让罗撒香叫风吹着，又叫阿琪领着露西和温菲尔德下车去；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把削果皮的小刀，放在床垫底下，准备割断脐带的时候用。

妈问罗撒香：“这会儿觉得还好吗？”罗撒香紧张地点点头，问：“要生了吗？”妈说：“对啦，要生个好娃娃了。你要听话，能站起来走走吗？”“我试试。”妈和魏赖特太太一人一边扶着罗撒香，慢慢地走了几个来回。一会儿，罗撒香觉得一阵疼痛，哭起来了。她们让她在床垫上躺一会，等阵痛过去，又扶着她来回地走。爸从门口留下的缝里探头进来，问干吗把门关上。知道罗撒香快生了。他说：“那么，咱们要走也不能了。”

爸蹚着泥浆走到小河边边。那儿有二十个男人站在雨里。爸喊道：“非修堤坎不可了。我女儿要生孩子了。”一个高个儿说：“又不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可以走。”爸说：“当然可以，谁也不会拦你。反正只有八把铲子。”他奔到河岸最低的地方，动手干起来。其余的人排在他后面。他们用泥土堆成一道长堤。

没有铲子的人折下柳条，编成蓖子插在堤上。大伙儿鼓起了工作的热情，战斗的热情。一个人刚放下铲子，另一个又拿起来。每逢约德家住的大货车上传来尖厉的叫声。这些人不安地听一会，又拼命干起来。那堤坎越修越长，两头都接上了公路的路坎。水涨得慢了，爸得意地笑了。河水冲击着新修的堤坎。爸喊道：“再加高些，咱们把它再加高些。”

直到天黑，他们还在干。他们忘记了疲劳，脸上毫无表情，象机器似地干着。罗撒香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，隔二十分钟就要发作一次，剧烈的号叫声不断传来。爸叫约翰叔叔别干得太猛，要累坏的。约翰叔叔说他受不了那号叫声，叫得象当初他妻子那样。要不是拼命地干，他只好跑掉了。持续了很久，号叫声终于停止了。爸说：“要是孩子生下来了，妈会叫我的。”

翻腾的河水冲击着河岸，哗啦一声巨响，上游倒下一棵白杨。那颗树顺流而下，树根挂住了堤坎。后面的水涌过来，树一动，把堤拉了个决口。爸往前一扑，想用泥堵住决口。已经堵不住了，堤坎很快就给冲垮，那些人一

哄而散，急流冲进来。冲到大货车和卡车底下。约翰叔叔不由自主地跪倒在汹涌的流水里。爸扶起他来往大货车走去。奥尔转身奔到卡车跟前，掀开车头盖着的油布，跳上卡车。可是引擎怎么也发动不起来。

爸和约翰叔叔走进大货车。只见罗撒香沉静地躺在床垫上，妈坐在她身边，用一块纸板给她扇着。爸问：“她——怎么样？”妈看了爸一眼，随即又低下了头，“很好。睡着了。”魏赖特太太过来，拉拉爸的胳膊往一个角落走去，她手上的提灯用见个发青的小尸体，蹒缩在只苹果箱上。她小声说：“生下来就是死的。”

回到妈身边，爸原想蹲下，只是两条腿太乏，却跪下了。妈呆呆望着他，两眼象梦游人那样睁得很大。爸说：“我们算尽了力了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一棵树把堤挂坍了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听见车底下的水响吗？”“听见了。”“说不定会把这辆车淹掉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你什么都知道。”妈不做声了。爸问：“我们做错了？莫非还有别的办法？”妈同情地说：“别抱怨了。怕什么！不要紧的，总会起变化的——整个起变化。”“咱们也许还是得走才行。”“到该走的时候，咱们就走。非做不可的事，咱们就做。现在先别响，莫把她吵醒了。”

外面传来奥尔和一个男人的愤怒的声音。那男人要找爸说话，以为如果不是爸出那个修堤的馊主意，他们早走了。现在汽车开不动了。奥尔和他争吵说：“你当我们的车就开得动了？”爸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说：“奥尔，我来了。我们有病人，跟我上那儿说去。”

雨轻轻洒在车顶上。魏赖特太太走到妈那儿，“大嫂，你睡一会儿。我来陪她。”妈说：“不，我不累。”“我不信。快躺一会儿吧。”“谢谢你，你心眼儿真好。”“不用谢。大家的处境都不好。要是我病了，你们也会帮忙的。”“是的。当然会帮忙。”“谁都一样。”“谁都一样。过去总是先顾到自己一家子。现在不了，对谁都一样。日子过得越不顺当，越要多帮别人的忙。”魏赖特太太拿过妈手里的硬纸板，妈就在女儿旁边躺下。

爸、奥尔和约翰叔叔坐在车门口，眼看青灰色的黎明到来。雨已经停了，天空还有许多阴沉沉的浓云，阳光一照，就映在水面上。奥尔估计，水要是涨进车里来，顶多淹三四时深，他们可以拆下卡车的边栏，在大货车里搭个平台，既能坐人，也能堆东西。爸估计水还得涨，说：“就这么办吧。”

妈在梦中忽然尖声叫起来：“汤姆！哦，汤姆！汤姆！”魏赖特太太安慰了她几句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门口说：“那玩意不能老搁在这里，只会惹来麻烦，也叫人看了伤心。你们能把它拿出去埋了吗？”爸对约翰叔叔说：“你把它拿去埋了，奥尔和我去卡车上拆木板，好吗？”约翰叔叔开头很不高兴，随后却说：“好吧，给我，没关系，我去。”他原打算把盛尸体的苹果箱拿去埋掉，临了却放进了汹涌的急流。他说：“快漂去吧！就这样去喊一喊冤！”

爸要到铺子里去买面包。奥尔就和约翰叔叔把拆下的木板搬进大货车。妈醒来了，问明了他们干什么，转身去看罗撒香。罗撒香也已经醒来，问道：“妈，小东西——怎么样？”妈不能再隐瞒了，跪在床垫上，说：“你还可以再生呢。我们想尽办法了。”罗撒香想撑起来，却又躺下了，用手遮住了眼睛。

爸把剩下的一点儿钱全买了面包。吃过午饭，约德和魏赖特家都把平台搭了起来。水漫进来，两家各自往平台上移。妈打算跟爸、约翰叔叔和奥尔

一人拉住一只角，把罗撒香连床垫一起往平台上搬。罗撒香说：“我会走，我好了。”她跟妈说了句悄悄话。妈伸手到毯子里摸摸罗撒香的乳房，点了点一家子在平台上耽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罗撒香又悄悄跟妈说了几句，妈大声说：“我们得走了，到高点的地方去。你们走也罢，不走也罢，反正我要带着罗撒香和两个小把戏走了。”除去奥尔要留下跟阿琪在一起以外，都愿意走。爸抱着罗撒香，约翰叔叔背着露西，温菲尔德骑在妈肩膀上。

上了公路，爸和妈一人一边扶着罗撒香，一家子沿着公路往前走去。雨下起来了，还越下越大。妈说：“咱们得赶快走，罗撒香要是淋透了，不知会病成什么样的。”爸说：“你没说咱们往哪儿赶呀！”公路左边远远的一个小山岗上耸立着一个仓棚。妈说：“看，我敢保险那里边是干的。咱们上那儿去！”

他们气喘吁吁地跑进那雨水浸透的仓棚，里边零乱地放着些农具，还有干草。妈让罗撒香赶快躺下来歇歇。这时候温菲尔德喊道：“妈，你看那个角落！”

角落里有个男人仰面躺着，一个男孩坐在他身边。妈朝那儿望去，只见男孩站起来，走到妈跟前，带着哭声问：“这地方是你们的？”妈说：“不是。我们是来躲雨的。我有个生病的女儿。你们可有干毯子？我想借用一下。好让她把湿衣服换了。”男孩回到角落里，拿了条龌龊的被子来，递给妈。妈道过谢问：“那个人怎么啦？”男孩说：“起先是生病，这会儿他快饿死了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快饿死了。他六天没吃东西了。”

妈走到角落里，低头看那男人。他五十光景，长着胡子，瘦得可怕，睁开的眼睛呆呆地瞪着。妈问那孩子：“是你的爸爸？”孩子点头说是，在摘棉花的时候得的病，身子太虚弱了，求妈给他点儿吃的。妈让男孩放心，说给女儿换了湿衣服就来。回到女儿身边，妈提起被子挡住女儿，叫她把湿衣服脱了，然后把被子裹在女儿身上。男孩不住地在妈身旁解释说：“我不知道怎么好。昨儿晚上我出去，打碎了人家的窗子偷了只面包劝他吃。可是他全吐出来了。他得喝点汤或者牛奶才行。”忽然，他惊喊起来：“他快死了！真的，他快饿死了！骗你不是人！”

爸和约翰叔叔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。妈望望他们，又看看裹在被窝里的罗撒香。她对罗撒香的眼睛望了一眼，又向远处望去，随后又把视线回到女儿的眼睛上。她俩心心相印地彼此望了一会。女儿的呼吸急促起来了，她说：“行。”妈微微一笑，“我估计你会同意的，我早料到了。”

罗撒香低声说：“你们——你们都出去，好吗？”妈弯下身子，理了理女儿额前的乱发，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。然后说：“都出去，到农具棚去耽着。”大家一起走出去以后，她返身把那扇叽嘎响的门关上了。

罗撒香呆呆地坐了一会，然后挺起困乏的身子，裹裹被子，慢慢走到角落里，低头看着那张憔悴的脸和那双鼓得很大的吃惊的眼睛。她在那人的身边躺下，那人慢慢地摇摇头。罗撒香解开被子的一角，露出她的乳房，说：“你得吃一点才行。”她把那人的头拉过来，伸手托住了，说：“吃吧，吃吧！”她的手指轻轻地搔着那人的头发。往上面看看，又往仓棚外看看，渐渐合拢嘴唇，神秘地微笑了。

